



沈志遠著

黑格爾與辯證法

筆耕堂書店版

黑格爾與辯證法

緒論

第一編 辯證法是革命的邏輯

第一章 黑格爾辯證法之革命的意義

第二章 黑格爾底辯證法邏輯和各派對牠的批判

第一節 叔本華對黑格爾的抨擊

第二節 反辯證法的健將愛德華哈特曼

第三節 特倫德倫布之批判

第四節 修正主義的開山祖柏恩斯坦之攻擊辯證法

第五節 機械論之對抗辯證法

第二編 辯證法爲唯物的認識論

目錄

一

一〇九

283704

第一章 辯證法與唯物論.....	一〇九
第二章 理論與實踐底一致.....	一四五
第三章 抽象與具體.....	一五九
第四章 歷史的規律性與最終的目的.....	二〇二
第二編 辯證法爲革命底方法論.....	二一七
第一章 伊利契和黑格爾.....	二二七
第一節 邏輯的革命.....	二二七
第二節 絕對與相對.....	二二九
第三節 認識論問題與「對立底一致」律.....	二四〇

從黑格爾到伊利契

沈志遠編著

緒論

現代的科學和哲學，產生於十七世紀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產階級社會的時期。接着這個過渡時期以後的幾百年，是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異常繁榮、生產力空前發展、同時科學和哲學亦非常發展底一個時期。

時至今日，人類已走入歷史發展底新階段。資本主義以極大的速度走向牠的自然終點。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生長起來的思想系統(Ideology)，業已陷於極深刻的危機。現代自然科學雖然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但是前幾百年中所奠定的自然科學底哲學基礎，到今日已經覺得太「狹窄」和太膚淺了；因為這樣的哲學基礎，完全不能說明科學底全部具體的豐富的内容。在一切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底領域中，我們處處都可以感覺到這種



基礎底動搖。宇宙間沒有一樣事物是固定不變的，一切都經常地處於醞釀、變化、形成和衰亡底過程中。舊文化底危機，已日益深刻，牠正在死亡下去，在牠的廢墟上，更高的、新的文化基礎，正在建設起來。

然而不是一切危機都表示退步和衰落的。也有一種『有出息』的危機，這種危機是人類進步底表現，是人種發展中的轉變和過渡到更高階段底表現。現代科學中的『危機』，是長期的矛盾積疊過程所造成的；這種矛盾不是舊的思維方法所能克服的。現代科學底危機，特別是自然科學底危機，最主要的就是牠的邏輯基礎、牠的方法論基礎底危機。舊的思維形式，到了自然科學猛烈發展的今天，已經沒有力量來應付現代科學之異常豐富的内容。向來大家認為毫無問題的原理，到今日却都發生很嚴重的疑問了。因此，今日最大的自然科學家，都堅決主張自然科學與哲學有密切聯合起來的必要。

哲學無自然科學不能成立，自然科學無哲學也同樣地不能成立。我們特別指出了哲學和自然科學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的依賴關係，這裏同時就應當補充申說一句：哲學和社會科學間，哲學和一般的科學認識間，也存在着同樣的關係。

但是要問：我們究竟怎樣了解哲學這個名詞呢？很多資產階級的學者，平常往往把哲學與科學對立起來；這樣的對立法，是經不起一擊的。就我們辯證唯物論者所了解的來說，哲學並不是什麼與科學對立的東西。恰恰相反，哲學自身也是一種科學。這是研究自然、社會、思想三者之一般的運動規律的一種科學。換言之，現代哲學不是別的，恰恰就是辯證的唯物論和唯物的辯證法。這是整個的馬克思主義底宇宙觀。在這個現代哲學底構成中，黑格爾有異常偉大的功績。更正確些說，黑格爾是創造現代革命宇宙觀底先驅者。因為他的方法論、辯證法，是這個宇宙觀底魂靈；不管黑格爾底出發點如何不對（客觀或絕對唯心論底出發點），可是他的辯證邏輯底革命作用，確是空前無匹。黑格爾以前的唯物論，都是形而上的（與辯證法相對抗的）；黑格爾吸收一切以前大哲學家思想系統中的辯證法原素，加以發揚、進展、補充、整理，而集其大成。從古希臘的赫拉克里脫（Heraclitus）起，經過十七世紀法國的笛卡兒（Descartes René），同時代荷蘭的斯賓諾莎（Spinoza），直至十九世紀的康德（Kant, Im.）、菲希特（Fichte）、雪林（Schelling）等止，不管這些思想家底哲學系統如何神秘，可是牠們却都包含着許

多辯證法的原素。黑格爾底歷史的功績，就在於他把這些前輩思想家底學說系統中的辯證法原素，採集起來，發揚之、推進之、整理之、補充之，而創造成一個完整的革命邏輯——辯證的邏輯。

有人以為二千五百餘年來的哲學史，祇是各色各派思想底沒出息的鬥爭史；他們認為這種鬥爭是毫無結果的。不懂哲學史和科學史的人，往往這樣想的；他們甚至於說，一切『惡果』都發源於哲學，而唯一的『挽救』力量，就是實際科學 (Positive Science)，特別是自然科學。

但是我們知道人類在這樣久長的歷史時期中，他的思想、他的勞動，都不是徒然的。人類的思想史，是人與自然、與一切剝削和壓迫底形式作嚴酷的鬥爭底反映。我們應當承認，現代的人類從他的上代領到了某種遺產。今日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內的鉅大的成功，如果沒有以前一切的人類歷史是達不到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關於哲學我們也應當這樣說法。而且，哲學和科學常常有十分密切的聯系，牠二者是互相滋養着的。哲學依據着實際的科學而整理出一般的觀念和原則來；這些觀念和原則，反過來又去領導

科學思想發展。很多實際科學家，往往深信實際科學是獨立的，與哲學毫無關係的。可是事實上他們却個個都是某種思想系統底傳達人和擁護人。也有一部人以爲自然科學可以担保避免不正確的哲學思想，避免唯心論的偏見。可是持這樣的觀點的，依然還是那些不了解科學史的人們。伊利契對於這一點所持的觀點就完全不同。他指出現代許多不正確的和反動的哲學思潮，都是從破落的自然科學底思想系統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自然科學底方法論基礎已十分動搖，因此就引起自然科學本身底動搖，即所謂自然科學之危機）。

同時，伊利契又反對現代機械論者所主張的『把哲學丟到垃圾桶中去！』和『科學本身就是哲學』的見解。伊利契說：

『我們應當認定，沒有哲學的根據，任何自然科學、任何唯物論，都不能作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宇宙觀的鬥爭』。

總之伊利契底意見是這樣：沒有哲學，自然科學是不能存立的。實際上恩格斯也持着完全相同的觀點。現代最偉大的自然科學家，也開始站到這樣的觀點上來了。

哲學史主要的獻是科學思想底發展史。假使我們設問，人類思想數千年來發展底結果是什麼？那末我們就得答覆：牠的結果就是唯物的辯證法——論發展的學說，同時又是思唯方法論。唯物的辯證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人類思想發展底結果，是科學底、技術底、和哲學底歷史之合乎規律性的產物。沒有唯物辯證法，馬克思主義本身便無從想像起。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他們偉大的革命學說，祇是因為他們不是簡單地把一切以前的哲學完全推翻或一筆勾銷，而是克服了以前的哲學和改造了這種哲學。

唯物的辯證法，從歷史上和邏輯上講，都是黑格爾辯證法之直接的產物。牠是黑格爾辯證法之直接的繼續，亦可以說是牠的進一步的發展；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簡單地推翻黑格爾的辯證法，他們是克服了黑格爾式的辯證法——御着唯心論外衣，或以唯心論為基礎的辯證法——和改造了這種辯證法。他們怎樣改造呢？他們是根據唯物論、以唯物論為基礎來改造黑格爾式的神秘的辯證法。馬克思用幾句簡而明的辭句，說明了他的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的區別。在這幾句話上，很明白地可以看出馬克思是怎樣地改造了黑格爾底辯證法。馬氏說：

「我的辯證法，不但根本上與黑格爾的不同，而且簡直與牠相反。黑格爾認為思唯底過程（他用觀念的名稱，甚至將這過程變為獨立的主體），乃是現實世界底創造者；而現實世界，不過是這個過程底外表。可是在我看來，却恰相反，觀念不過是在人底頭腦中翻譯過來的、改造過來的物質而已。黑格爾學說中辯證法底神秘化，絕沒有妨礙他成為完滿自覺地描寫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的首屈一指之人物。在黑格爾底哲學中，辯證法是首尾倒置的。我們必須把牠顛倒過來，而從神秘化的外殼裏面，發現合理的核心」。

黑格爾底哲學體系，是唯心論的；所以他的辯證法，也是唯心的辯證法。黑格爾底辯證法，是概念自身底發展；在他的哲學中，往前發展的不是物質，而是絕對精神。這種絕對精神轉成了自然，並以「自然法則」底身分，往前發展，然後又重新在人的精神（即人的思唯）中歸結到自己本身。在黑格爾看來，自然界和歷史的發展，祇是絕對精神上所表現的純粹的邏輯思唯發展之反映。根據黑格爾底意見，宇宙一切都往前發展，而他的哲學體系，却是完全的、絕對的真理。換句話說，一切都是發展的，而在他自

己的哲學體系中，發展却停止了。於是，一方面有永久不斷發展的原則，而另一方面則有不動的絕對觀念。這樣，就很明顯地表示出黑格爾底唯心哲學體系和他的辯證法的方法之間的極尖銳的矛盾。這個矛盾，是黑格爾的唯心哲學所沒有解決而且不能解決的。

恩格斯指示出黑格爾哲學底基本矛盾時說道：「黑格爾是唯心論者；在他看來，他自己的觀念，不是現實事物與過程之抽象的反映，而是相反，事物及其發展，却是世界形成以前就存在的某種『觀念』在現實上的反映。因此，在他的見界中，一切都顛倒過來，世界上現象底真正聯繫，也完全被他頭腳倒置了。……」（見駁杜林）。

然而辯證法底鼻祖黑格爾，却有他異常偉大的歷史的功績。黑格爾底宇宙觀，包含了以前一切的哲學原則，同時在其最高綜合中，克服了牠們，匯集了哲學思想底大成。英才的辯證法家黑格爾，是馬克思的哲學之首要的先驅。也就是說，現代偉大的革命理論家，思想家和實踐家（馬克思、伊利亞），從黑格爾那裏領受了莫大的、至為寶貴的遺產——革命的辯證法。

黑格爾底哲學，可以說是唯心論哲學發展底頂點。從黑格爾底哲學觀點上說，十八

世紀法國的唯物論者和反對他們的唯心論者一樣，同是形而上學的思想家；因為他們把自然界與社會看作許多分散的、個別的單位之總和；這些單位祇在表面上聯合成機械的體系。據黑格爾底意見，我們應該把世界看作整個的統一體，在牠中間的一切現象，都有其內部的有機的聯系，密切地互相連繫着。黑格爾與形而上學者底見解，完全相反；他認為在世界中，一切都是變更着的，發展着的。

怎樣變更和怎樣發展呢？基本的發展原則，是矛盾中的運動。宇宙萬有一切現象，都有牠內在的矛盾，這種內在的矛盾，便是一切現象向前發展底原動力。所以當我們說一切事物（自然，社會和思想）是永久地處在運動過程中的，這裏所說的運動，主要的便是事物底自動——由自身內部矛盾來推動的一種運動。矛盾就是統制事物、使事物變更、發展和相互轉變的那種力量。所以我們說，「矛盾推向前進」。每種現象在自身中都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這種矛盾底發展過程，使矛盾本身更加深刻與尖銳化起來，直至這一現象或事物破裂而轉變為新現象或新事物時，這個矛盾又改頭換面，在一種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這樣就不斷地把整個世界推向前進。

每種事物中所存在的矛盾性，使此事物底發展與矛盾底發展，並行前進。在發展底過程中，每種現象都在否定着自己，而轉到自己的相反方面。這是第一個否定。否定後的現象，在發展過程中，又表現出相互排擠相互鬥爭的兩方面；換句話說，這個新現象，因為有牠內部矛盾底鬥爭，才使牠不斷地向前發展，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第一種否定乃又被否定。這便是否定底否定。這裏應當特別加重說明的，就是這個否定底否定，並不是表示簡單的恢復到第一個否定以前的狀態，而是前二種現象在更高階段上的綜合。舉例來說，自然經濟的原始共產社會，經過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私產社會，最後又到未來的科學共產主義社會。很明顯的，未來的共產社會絕對不是原始共產社會底恢復，而是前兩種社會發展到更高階段上的綜合。未來共產社會克服了原始共產社會底漁獵、游牧、部落和氏族的自然經濟，而保留着牠的共同勞作共同享受的基本原則；牠克服了資本主義底商品經濟、生產私有、生產者與生產手段的分離，以及由此發生的階級的剝削關係和無政府狀態等等，而保留着牠的生產集中、電氣化和機器化，生產底精密的科學組織以及一切技術上經濟上的最新式最科學化的設施。而且不僅是保留這些資本主

義底寶貴的遺產，並且還要更強有力地發展、擴大、推進這些技術上經濟上的成績。而且因為階級矛盾、剝削關係、無政府狀態以及生產社會性與私人佔有制之間的基本矛盾等等底消滅、未來的有組織社會，必然而且不可避免地會把資本主義的舊社會所遺留下來的成績，猛飛突躍地向前發展和推進起來。所以我們說未來社會是過去兩種社會在更高階段上的綜合。同時未來社會將保留資本主義時代所已存在的生產社會性，而克服牠的私人佔有制，在更高的階段上把自然經濟時代所存在的生產者與生產手段底結合恢復起來；這就是說，生產手段不復爲生產者個人所有，而是爲生產者全體共同所有了。這便是辯證唯物論對於事物發展的見解。

這樣，現象在其發展底過程中，經過了三個階段：『正』(Thesis)、『反』(Anti-thesis)、『合』(Synthesis)。黑格爾稱這三個階段爲『三位論』(Triade)。但是這個三位論，在黑格爾底哲學體系中，並沒有佔着最重大的作用，像一般黑格爾底批評家所設想的那樣。這個三位論，祇是通常所遇到的發展形式底表現。而且我們不要忘記，所謂『正』，同時又是以前的現象底『反』(否定)。所以這裏應當着重地指出，在黑格

爾哲學中，否定操着極重大的作用。否定不僅是破壞舊的，而且也是創造新的。新的形式之所以產生，正因為舊的形式不適用於往前發展的內容。內容不斷的發展，變化，達到一定程度時，就引起形式底變更，譬如，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是在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社會生產力底基礎之上產生出來的。生產力更往前發展，到了牠被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所阻礙而與此關係衝突到絕對不能共存的時候，資本主義底社會形式就此破壞了。因為資本主義生產力底發展到了某一階段（就是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帝國主義的階段）時，資本主義底生產方式，已由社會進步的因素，變為阻礙社會進步的因素。同時在資本主義制度底內部，形成着新的社會形式底先決條件。新的內容，已經超越了舊的形式；舊的形式，就一定要被毀滅，而讓地位給新的形式。更明確些說，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之數的變化，引起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質的變更。

這樣，黑格爾關於發展的學說，具有非常複雜的內容。他反對作抽象和空洞的敘述，而主張對於具體的實際作完全而週密的研究。黑氏說：「一切真理都應當是具體的；天下沒有抽象的真理」。這就是說，我們的論斷，應該根據於現象之多方面的研究。每

個現象，應該看作爲往前發展着的過程，應該從現象底產生、發展和衰亡底過程上去研究。所以黑格爾底哲學，反對人們不顧具體的產生條件，去空洞地抽象地研究結果。他說：『結果不是真正的統一體，祇有把結果與產生底過程聯結在一起，牠才是真正的統一體，』（見黑氏著：精神現象學）。

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之特點，是在於牠拋棄一般的聯系、發展和推動事物發展的矛盾。從形而上學底觀點上看來，祇有個別的、單獨的、不動的、閉塞於某種界限中的事物和界限。可是現實事物底發展，必然是要超越這種界限，而變成別種事物。在形而上學底觀點看來，數與質、連續與中斷、必然與偶然、必然與自由等等，都祇是固定的對立概念；而在黑格爾看來，這些對立，都相互超越自己的界限，而轉變爲牠們的對方。量變成質，質反過來又變成量。沒有無量的質，也沒有無質的量。每種事物都是由量與質來決定的。所以量與質是綜合的統一體（即度量）底兩方面。度量便是量與質底綜合體。每種事物，都有牠自己的度量。超越一定的量底界限之後，這種事物就改變牠自己的質，而轉變成別種事物（即否定原來的事物）。但同時在一定的界限以內，量底變化

，並不引起質底改變。例如水底溫度，開始變化時並不影響到水底液體性，可是當溫度增或減到一定的程度時，水就會變成蒸氣（溫度達到沸點時）或冰（達到零度時）。而當水底質一發生變化，牠的量也隨着發生變化了。

每種現象之量底變化，發展（增或減）到一定程度時，就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一個突變，這個突變，便是質底變更。也有些哲學家，如康德、萊伯尼茲（Leibniz）諸人，也是站在發展觀點上來觀察事物的。可是根據他們的意見，任何發展都是逐漸地、緩慢地、按照進化方式來進行的。如萊伯尼茲說：『自然界沒有突變』。黑格爾底見解恰恰相反，在黑氏看來，沒有突變，發展就成爲不可思議之事。每種現象，開始以進化底方式往前發展。在這發展過程中，內在的矛盾不絕地增長起來，結果終於釀成一種爆發。發展達到一定的程度時，漸進性就中斷了，某種現象即以突變底方式，轉變成爲別種現象，而改變牠自己的形式與內容。所以突變（在社會現象上便是革命）並不排除漸進（進化），反之，漸進也不排除突變；二者是相互爲用的。某種現象之進化過程，有規律地歸結到突變；經過突變之後，又開始進化；但此時的進化，已按照新的規律來進行了。

所以具體的發展過程，同時包含着連續與中斷兩種因素。

再拿必然與偶然間的關係來說。我們說一切現象都根據牠的必然的規律性而發展的；但同時我們不能否認偶然性之客觀的存在。社會由於牠的內部的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就會使舊社會死亡而產生新社會。這是必然性底作用。但是這個新社會底產生，恰恰在某年某月某日，因某一具體的導火線而促成，這卻是偶然的。再如帝國主義底存在與發展，必然會引起掠奪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這是必然的；但是上次世界大戰恰恰以奧太子被刺這一件事來作導火線，這不是必然而是偶然的。因為直接足以引起戰爭的，不是一定要以奧太子之被刺來作導火線；只要戰爭底客觀條件（主要的是帝國主義間爭奪市場、爭奪霸權、以及重分世界底迫切要求）已經成熟，任何一件不關重要的事件，都可以引起戰爭的。所以從辯證法底觀點來看，必然與偶然並不是絕對地對立着的；牠們中間有密切的相互聯系。黑格爾底觀察必然與偶然間的關係，就是如此的。

根據黑格爾底意見，自由與必然，也一樣地不是互相對立的。當然，所謂自由，並

不是任意妄爲的自由。這樣的理解自由是毫無意義的，而且事實上也沒有這樣的自由。因爲這樣的理解自由，就等於否認現象底規律性。人是否能脫離自然法則和社會法則之影響而自由呢？很明顯是不可能的。可是人有可能來認識這些法則。認識了這些法則，人就從自由底奴隸，而變爲自然底主人翁。當我們不知必然性時，我們就不能解脫此必然性之奴役與支配，就是說，我們不能把牠屈服於我們自覺的目的之下（自然這個目的，不是根據隨心所欲的空想來確定，而還是要根據已經認識了的發展底規律性來確定的）。如果要根據客觀發展底規律性來定出一個可以實現的目的，就是說，如果要在一定限度以內獲得自由的話，那麼，首先就必須認識必然性。所以，自由不是別的，而是認識了的必然。據黑格爾底見解，必然是統治着世界的理性底表現。由此就產生他的一句有名的格言：『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現實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來說：黑格爾確是奠定了最新的思唯論底基礎。這種最新的思唯論是一切過去的人類理論經驗底總結，同時牠又表示是人類思想史中的一個新階段。這個總結，就是包羅萬象的辯證法底理論，牠十分週密地完滿地說明了字

宙萬有之一般的運動法則與運動形式。黑格爾將辯證法轉變成為強有力的認識工具，而在黑格爾以前的哲學史中，辯證法祇有個別的原素，牠沒有形成爲整個的、完滿的、週密地反映着宇宙萬有的思唯論，因此，就沒有成爲這樣強有力的認識工具。普列漢諾夫（Plekhanov）說得對，在黑格爾很久以前的辯證法，祇是到了黑格爾手中，牠才變成認識一切現實底強有力的工具。

黑格爾雖然是一個唯心論者，可是他却能在唯心論底基礎上，顯露出辯證法中所包含的唯物的傾向來——固然他是顛倒地、歪曲地顯露這種傾向，但是却顯露得非常有力量、非常明顯。偉大的唯物論者革命家伊利契，在他估量到黑格爾辯證法底這一個唯物的傾向時，他有極充分的根據可以說：黑格爾的唯心論，「灣灣曲曲和顛顛倒地達於唯物論底立場，一部分甚至轉變成為唯物論了」。

從方法論這方面講，黑格爾是革命的辯證唯物論底直接的先人；因爲，卽如費爾巴赫（L. F. Feuerbach）底唯物論，在這點（方法論）上也沒有越出機械唯物論底界限以外；費氏底學說，在方法論上依然是站在舊的形而上學的立場上。因爲這樣，所以他

的極宏大的主觀的革命性，終於與他的唯物論相脫離（因為這種革命性，客觀上不容於他的形而上的唯物論）。

反之，黑格爾底學說，在方法論底見地上講，是革命的；縱使他的方法論是採取唯心論底形式表現出來，可是這並不能阻礙牠的學說底革命性。正因為這樣，所以偉大的辯證唯物論底鼻祖、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極大的注意力，加之於黑格爾底哲學。馬、恩二氏具有特別遠大的眼光，他們不拘泥於黑氏本人的服務地位，不因為黑氏哲學體系之爲唯心論而鄙視他的學說底全部。伊利契說：『雖然黑格爾本人是普魯士專制國家底崇拜者，他對這個國家的服役，是以柏林大學教授底身分來執行的；可是他的學說始終還是革命的。黑格爾底相信人類的理性（或理知）和牠的權力，以及黑格爾哲學底基本要點：認爲世界是處於恆久的，經常的變遷過程之中的；他的這種信仰和這種基本論點，使這位柏林大學教授底一部分生徒（不願與現實妥協的那些生徒），頭腦中發生這樣的思想：認爲與現實的鬥爭，與現存的非真理和流行着的惡魔的鬥爭，是建築在恆久發展底世界法則之上的。如果一切都是發展着的，如果一種制度是要被別種制度所更替的，

那末爲什麼普魯士君王和皇帝底專制制度會永久地繼續其存在呢？爲什麼靠剝削絕對大多數人以造成絕對少數人底富有的這種制度，資產階級統治全體民衆的這種局面，會將永久地繼續存在呢？（見伊利契著，馬克思、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

黑格爾底辯證法，是代表現實底邏輯；牠雖在唯心的外殼遮蓋之下，但是已經揭露出了唯心論底虛妄。黑格爾就用他自己這一個認識工具——辯證法，直接引向於辯證法的唯物論。不過他的力量和功績，也祇限於『引向於』辯證唯物論，而不能再多一點；因爲黑氏底出發點是觀念（即絕對精神 [Absolute Spirit] 或絕對觀念 [Absolute Idea]），他把觀念看作現實世界底創造者（Deniure）。馬克思反對黑格爾哲學底唯心論的出發點，他提出他自己的觀點說：『思想不是別的，祇是在人類頭腦中翻譯過來和改造過來的物質』，這就是說，觀念不是現實世界底創造者，而是現實世界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馬克思指出物質的現實，就是辯證法底出發點。

馬克思和恩格斯剝去了黑格爾辯證法底唯心的外殼，而『把牠頭脚倒置過來』；這就是說，把辯證法轉變成爲唯物的宇宙觀底方法論基礎，這樣就完成了唯物的辯證法。

科學社會主義底鼻祖，實現了由唯心辯證法變為唯物辯證法的轉變，這一個轉變，是辯證法發展上的第二個階段；這時辯證法由於牠的唯物的本質，遂由僅僅認識現實的工具，轉變為革命的改變現實底強有力的工具了。

馬克思把唯物的辯證法應用於資本主義底研究，發現了資本主義底內在法則，並且指示出來說，根據這些法則，資本主義是不可避免地要轉變到牠的相反方面；他又證明資本主義所賴以生存的直接生產者底被剝奪，必然要為剝奪者底被剝奪——即無產階級獨裁——所代替。馬克思以天才的眼光，看出這樣的階級獨裁，是根據唯物辯證法底思唯所得出的資本主義之必然的趨勢和結局。這個必然的趨勢，就是資本主義之死滅及其轉變為新的社會組織。

伊利契繼續馬、恩二氏底唯物辯證法底精神，而更進一步地把牠發揮下去；利用這個思想的武器，來分析伊氏自己所處這個時代——帝國主義時代底實際的革命鬥爭問題。馬克思底時代是社會主義革命底準備時代，而到了伊利契底時代，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最高的階段，即發展帝國主義底時代、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和勞動進攻資本的巨大

革命戰鬥底時代了。

自從伊利契逝世以後，這十年當中（在歷史上講，是一個異常短促的時期），人類歷史上又起了不少巨大的變化。世界已經到了大決鬥底時期，國際資本主義已經到了總崩潰底前夜，兩個絕對相反的世界或社會經濟體系底對立，已經達到了空前的尖銳化。特別是在這樣一個歷史底大轉變關頭，唯物的辯證法之活的應用——應用於實際爭鬥的問題上去，已成爲每一個革命思想家和實踐家之急不容緩的任務。而辯證法之所以有如此偉大的功用，我們又不得不歸功於偉大的英才思想家黑格爾。黑格爾、馬克思和伊利契是代表革命的方法論發展之三大階段。無論是研究新興思潮和新興科學的研究家，或是在革命的實踐中幹生活的行動家，非正確地把握住這三位大思想家底思唯術，那就不能行動一步。所以這本書底出版，可以說多少一定是一種有積極意義的供獻。

第一編 辯證法是革命的邏輯

第一章 黑格爾辯證法之革命的意義

現在有一部分自由主義的先生們，甚至在革命先鋒隊伍裏多少帶着自由主義色彩的革命者，往往認爲伊利契（Vladimir Ilych）祇是一個工人運動底實踐家，而不是牠的理論家；這種想法是十分不合事實的。凡是對於伊氏的一切重要著作，和伊氏之繼續發展馬克思學說的各種理論的新發現，有過相當研究的人，都應該承認，而且已經爲大衆承認：伊氏不僅是革命的實踐家和偉大的導師，而且還是英才的革命的大理論家。這是不容有絲毫懷疑的。

理論是什麼？理論就是實際之認識（意識化）。唯物辯證法底理論，就是客觀實際之行動的認識。那種認爲伊氏祇是工人運動底實踐家的那種錯誤觀念之發生，不是由於

伊氏真不是一個理論家，而是因為他在謀工人階級解放的革命爭鬥過程中，將工人運動理論化起來，致使一般庸俗的自由主義的滲透了學院氣的人們，看不見伊氏是一個新時代底最偉大的理論家。從異常複雜和變化無窮的社會政治環境中產生出來的革命行動，伊利契都使之理論化起來；而這種實際革命行動底理論化，同時又適應着革命實際之發展着的各種鬥爭——理論之基本的實際前提，並領導此種鬥爭。伊氏說明辯證的唯物論是革命行動底哲學，關於這一點，任何人都沒有像伊氏這般說得多而着重。如果我們說，辯證的唯物主義底理論是革命行動底哲學，那末這種哲學在伊氏的著作中達到了最高點。可是這一革命哲學之有系統的基礎，却是黑格爾（Hegel）奠下的。

黑格爾，馬克思和伊利契，是代表革命的方法論歷史中三個階段的三大偉人。而因為伊利契是唯物論的辯證法家，是普羅革命鬥爭之天才的方法論家，所以要了解他的方法論，就必須研究黑格爾——第一位革命的方法論家，科學社會主義底鼻祖馬克思和葛斯底先生。



黑格爾所集其大成的德意志的古典哲學，是處於異常複雜的條件中的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之思想的反映。梅林（Mehring）說得好，「德國哲學之特殊的偉大和特殊的薄弱，是德國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之特殊性所造成的。在一方面，這些條件容許資產階級理想底發展，不爲嚴酷的實際狀況所攪亂而達到最勇敢最邏輯的終局。康德之道德的最高原則說：『你要幹得使人類有利益的事，以你和任何別人爲代表的人類，不要僅僅把他當作手段，並且常常也要把他當作目的來利用』。這一最高原則，祇有在資產階級不甚強大而無產階級還沒有發展的國家中，才有發生作用的可能。祇有在這樣一種國家中，菲希特（Fichte）才能說沒有一個人有權爲自己的利益而使用別人底力量，他才能說：『人人應該做工作，但是不像負重的牲畜般地工作，這種牲畜在牠的重荷壓迫之下打一會兒瞌睡，瞌睡之後又站起來負着同一重荷繼續前進。人就不應該這樣的做工作；他應該毫無恐懼地，歡愉地，快快活活地做工，並且應該有閒空的時間來休養精神……』」

德國資產階級所處的特殊條件，就在於缺乏十分尖銳的階級矛盾；這就決定了菲希

特，特別是黑格爾所採取的那種德國唯心論的形式底革命性。梅林說得很對，他說黑格爾藉辯證法底思想底玩弄，破壞了上天和大地的一切威權。這種破壞祇有在一種沒有巨大階級衝突的民族中，才有可能。

那末黑格爾底辯證法究竟是什麼呢？爲要答復這個問題，必先把牠的相反方面——形而上的或玄學的思想，作一番簡單的說明才行。形而上的 (Metaphysic) 思想底出發點是這樣的一種見解：認爲自然是永遠等於牠自身的整體，牠永遠是循着同一個圓圈運動着，牠與許許多多永遠如此的世界物體和永遠不變的有機體共同存在着。英國的唯物論者並把這一種形而上的見解應用到人類歷史上來。可是黑格爾却首先在這個形而上的見解上，劈開了一條裂縫。依照黑格爾底辯證邏輯，歷史不是許許多多不相關聯的和不可了解的偶然事件之湊合，歷史不是『蠢子底喜劇』（叔本華語），而是一種過程，這個過程底各個圈環，是被不可改變的規律性所聯繫着的。黑格爾用他的天才的辯證法的技藝，對於這個過程底一切髣髴偶然的現象和變態，加以周密的觀察，來研究這一過程底規律性。法蘭西唯物論底特點，就在於牠沒有能够把世界當作一種處於經常變動中的

過程來觀察。絕對性（無條件性）和不變性，組成了法蘭西唯物論之方法論的核心。中世紀時代，在這種唯物論者看來，認為完完全是偏見和誤會。但是恩格斯說：「一般人都把中世紀看成歷史進程中之簡單的間斷——由千年野蠻統治所造成的間斷。誰都沒有注意到中世紀時代所做到的巨大的進步：歐洲文化領域底擴大，互相鄰近的許多生活能力極大的民族底形成，最後還有十五和十六世紀中很大的技術上的成績。因為這樣觀察中世紀的緣故，所以對於各種歷史事件間的聯繫，便不會有正確的見解；而在他們看來，歷史最好也不過是供哲學家們採用的各種例證和實例底一部現成的彙刊而已」。

舊的形而上的思唯，一遇到了兩種範疇底對立，便異常地束手無策而陷於沒有出路的絕境。這正是形而上的思唯之特殊的所在。這類的對立，牠無論如何沒有方法克服。譬如，善與惡、真理與謬誤，類同與差異、偶然與必然等等範疇間的對立，依照這種思唯方法，是完全不能調和的。反之，根據辯證的思唯論，這種對立僅僅只有相對的意義，牠就失去了牠的形而上的不可調和性，因為從辯證法的觀點上看，目前的真理，是有牠現在尚隱蔽着的錯誤方面，這個錯誤方面，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表現到外方面來；這正

如必然是由許多局部的偶然組合而成的，而這許多局部的偶然，也就是表現必然底形式。

總而言之，在辯證法的哲學面前，世界是按牠自身内部的邏輯，即矛盾底邏輯而發展的；而這種邏輯又是按着必然性表現出來。對於這種必然性的認識，逼着認識者拋棄一切可能的虛構和臆想，而使他深刻地去觀察物體底内部聯系，從牠的內在的必然性和客觀的連續因果關係上去認識物體。形而上的哲學，恰恰忽視了客觀實際底這一種内部的邏輯，那派哲學家把他們自己腦筋裏所臆想出來的聯系，來代替客觀現象之實際的聯系。他們沒有看到歷史過程之內在的邏輯，沒有精密地去研究這個過程底因果關係，而從目的論 (Teleology) 底見解去觀察歷史，依照這種見解說來，歷史是向着一定的，預先規定了的目的進行的。黑格爾底辯證法的方法論，推動他去研究歷史過程底内部彈機 (Springs)；這種方法論根本地破壞了一切對歷史事件的目的論的觀察。依照目的論的見解，認為歷史事件是由行動家底動機來造成的；這種歷史上的人物 (行動家) 可分為誠實的與欺詐的兩種，而在多數的情形中，誠實的人往往被人看成傻子，欺詐之徒却喜

氣揚揚地得着勝利。黑格爾底歷史哲學恰恰相反，他認爲歷史人物底明的或暗的動機，都不是歷史底根本原因，而這些動機本身是由更深刻的發動機來決定的（他認爲對於這種發動機尚有研究與闡明的必要）。那般歷史底造作者，拿確定歷史事變的先見來代替物體底實際的聯系；對於這批歷史底造作者，黑格爾在方法論上曾予以堅決的裁制。

黑格爾底哲學是表示充分的方法論上的革命；他高舉着矛盾論底大旗來進行這個革命。所謂矛盾論，就是黑氏認爲矛盾是宇宙萬物發展之基本的，推動的刺激物；而這在舊的形而上的哲學中，不把牠當作運動和認識底刺激物，而把牠當作障礙物看。

例如康德就認爲矛盾是認識底障礙物；他認爲思唯一碰到矛盾，就等於受到一個致命的打擊；思唯在其認識世界的嘗試中，往往會落入不可避免的矛盾中而被矛盾所攪亂。例如，宇宙底有限制性與無界限性，物質底可分性與不可分性，意志自由和必然性等。等一類的矛盾，便是攪亂思唯，妨碍認識的東西。照康德底意見，物體中是不會有矛盾的，可是當思唯去認識實際的時候，牠却不可避免地會迷誤於上述的矛盾中。這樣，康德底思想就碰到了絕境。他從此絕境中拯救他自己的方法，就是用不可認識的「自在之

物】(Thing-in-itself) 與物體現象之對立的二元論 (Dualism)；根據這種二元論的觀察法，認識者而前所擺着的一切基本的矛盾，都可以調和而「解決」了！譬如對於自由與必然之間的矛盾，康德是這樣來「解決」的：從「自在之物」底性質底觀點上看，一切的动作都是偶然的；從現象底性質底觀點上看，則一切動作都是必然的。

康德底哲學提綱上所寫的『在物體中矛盾是不可能的』一語，是以舊的邏輯原則為根據的。而黑格爾在自己的提綱上寫着：『矛盾推向前進』，這是以辯證法的邏輯為基礎的。康德用他的二元論來挽救認識底矛盾；這種康德式的二元論碰到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就被痛駁得毫無容身之地。康德對於現象的主觀化（即認為現象是人們主觀上的東西）而將現象與「自在之物」對立起來，黑格爾斥之為「不可饒恕的半途主義（或折衷主義）」。康德的立論，說物體在其自己存在的狀態中，是不為人類思想所及的。對於這一個立論，黑格爾很嚴厲地指示道，宇宙之直接的表現就是現象本身；這種現象底認識也就是牠的實質底認識，「因為物體底實質，並不是藏在現象底背後或現象底另一面，而正是在這一宇宙現象之上表現出來的」。

宇宙是一種創造體和變動體，牠是不斷地在改造和變遷，牠是藉矛盾來發動的。矛盾是對立之行動的表現，對立在矛盾上表現出來，並生長成爲鬥爭，由這種鬥爭產生出新的形式新的質量來。

黑格爾之解釋矛盾爲認識底方法論的基本原則，超絕卓越地表顯了辯證邏輯底革命精神；這種邏輯是世界鬥爭底邏輯，是世界矛盾底邏輯。真正革命的邏輯，完全不關心於宇宙間的細微嬌弱之處，可是牠異常地注意於宇宙的過程，不僅是在其逐漸的數量變化中，亦且從其激烈改變的質量轉變中，去觀察這個宇宙的過程。此種質量的轉變，則在此宇宙過程底發展上，打着內在的革命性底印子。辯證的邏輯，不僅僅是漸變底邏輯，而同時還是革命的激變底邏輯。新的世界是由此種革命的激變創造出來的；因此，凡是有助於保持舊世界，有助於保持舊世界所給予的社會特權的那般分子，都是仇恨辯證邏輯的。辯證邏輯着重地說出社會生活和自然生活變化中之革命的跳躍底決定意義，而這種跳躍式的變化，用漸進論是完全不能解釋的。黑格爾在其偉著邏輯科學（Die Wissenschaft der Logik）第一章中說……

Wissenschaft der Logik) 第一章中說……

「因為從一個數量轉變為別一個數量，按着經常的數量的連續性來變化，……這種被人從數量上觀察的關係，是僅僅以多和少來區別的。這方面的變化，便是逐漸的變化。但是漸變所涉及的祇是變化底外表，而不關於質量的變化。前一種數量的關係，不管牠如何接近於後一種，可是牠終究還是另一種質量的存在。所以在質量這方面講，純數量的漸變過程……是要絕對地斷裂的。新產生的質量，在其純數量的關係上，就其對於已消滅的那個質量而言，便是另一種東西了……而由那消滅的過渡到這新產生的這個轉變，就是跳躍；兩者底互相對立是完全外表上的。……在漸變中，兩種實體（即兩種不同的質量——編者按）之間的聯系是移去了，無論把牠們當作狀態看也好，當作各自獨立的物體看也好，都沒有什麼分別；兩者中的任何一個，都不是別一個底界限，而牠們的互相對立，完全是外表上的……」

漸變性的變化，其區別便是多和少的區別，在這點意義上講，這種變化就完全沒有方法解釋質量的突變，沒有方法解釋新事物底產生，而此種新事物不是產生於或多或少數量範圍以內；相反的，牠的產生是表示漸變底中間（in eruption），表示數量範圍

底破壞，是整個過程中的一個突變。在漸變過程中，質量上的區別是沒有的；因為漸變是完全『無所差別』（無關重要）的變化。這就是說，數量的漸變，在一定的質量範圍之內，此質量不因數量之變化而變化，所以在質量上是『無所差別』，或無關重要的。這種無關重要的變化（漸變），與質量的有所差別的變化相反。黑格爾舉了各種不同的社會現象和政治生活現象作為例證，來說明漸變之革命的中斷，由數量到質量的突然的轉變；這種轉變，從純數量那方面看，是解釋不了的。

黑格爾說：

「在道德底領域內——既然道德也被公認為存在（Da-sein）底領域——也有數量轉為質量的轉變……經過了多和少的變化，輕佻這一個尺度就被超過，而產生了一個完全新的尺度——罪惡；而同時法權也轉變為牠的破壞，善行變為惡習。同樣，國家亦因其範圍大小底各異，在其他諸種條件不變的情形之下，而有不同的質量上的屬性。假使國家底範圍擴大，牠的公民底數量增加了的話，那末國家底法律和組織也就變為不同了。（見邏輯科學第一章）。

黑格爾以極大的力量揭穿了純數量觀（對存在之純粹數量的了解）底全無根據。他認為這樣的認識存在，只能包括存在底外表，而存在之真實的內容與外表底一致，是純數量的觀察所不能達到的。宇宙間一切存在，在其真實的一致上，首先就是一種限定性（Definiteness）。這種限定性是要從質量方面去認識牠的，因為質量方面正是存在之主要的本質。

黑格爾之批判純數量觀的了解現實與現實底矛盾性，有很偉大的革命意義。他指示說，現實之革命的創造力，是建築在數量漸變之中斷和由此中斷所促成的新質量的存在底產生；而此種新質量的存在，便是前一種存在底質量的對立體。黑氏認為無盡止的否定——牠同時就是無盡的肯定——亦即辯證的發展過程，不是以數量的否定爲止境的，這種無盡止的否定，祇有在質量的對立中才找到牠自身的完全和真實的表現。機械論的宇宙觀，僅以數量的了解發展爲進繩，再明顯沒有地暴露了牠的方法論見地底反動性。因爲忽略存在底質量方面的對立性，就等於忽略牠的變動的革命而固執牠的單方面的無關重要的漸變性。反之，辯證的邏輯揭露了這種抹煞質量上的對立的不正確性，指出這

種不正確性底來源，是在於拋棄存在底辯證律。此種辯證律之一，便是否定底否定，牠是存在之革命的節拍，牠依客觀規律之不變性而表現出來。

黑格爾底辯證觀，表顯着不可克服的革命性，顯露着牠的方法論上的革命力量。黑格爾提出矛盾是方法論的基本因素，牠存在於一切的存在和認識中。黑格爾認為思想的理知之特點，不在於矛盾底遲鈍而在於牠的尖銳化，在於諸種觀念之轉變為牠們的對方——否定；此種否定性 黑格爾說是『存在於萬有底自動和生命性中的脈搏跳動』。黑格爾稱否定性為活的脈搏底基本跳動，這裏就顯露着辯證法之為革命邏輯的這一種革命性。

黑格爾屢次堅決地說，否定組成真正的辯證法。否定執行着動力底作用，所以牠是宇宙萬有進步之不可遏止的刺激物。黑氏描寫理知之辯證的本性，他說理知同時是肯定兼否定的，牠同時是破壞和復興。黑氏又指出辯證律不僅在於一切有終境的存在底破壞和崩潰，牠同時還是變動和生活底原則。

在黑格爾底辯證法中，否定是辯證法之『脈搏底跳動』。固然，所謂脈搏跳動性的

否定，因黑氏之唯心論的解釋而迷混起來，這種解釋，把否定性推到『黑暗的王國』中去了；可是在方法論上，牠却是十二分完滿地表現牠的作用。當資產階級感覺到無產階級是這種否定力的時候，他們的理論家便對這種方法論表示十分的仇恨，拚命地狂叫道：『回到康德時代去！』，因為康德是躲避這個否定律，而宣傳他的『安全』的折衷主義和他的形式主義與二元論。對於康德這種形式主義的思想——認為矛盾是不可想像的（即實際上沒有的）這種思想，黑格爾竭其生平最嚴厲的態度指斥牠說，形式主義的思想『事實上其思想到矛盾的，可是牠立刻把自己的視線避開矛盾，而在這種偏見中完全脫離了牠』。

黑氏一再而三地解釋否定性之作用，否定性之各種不同的表現，這是表示否定性在辯證邏輯中佔着中心的主要的地位，表示牠是辯證過程之推動的彈機。

黑氏認為否定力是一切活動底內部淵源。是生命的和精神的自動底內部原動力。否定，即破壞舊的和把牠轉變為新的創造力底元素，這就是證辯法底靈魂。這種否定性是表示辯證法之極深刻的革命性，而此種革命性又使牠與形式邏輯底呆板性，遲鈍性截然

有別：因爲形式邏輯避開對矛盾的視線，而把牠關住在抽象的同一 (Identity) 之內。這樣一種忽視矛盾而集中注意於抽象同一的思想，是不能夠達到真實的具體同一之認識的，因爲牠面前常常被那個抽象同一所遮蓋住了，而在此抽象同一之外，與此抽象同一並存的，便是差異 (Distinction or Discrimination)。根據這種思想說，「理知不過是一架織布機而已；在這架織布機上，經線就是同一，緯線——差異，兩者在外表上互相聯結，互相交編着」。根據這種思唯方法，「先把特殊的同一提出來，然後再提出與前者並列的差異來（首先顯出同一，然後再顯出差異來：認爲同一時，因爲把差別略去了；認爲差異時，因爲把同一略去了）。

黑格爾用他的行動的和辨別的辯證法思想，來與形式思想和牠的完滿的表現——形式邏輯——相對抗。孔諾·費秀 (Cun, Fisher) 曾用下面一段話，來透澈地表達黑格爾對於形式邏輯與牠的不變性所持的譏笑態度：

「思想是具有活的進步性的，但是甲——甲這個公式却不移動其位置。而這却稱爲思唯底規律。沒有一個有思想的生物，沒有一個能言語的人類，沒有一個存在

於世界的物體，是受此規律支配的；因此，同一律便不是思唯底規律，這不但不是思唯律，並且是絲毫不表示什麼意思的說法：甲是甲，上帝是上帝，精靈是精靈等等」（見費秀著：論黑格爾）。

辯證邏輯之靈魂，不是呆板性，而是活動性。活動性是進步的，革命的，牠是破壞的同時又是創造的。否定和矛盾所以成爲辯證邏輯之靈魂，是因爲二者都是一切創造活動底槓桿，是一切前進運動之革命的刺激物。辯證邏輯是活動的革命邏輯，正因爲這樣，所以辯證邏輯底基本論點是：『矛盾推向前進』。革命邏輯底根源——矛盾，黑格爾拿來作爲他對形式邏輯及其一切基本偏見的無情抨擊底根據。形式邏輯底諸種偏見之一，便是忽略矛盾；形式邏輯在其同一律中完全把矛盾抹煞了。可是黑格爾却說：『與矛盾相反的同——，祇是簡單直接的死板的存在底一種定性；而矛盾却是一切變動，一切生活底根源；祇是因爲事物自身包含着矛盾，所以牠才變動，牠才具有推進性和活動性』（見邏輯科學卷二）。

形式邏輯首先從存在中摒除矛盾，牠認定說，存在中什麼矛盾也沒有的，而牠把矛

盾轉移到主觀的反影上去。但是在我們看來，既然矛盾是不可想像的（即實際上不存在的），那末在思唯的反影上也就不会有矛盾。

這樣看來，形式邏輯把存在之刺激因素——矛盾——完全毀滅和閹割掉了，牠把矛盾解作無生命的和偶然的東西；這樣一來，牠自身就陷於死板的，抽象的，無出路的絕路中了。黑格爾說：「宇宙萬物，自身中都是矛盾的」，這一個基本立論，最正確地表明了物體之真正的實質。既然矛盾不是呆板的，死的因素，而是行動的，革命的，不安定的，和打破停滯的因素，那末牠是表現事物底真正實質，牠是表現「事物之真正實質就是革命的行動」這一個思想。爲行動之基礎，爲歷史動作之基礎的矛盾，這樣就決定了牠的批判的革命性質，這種批判的革命性質，便是辯證法這個革命邏輯底基礎。

黑格爾在估計思唯方法時，常常着重地指出牠的行動方面，認爲辯證法是認識行動底工具。他說：「方法是知識本身，對於知識而言，方法不僅是一個客體，而且也是牠自身的主觀的動作，認識行動底工具或手段，雖與行動有別，但同時也就是牠自身的本質或實體 (Essentiality or substantiality)」(見前書卷三)。

可是黑格爾辯證法之行動的、革命的因素，祇是思想領域以內的东西，牠祇是在與存在一致的諸種邏輯範疇領域以內動作着。黑氏認為這些邏輯範疇受着不安定的矛盾底壓迫而由一種轉變到另一種，而發生各種的改造和變遷。這也就是黑氏對辯證法之唯心的曲解，根據這種曲解，就斷定所謂純思想之自由變動。

黑格爾哲學之革命性，表現於牠的克服經驗主義 (Empirismus)，後者的見解，是不越出現實之直接認識底界限之外的。而在黑格爾看來，現實是不以牠的直接方面為限的。牠除直接方面（即吾人直覺所看得到的外表方面）以外，還有牠的內部的實體方面。認識這個內部的實體方面，同時也就是牠的外表方面底認識。因為現實就是牠的內部和外表底一致。黑格爾對現實下了這樣的定義之後，他就認為對此二方面之任何一方面底忽視，就會引起對現實的曲解。依照黑格爾底見解，不但是單從內部或外表一方面去認識現實是錯誤，即單從二者底相互關係上去認識現實也是不夠的。要求得現實之正確的認識，必須還要從二者對於第三者——牠們的一致——的關係上去觀察才行。黑氏認為單單注重於內部而忽略外表，也是不正確的。專門重視內部而隔離外表的那種「拜物主

義』(Idealism)，是會變成實際底玄幻化的。失去了外部表現的內部，是一種空幻的東西，只有在內部和外表底一致中，才能表現出完整的現實來。現實是本質底外現，牠在外表的變化中表現牠的實質底自動。

黑格爾既着重地指出了現實是內部與外表之一致，是矛盾底一致（或對立底一致），他同時也嚴厲責斥一切心理主義的忽略外表的那些觀點，因為「事物之成爲事物，牠必在外表上得到牠的表現」。黑格爾認爲外表就是實質底暴露，「就是自身實質之開展，所謂實質，正就在於自身所開展出來的東西」。視現實爲內部與外表之一致的這種見解，包含着全部的關係；這種全部關係所以獲得，祇是在內部和外表之相互錯綜，內部和外表之爲矛盾底一致這種條件之下才有可能。

內部在外表上體現出來，而外表反過來又表現着內部；二者在此一致中之實在的關係，給人們以從科學上認識的實際。如果一種認識，把存在底外表與那作爲存在之基礎的實質相隔絕的話，那末這種認識就忽略了存在底主體方面，這種認識就是不實在的，是直覺的、是浮面的。現象底主要方面，正在於牠的有規律性的基礎。現象有二方面：

「第一方面是存在底形式或外表的直接狀態；第二是與本體同一的存在。在第一方面講，現象就是存在，不過牠是偶然的，不主要的，一定要經過轉變的一種存在。在第二方面講，牠是簡單的，不會發生任何更迭的內容底定性，是內容中所保存着的東西」（同書卷一）。

黑氏說現象底主要方面就是牠的保存着的穩固性，自然說這句話時他並不拋去運動底實質；不然就會與他的視實際為一種過程的辯證觀完全相矛盾。他把這種穩固性、看成外表變化之穩固的基礎；因為沒有這樣一種穩固性，沒有所謂「相對的靜主」，就會陷於形而上式的相對主義 (Relativism) 或相對論 (Theory of Relativity)。

為現實世界之主要基礎的「諸種規律底領域」，並不是一個特殊的，無定的，在現實世界之玄幻方面流行的領域。黑格爾早已警告過世人，說現實是「統一的（或一致的）領域」，牠是在牠的本質方面和直接方面底對立中體現出來的一種統一的領域。他又說：「規律不存在於現象底玄幻方面，而是直接存在於現象本體中的。規律領域是現實世界或體現世界之靜止的形態。但是正確些說，是二者（按即規律領域與現實世界——編

者註)組成爲一個整體，而現實世界本身就是規律領域……這樣現實就轉回爲規律而作爲現實自身的基礎；現象在自身中則二者兼而有之」。(見前書卷一·第二分卷)。

現實底規律性就是現實底主要方面。然而不能因此就說有了這一方面就沒有牠的偶然的體現，而認爲這種體現勢必是一種特殊的偶然的質量，而與規律性相對抗的。黑格爾曾經很堅決地排斥這種說法，他對偶然性問題作了一番充分的辯證法的解釋。黑氏駁斥了這樣的將必然與偶然相對立的觀點，他同時就打擊了一切可能的形而上的偶然論底學說。黑氏怎樣解釋這個問題呢？根據形而上學的膚淺見解，偶然問題是這樣觀察的：「任何物體，任何關係，任何過程，無論是偶然的或是必然的，牠們終不能同時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所以牠二者是並存於自然界的。在這自然界中，包含着各種各樣的物體與過程，而在這些物體和過程中，有些是偶然的，也有些是必然的；不過只有一點是重要的——不要把牠們二者互相混淆起來」(見恩格斯著，自然界底辯證律)。黑氏駁斥了這樣的一種形而上的偶然觀，他却沒有走向機械定命論 (mechanist (eter-Minis)) 底道路；後者一般地否認偶然底存在，而認爲自然界是被單純直接的必然律統治着的！

恩格斯在同書中對於機械定命論底了解偶然與必然，有下面的一段批判：

「這一莢蠶豆中有五粒豆子，而不是六粒也不是四粒；這隻狗底尾巴是五寸長，牠不再長一分也不再短一分；這朵月季花今年被蜜蜂採過蜜，而那朵沒有被採過，而且恰恰是被這個蜜蜂在這個時候來採了蜜；這個薔薇花底種子被大風吹去了，而那個沒有吹去；昨天夜裏四句鐘我被蟲咬，而不是三句鐘或五句鐘，而且是咬在右肩而不在左肩……所有這些事實，都因牠們的不可變的因果底聯繫而促成的，牠們都被堅固的必然性所支配着；鬚髯太陽系所由產生的那個氣球，是得這樣構造，牠使這種事實祇能夠這樣發生而不能換一個樣子發生似的。這樣的解釋必然性，我們仍就還沒有跳出對自然界之目的論的觀察」（見前書）。

在上面這個恩格斯對機械定命論底解釋中，十分明顯地說破了機械論觀點之荒誕；後者底解釋必然性，似乎說各種現象之所以如是而不如彼，差不多是由於太陽系形成以前的氣球結構中所早已注定了的必然性所促成的。黑格爾很堅決地排斥這種見解，這種見解不僅是反科學的，而且還包含着極大的反動性。矛盾底一致（亦可譯「對立底一致

「或『對立底統一』——編者），是辯證法底基本規律。根據這個規律來了解，偶然並不與必然相對抗，而是必然之特殊的表現；這種表現在必然性本身的範圍以內，作為實際底客觀範疇以保持牠的特殊性。當作這種特殊性來了解的偶然性，是影響於實際的一種範疇，牠隨時在改變必然性底形態。『所以實在的必然，是某種有限的實際，由於這種限制性底存在，牠在別種關係中也只是偶然』（黑格爾著邏輯科學卷二）。

這樣看來，必然也就是偶然！這種說法在形式上看來似乎是似是而非的謬論；但是我們一看到普列漢諾夫（俄國革命前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家）關於偶然性底解釋（普氏底這個解釋，是完全依據於黑格爾底見解的），就知道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黑格爾說，由於某種實際之完竟性（即有始又有終的性質），必然在另一種關係中也就是偶然。普列漢諾夫用下面的一段話來表明黑氏這個論據底真實性，並舉例說明偶然在必然本身範圍以內的作用。下面就是普氏的話：

「在一切完竟性的事物中，都有偶然這個元素，而在科學裏，我們所講的祇是『完竟性的事物』，所以我們可以說，在科學所研究的一切過程中，是有偶然性這

個元素的。這不是說，現象之科學的認識就因此而沒有可能呢？不是的。偶然性是一種相對的東西。牠祇是在必然過程底間斷點上表現出來。在美洲出現歐洲人，當初在墨西哥和秘魯人看來是一個偶然現象，因為歐洲人底出現，不是由這兩個國家底社會發展所促成的，但中世紀末葉西歐人底酷愛航海却不是一個偶然現象；歐洲人底力量輕易地征服土人底反抗，也不是偶然現象。歐洲人征服墨西哥和秘魯底結局，也同樣的不具偶然的；這種征服的結局，歸根結底是由同等作用的兩種力量來決定的：一種是被征服國家底經濟狀況，另一種力量是戰勝國家底經濟狀況。這兩種力量，是完全可以作為嚴格的科學研究之對象的（見普列漢諾夫著：二十年來一書，俄文版第四四八頁）。

歐洲人之出現於美洲，是由中世紀末葉西歐內部的經濟發展而決定其為必然的，但是這個必然，對於被征服的美洲國家却是一個偶然。所以黑格爾說偶然就是「由內部變為外表之直接的互相的轉變」。普列漢諾夫底解釋完全證實了黑氏的偶然觀是正確的。因此孔諾·費秀底解釋黑氏的偶然觀就錯誤了；孔氏斷定黑氏的解釋偶然祇是物體之外

表的衝突，他認為偶然祇是外表實際之體現，而完全把牠的內部方面隔絕起來。孔氏說：「偶然的遭遇是處於外表實際領域以內的，牠發生於諸種事物底表面上，此種事物互相地在發生關係，外表上互相地在作用着，當牠們互相接遇的時候，牠們會互相適應起來……這就是偶然性底所在」（見孔氏著《論黑格爾一書》）。

照孔諾·費秀底說法，黑格爾底了解偶然，祇是把牠當作事物之外表的衝突而失去了內部的意義，而此種外表的衝突完完全全是在實際底表面上發生的，這在事物底內部過程中是完全不相容的。孔諾·費秀牽強附會地用自己的解釋，來證明他自己的偶然觀就是黑格爾底偶然觀，這是完全與黑氏底真正見解相背謬的，因為把偶然祇當作外表的範疇，牠就不容於必然，而必然也就永遠是偶然底另一方面，牠永遠是與偶然完全相對立的一種範疇。但是黑格爾却完全不是這樣的了解，因為在他的了解中，「偶然實在就是絕對的必然」。不過也許黑氏認為絕對的必然也祇是表面上的東西吧？當然他不是這樣了解。

很明顯的，當黑格爾給偶然和絕對的必然（牠是貫徹萬有的一種存在）下定義的時

候，他完全沒有把牠拋棄到實際底外表上去，而把牠當作毫無意義的，對於內部過程完全無關重要的東西看。黑格爾克服了機械論底偶然觀，這種偶然觀在機械的世界觀範圍以內，其特殊點就是異常的穩固性。在機械的世界觀中，就完全沒有偶然底存在，把一切偶然都解作爲簡單的直接的必然，這樣機械論者便走到了宿命論 (Fatalism) 底觀點，而認爲宇宙一切現象，都是在太陽系形成以前的氣球時代就早已注定了似的。這樣的見解底反動性，是不容懷疑的，因爲這樣的否認偶然和了解必然，無論如何總逃不出目的論 (Teleology) 的宇宙觀範圍以外。

黑格爾在打擊機械論底偶然觀時，他同時就發揚了辯證邏輯底革命性，這種辯證邏輯是與目的論和各種各樣反動思想底形式，是絕對不相容的。

科學的認識所以能夠向前進步，不是由於那將偶然完全摒除於必然過程之外的機械論的偶然觀，而是由於偶然之辯證法的解釋；根據前者底見解，認爲偶然就是必然底特殊的表現。恩格斯曾經從這種偶然觀上解釋過達爾文底學說，他在自然界底辯證律一書上寫道：

「達爾文在其當代所著的時代著作中，是以絕端廣泛的基於偶然的事態為根據的。各個生物種類內部各簡體之微渺的、偶然的差別，這種差別在這一種類本身性質沒有變化以前是會加強起來的，而此種差別之甚至最接近的原因，也可以發生於極稀少的場合中。正是這些微渺的、偶然的簡體間的差別，迫使達爾文懷疑到生物學中任何規律之正確基礎，懷疑到生物種類底概念，以及向來對於後者所認定的形而上的不變性和恆常性。但是沒有種類底概念，一切科學便失去了牠的意義。科學底任何一個部門，都有需乎種類底概念：無論是人體解剖學，或人體結構學，或地質學，或植物學等等，都沒有了一門可以沒有種類概念的。這些科學底一切結果，不但會成爲可爭論的，而且簡直歸於消滅了。偶然消滅必然，這是向來一般人底了解。過去關於必然的概念，現在已被人所拋棄。保持這種概念，就等於把自身與實際相矛盾的自撰的邏輯結構，作爲一種規律來牽強附會地謾之於自然界；保持上述的概念，也就等於否認活的自然界中的任何內部的必然性，同時又等於一般地承認活的自然界規律之偶然性底混沌的統治」（見自然界辯證律）。

達爾文在他對有機體世界底研究中，並不會忽視偶然性，但他沒有把偶然性當作沒有任何必然性基礎的幽靈鬼怪看；他只是根據偶然性的差別作為研究生物進化底出發點——他把這種偶然的差別當作有機體進化之新的認識底基礎，必然性之新的認識底基礎。達爾文在他的認識中，把偶然提高到必然（意即認為偶然為必然之特殊的表現）；因此他就在真實和具體的形態上認識了這種必然性，同時也就證實了辯證思維之全部的眞理性。

黑格爾把辯證邏輯解釋為實際（或現實）底邏輯。存在之充分的反映便是辯證邏輯，存在祇有在這種邏輯底範疇上才獲得了解。『所以方法是精靈和實質，而事物眞理之所以被人了解和認識，只是因為牠是完全屈服於方法的』（見邏輯科學卷三）。辯證法的邏輯反映着存在底規律，牠不追求那非主要的東西，牠從事物之內在的發展上去探求事物之眞理。牠不以對物體之外表的觀察來尋求物體底眞理；因為辯證邏輯『不是像外表的反影那樣來動作的，牠是從物體自身底本質上去觀察分解的』（黑格爾語）。

辯證邏輯既從物體自身的一致存在上去觀察物體，牠就是一種分析的邏輯，但他

並不以分析一點爲限，因爲牠同時也是綜合的，而且牠所含的綜合性與牠的分析性是同等程度的，牠在物體底各種差別中看出牠們的同一。辯證邏輯既從差別中把握住同一，牠就在事物底自身存在中領悟到事物中所存在的別種東西，這樣就表現出牠的綜合的傾向，後者不僅是『存在的事物底領悟』，而是從一致上去了解諸種複雜的限定性。這樣看來，辯證的邏輯不僅是分析的，同時也是綜合的。

關於分析的認識，黑格爾說，這種認識有同一作爲牠的原則。分析的認識是機械論思唯底界限，此種思唯消除了質量的差別，而把牠歸結於同一的單純的數量關係。抽象的一般性，——與牠所貫穿的一切複雜形態完全相隔絕的抽象的一般性，便是分析的認識底特徵。但是真實的一般性是具體的；因爲這樣，所以辯證的認識不以分析一個元素爲限。一般中貫穿着特殊和個別。這樣完滿認識的一般，是具體的，亦即真實的同一。分析的認識過渡到綜合的認識，具體的完滿的去認識一般。綜合的認識，就已經把握住了具體，這種認識是在分析的基礎上，即在簡單的一般性底領悟基礎上，生長起來。黑氏說，『存在於概念中的由一般到個別的運動，是綜合科學，系體和系統知識之基礎與可

能性」(見前書)。

所以黑格爾認為認識底進程，是由一般達於個別(即特殊的)，由分析的認識轉變到綜合的認識；而這兩者底一致，就表現於辯證的認識。黑格爾認為具體並不是研究底出發點，而早牠的終了的结果。馬克思也持着這個觀點。黑氏認為抽象是把握(了解)具體的出發點，這樣他指出了抽象與具體間的唯一正確的联系，而認識這一種联系，黑氏認為就是科學認識之唯一正確的道路。黑格爾用他透澈的辯證法的觀點，指示了認識底道路，他指出抽象是具體實際之重復產生底工具。馬克思整個兒地接受了黑氏底方法，而加以唯物的解釋，以應用於資本主義的實際。馬克思指出了科學認識之唯一正確的道路，牠不是在於個別事實之簡單的描寫和記載，而是在於形態複雜的存在底規律之認識。馬克思這樣的指示認識底道路，是完全依從黑格爾的。

這裏須注意的，就是黑格爾認為祇有簡單的抽象的一般，才能成為認識底出發點，因為認識所容易把握住的，是「抽象的，簡單的，和可想像的定性，牠比具體容易認識些，因為後者是這諸種可想像的定性和牠們的諸種關係之形式式的複雜湊合」。所以

黑格爾說，『抽象應該成爲出發點，應該成爲個別和具體形態所由散佈開來的出發元素』。可是黑格爾雖具有貫徹的辯證法的頭腦，他却也沒有完全脫掉形而上的幻想；這種幻想即在這個關於認識道路的見地上也包含着。馬克思接受了黑氏的抽象與具體底觀念，同時却指出黑氏關於現實的幻想，乃自動發展的思唯之結果，『可是由抽象達於具體的方法，僅僅是一種方法而已，藉這種方法底幫助，思唯就得領悟到具體，在想像上把牠以具體底形式重復生產出來』，而『這絕對不是具體本身的一種發生過程』。黑格爾關於具體發生於抽象的幻想，是他的唯心的出發點底產物，這種出發點，在認識解除其一切形而上的幻想底過程中，就產生出各種神秘性和精靈性的幻想來了。

黑氏雖帶着這種唯心的幻想，可是這並沒有妨碍他的辯證法底鉅大的革命作用之存在——不僅在牠的邏輯影響上，亦且在他的政治作用上，都具有這種革命作用；因爲在他以後的唯物辯證法底鼻祖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黑氏底革命邏輯之種子，而把牠利用到資本主義社會之辯證的否定上去，担負這一否定底實際任務的，就是革命的無產階級。

馬克思和恩格斯看出黑氏底邏輯思想有牠的神秘方面和理性方面。前者是反動的，後者是革命的。馬，恩二氏接受牠的理性方面，而加以透徹的唯物論的解釋，把牠拿來作實際的革命行動之指針。『從其神秘化的形式上講，辯證法就成爲日耳曼式的東西，因爲牠在辯證現存秩序是對的。在牠的理性的形式上講，牠便爲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理論家所仇恨；因爲在對現存秩序之肯定的了解中，辯證法還包含着否定現存秩序及其必然崩壞底那種目解，因爲牠對於一切現存的形體，都是從牠的變動過程中去觀察的，也就是說，是從牠的過渡方面去觀察的，因爲牠在任何事物面前都不屈服的，在實質上牠是批判的革命的』。

第二章 黑格爾底辯證邏輯和各派對牠的批判

第一節 叔本華對黑格爾的抨擊

黑格爾辯證法之深刻的革命性，是當時德國特殊的經濟條件所造成的，當時德國的經濟條件，使資產階級的思想能够發展到最勇敢的最合邏輯的地步，牠不爲嚴酷的實際所混淆。但是當經濟發展底過程中，從資產階級社會底胎胞中生長出新階級——革命的無產階級——來的時候，當這些經濟條件發生變化的時候，黑格爾底辯證法便不適合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剝去了黑格爾哲學之神秘的外衣，而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來領受和使用牠的革命的辯證法。

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黑格爾的辯證法的思唯，是如何地造成他的顯然革命的邏輯結構，牠很顯著地把辯證思唯之革命的本質解釋明白了。而當那與無產階

級同時跑出舞臺來的德國資產階級，看到了黑氏辯證法底這一種革命的內容的時候，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學者們便把牠丟到垃圾桶中去了。對黑格爾（說得正確些是對黑氏的辯證法）進攻的旗幟，便是「回到康德時代去！」這個反動的口號，這個口號是反動勢力用來對革命與無產階級作鬥爭的誓言。梅林（Mehring）說得好，「實際上德國資產階級是厭恨黑格爾的，不過他們所厭恨的不是黑氏的弱點方面，不是他的自出心裁的歷史的解釋，而是厭恨他的辯證法」。黑格爾辯證法底革命性，特別在歷史領域中表現得明顯而有力；而歷史領域中的革命性，是與人類革命活動最有直接的連帶關係的；人類底社會矛盾，刺激和推動着人類去進行革命的行動。

對黑格爾的「征討」，正是在這一基礎上開始的。叔本華（Schopenhauer, Arthur）瘋狂似地攻擊這個「愚蠢的騙子」，「荒誕之徒」，「理知底破壞者」——黑格爾，叔氏首先就攻擊他的歷史哲學。在黑格爾看來，歷史是辯證地發展的有規律性的過程。但是反動的哲學家是不能接受這樣的歷史觀的。在這種哲學家看來，「一切川流不息的現象，祇是似是而非的」，實際上沒有這麼一回事的。叔本華底哲學確定在一切時代中

，宇宙萬有都是一個榜的；現在是這樣，那末就永遠是這樣。叔本華關於這一點有下面的一段話：

「歷史在每一頁上所告訴我們的，都是同一樣的東西，不過取各種不同的形式罷了；各個民族歷史底各章各節，其中所區別的，實質上祇是名字上和年代上，而牠們的正主要的內容是一個樣的……歷史底材料是最帶有單獨性，個別性和偶然性的。一切恆久存在的事物和永遠消滅的事物，都是轉動着的、像旋風發時的雲霓般的人類世界底交編現象，這種現象往往由於細微的偶然事故而完全改變」。叔本華拿偶然來代替必然，拿不變性來代替歷史底變動性，這種代替必然的偶然和代替變動的不變性，便是叔本華所宣佈為現實之神秘的東西。梅林稱叔本華為德意志小資產階級底哲學家，這是稱得很公允的。因為德國的小資產階級，發展成為大工業資產階級之後，牠寧願拋棄歷史的變動性底觀念，而站到歷史不變性底觀點上去。叔本華的擁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思想，從他下面這段話當中已經表現得最露骨沒有了

「向四周圍瞧一瞧吧！」——他這樣高呼道。接着他說：「對於國家可以發生極壞

的遭遇，這就是國家底韃靼落到最不中用的階級底掌握中去，落到社會底糟粕底手中去；同樣，對於哲學以及對於一切有賴於哲學的科學知識和人類底全部精神生活，最壞的遭遇便是少數傲慢鹵莽的人，像黑格爾之流，專門描寫那些荒誕無稽的東西，以十分大的，無可比擬的固執態度，宣佈他自己爲最偉大的英才，他要使哲學永遠地爲他所願望的目的服務，」（見叔本華著，論大學哲學）。

這樣，叔本華把『最不中用的階級』，即人類底被壓迫羣衆底勝利，看作最危險最可怕的遭遇；因此，對於其實存肯定觀念同時又存否定和必然崩壞底觀念的那種革命思想，亦即適應於這一被壓迫階級的那種革命思想，在叔氏看來，是『鹵莽』的『荒誕思想』，而這種思想底創導者，便是『愚蠢的騙子』，是『荒誕之徒』，是『理知底破壞者』。

黑格爾底辯證法，揭穿了存在之謎，他指出存在是處於經常的變動中的，而這種變動是由內部的矛盾所促成的。黑氏底辯證法當然同時也包括真理底變動；因爲從辯證邏輯底觀點上看，真理並不是不變動的東西，他是包含在認識過程本身中和科學底長期歷

史發展中的；而科學底發展，是從知識底較低階段升到較高階段，可是牠從來不會達到
•••••
這樣一個終點：這個終點是代表永久真理，知識已不能超過此點而再繼續發展，在這個
終點上，除我們所認知的真理以外，已經絲毫沒有剩餘了，這就是說，在這個終點上，
我們所認知的真理，就代表真理底全部。在黑格爾看來，真理是在認識底過程中，在長
期的，忍耐的，辛苦的探求中逐漸獲得的，牠不是像神皇 (Tutela) 頭腦中的巴拉達女
神 (Zollada) 那樣的驟然跳出來的。黑氏說，我們所探得的結果，「並不是實際的整
體，而祇是發生過程中的一部分……」。這就是說，我們探求事物底結果，還不是事物
底全部；所探求得的結果之後，還留着繼續往前發展的傾向。真理是在牠自身中不斷發
生的一種運動，換一句說，真理是事物本身底發展。關於這一點，叔本華曾發表下面這
一段話：「我想人們不難看出，發表這種意見的人，是一個無恥的江湖騙子，他用這種
說話來欺騙頭腦簡單的人。他以為十九世紀的德國人中間是有他所需要的和他可愚弄的人
！」

從這段文字上可以看出，革命的辯證法是何等地為反動的謾罵所攻擊。反動階級用

這類的謾罵來排斥革命的思想方法，正像黑色的反動力量用各種殘暴手段企圖來阻塞歷史過程之革命的進程是一樣的。

統治階級對於「不中用的階級」的仇恨，決定了牠的思想家——叔本華之瘋狂似的攻擊這個階級底革命邏輯，決定了叔氏對矛盾說的仇恨，他竭力地反對認矛盾爲此種革命邏輯之基本元素的那種觀點。辯證的矛盾引起了叔本華底拚命的反抗，他認爲矛盾祇存在於抽象的反影底認識中。在叔氏看來，一切現實的事物，自身是不會有矛盾的。這樣的觀點是不是對呢？當然不對的。因爲如果現實的事物自身沒有矛盾的話，那末就是說宇宙萬有自身都是一致的，同一的。事物自身中既完全同一，完全一致，那末便無差異和對立可言，這顯然是與現實不相符合的。黑格爾始終就激烈地反對這種空洞玄幻的「同一」，反對「植物就是植物，犬就是犬……」這類的說法。

攻擊辯證法，實際上就是攻擊革命的階級，因爲後者是辯證法底社會的負持者（Bearer）。叔本華便是反對黑格爾革命邏輯的反動哲學營壘中的一員健將。他在攻擊黑氏邏輯的活動中，却暴露了他自己十足的反動的空洞性。

弗列德利·阿爾貝·葛格 (Friedrich Albert Lange) 雖然無疑地對黑格爾表示尊敬態度，可是他也免不掉這種反動的觀念，他認為黑格爾與康德比較起來，黑氏還是「一個極大的退步」。在蘭格的意思，認為這個「退步」是在於黑氏完全拋棄了事物底一般的認識方法，而偏重於人底認識方法。他說「黑氏底全部體系，祇是在我們關於事物的觀念和妄想底範圍以內活動着，而他完全沒有想到各種現象一般地能具有何種意義，以及從這些現象中所歸納出來的諸概念能具有何種意義」（見唯物論史『*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黑格爾關於現實（實際）底定義：認為現實就是實質之完滿和充分的表現。蘭格認為這種定義僅僅是一種偏見。可是上而蘭格底那段話，牠的荒唐是極明顯的。據他的意見，似乎從黑格爾與康德的比較上看，黑氏拋棄了事物一般的認識方法，而偏重於人底認識方法。假使蘭格這裏所說的「事物一般的認識方法」是指客觀的認識方法，那末這樣的說法就證明了蘭格底批評本身的主觀性，因為對於黑格爾恰恰最不能誣他為主觀主義，尤其是在他與康德的比較上講，更不能這樣責備他。

譬如說講到真理問題的時候，黑格爾說真理是整個的（即完整的）。那末黑格爾認

爲整個是什麼呢？黑氏答道，『整個就是由發展而實現的本質』（見精神現象學一書的序言）。這就是說，真理是在發展過程中實現着的本質。現在要問，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是不是物體之客觀的認識方法就沒有呢？這種說法是不是多少帶着主觀主義——忽略發展着的事物之客觀性的主觀主義——底色彩呢？黑格爾說，『因爲認識是要去認識什麼是『物自在』（Ding an sich）和『物自爲』（Ding für sich）的真理，所以認識是不停留在事物之直接的定質（即已經爲吾人所確定了的——認知了的那個實質）上，認識不以此直接的定質爲限，而是要通過這些定質以達於各種的假設（或臆測），在這種存在之後還有與存在本身不同的事物（註），這個基礎就是存在底真理』（黑氏著，邏輯科學卷二）。總括起來說，真正的認識是不以表面上的現象爲限的，牠是要去認識現象底規律，去認識放在這些現象下面的基礎即牠們的實質是什麼——

（註）這裏所講的『存在』（Being），是指這一時候人們關於某物所已知的諸定質，後者尙未——且永遠

不會——包括此事物之真理全部。認識不應以認識這樣的『存在』爲限，而是應該經過已知諸定質以求得不斷發展着的現象或事物之實質。

黑氏的所謂認識，根本上與一切主觀主義相處不知幾萬里；黑氏認爲認識底任務，是在找出事物底生命，而指示出牠的內部的必然性來。關於『何謂科學的認識』這個問題，黑氏在其精神現象學一書底序言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話。他在該序言中說：

『科學的認識，滲入於物質並捲入於運動之後，就回還於自身；不過牠的回還，不在所實現的事物內容沒有回轉到認識自身來以前；牠（即科學的認識——編者按）達到了事物之諸種定質，牠自身就亦成爲現實存在之一方面，並進而過渡到牠的更高的真理』。

上面這一段話底意思是說，滲入於事物（即客體）的認識，不取分裂的碎片形態表現出來，牠的對於牠所要把握住的內容，不把牠當作不相干的和外表的東西看，而是要整個地，完滿地把握住此事物之諸種元素。祇有這樣的把事物把握住了之後，這種認識才回還到自身中來；所謂認識回還到自身中來，就是說牠變成事物內容，事物本質之真實的知識了。

由此看來，黑格爾底認識方法，爲比康德更進一步的主觀主義的認識方法，這種

醒蔑，本身恰是最成問題的主觀主義。

黑格爾是辯證法家，也就是方法論底革命家。他認為科學的認識應該完滿地把事物底本質，把牠的諸種元素底完滿性整個性把握住，這樣的科學的認識，才能够達到事物底真理。可是這也不是說，思唯對於一切的分裂現象，片斷現象都是不相容的。恰恰相反，精神之獲得真理，祇是當精神在絕對的分裂狀態中找到了牠自身的時候。在矛盾底苦痛中和在牠的解決中，精神獲得了這麼一種力量：把握住這個力量，牠就領悟了真理。

第二節 反辯證法的健將愛德華·哈特曼

反對辯證法的另一個『健將』，就是愛德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可
是如果我們把這位反動哲學家對辯證法的指責來考察一下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最使他驚
訝的，正是這種辯證法底銅牆鐵壁般的堅固性；他絕對沒有方法把辯證法說成愚昧荒謬
的東西，因為在庸俗的眼光看作荒誕無稽的矛盾領域，從辯證法底觀點去解釋，就成爲

最高的實明至理。矛盾是真理所賴以鑄成的基礎，也是我們認識真理時所根據的基礎。同時，矛盾又是推動世界不斷變動的一種槓桿。這樣的矛盾，激起了哈特曼極強有力的反對。哈特曼呻吟道，世界上沒有一種線網能够罩得住辯證論者，因為假使在他面前提出了交替 (Alternative) 的說法，那他就跳出罩着他的線網，而批評道，「真理不能包括於一個論斷中，辯證法不承認」或是這樣，或是那樣」的公式，因為從辯證法底觀點看來，排中律 (Law of Excluded middle [or third])，是早就被人拋棄了的爛東西」。但是哈特曼藉口真理，還是想打破這個打不破的銅牆鐵壁——辯證法，並藉口真理提出問題道：「除了把任何論斷歸結為荒誕無稽的矛盾，說一切論斷本身都是矛盾的說法以外，有不有別的方法來證實論斷不是這麼一回事呢？辯證論者認為一切謬誤論斷底『試金石』就是沒有矛盾底存在，而真理之一般的標準，是矛盾與同一底一致，是諸種矛盾論點和概念底統一」。其次，哈特曼附帶地說明，雖然不是任何矛盾（哈氏所指為愚昧荒誕的）辯證論者都一概當作真理看，但是他們所認定的真理底標準，却不外乎矛盾；而且辯證論者之決定矛盾底真與偽，也沒有什麼正式的標準的。哈氏認為辯證論者

甚至竟不怕盲談絕對的不可能性，在黑格爾看來，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哈特曼最後這一句話，正揭破了他的形式邏輯的了解黑格爾。例如黑氏對於可能性 (Possibility) 這一個範疇底觀察，不把牠當作與別的範疇——如實際性與必然性——相隔離的、不相關的東西來觀察，而是從牠與後二個範疇的機體的聯系上去觀察牠的，他把可能性當作內部的，潛藏的實際性來觀察。哈特曼一聽到黑格爾說一切都是不可能的這一句話而驚惶起來。但是要知道黑格爾是說：『凡是實際的，都是可能的』(見邏輯科學第一卷)。爲什麼緣故呢？因爲實際包括着一切的現實，一切種類繁複的物體。『孔諾·費秀說，如果把諸種物體存在的區別擱置一旁，那末可能性就成爲一種簡單的同一之形態；凡是可能的，便都同牠的本身同一而不自相矛盾，這就是說，一切可能的，都可以設想的，凡是可以設想的，牠自身中必不包含着像『木質的鐵』、『兒子年長於父親』等這樣的矛盾。月亮今天要落到地上來，地球某時會跌到日球上去，蘇丹(回教皇帝)成爲基督徒，當了基督教宣教師和神父，這些都是可以設想的，甚至更荒謬的事物，也可以設想的。這種的可設想性(即形式上的免除矛盾)，就是抽象的或形式的可能

性，是無數的，毫無意義的，空洞的可能性之領域」（見黑格爾著：論孔諾·費秀）。

但是這種抽象的可能性，在實際領域中便碰到了各種的條件和場合，這各種的條件和場合，把這些混淆不確定的各種可能性都拋棄出去，從牠們當中祇劃出和提出各種各樣形式的實在的可能性來。這各種各樣形式底區別或差異，就轉變成為對立，而對立之尖銳形式，就成為矛盾，正因為這樣，所以黑格爾得出結論來說，「一切都是矛盾的，因此也就是不可能的」（見邏輯科學卷一）。

黑格爾並不像哈特曼所想像那樣，僅僅限於「一切都是不可能的」這一個單純的論斷。可是他對於可能性這一範疇之辯證的觀察，使他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可能性祇是一種元素，祇是某種「存在自身」（*Bei-sich-istsein*），牠指示着別的，指示着實際，而在實際中完成牠自己，但實際是具有「不可能成為他體」之性質的。就形式的可能性來說，凡是不自相矛盾的，都是可能的；而此種不自相矛盾的情形，是混沌散亂地普及於無窮的複雜形式之中。但是複雜形式在牠的內部，在牠對於他物的對立中，自身中是包含着否定性的。因為這樣，差別就轉變為對立，對立也就是矛盾，而矛盾是決定「萬有

「一切」之矛盾性和不可能性的。

其次，哈特曼又責備辯證論者拋棄和推翻形式邏輯；而在哈氏看來，形式邏輯是藉揭開論斷中之矛盾以證明此論斷之謬誤的唯一的思唯方法。哈氏在這種責備當中也暴露了他的立論底毫無根據。因為黑格爾底辯證法並沒有推翻形式邏輯，他祇是把形式邏輯當作更高的辯證邏輯之附屬元素而已。黑格爾既把形式邏輯當作辯證邏輯之附屬元素，那末他就沒有拋棄形式邏輯，而是把牠置諸適當的地位，作為一種有用和必需的工具。

黑格爾說。「這種科學（指邏輯科學——編者）底研究對象，是究竟思想之活動，而當科學適應於牠所設定的目的時，這科學便是忠於牠自己的。研究這種形式邏輯，是無疑地有益處的。牠的功用，在於能夠刷新頭腦，教人集中思想和抽象的設想……用這種形式邏輯的思唯方法，能夠使精神集中注意於一個事物底研究……認識有限度的思唯底形式，是研究經驗科學的準備手段……在這點意義上講，我們可以稱形式邏輯為工具的邏輯」（見黑氏著百科全書第一卷）。

由此看來，黑格爾不但沒有拋棄形式邏輯，而且把牠當作幫助人們學得經驗科學的

一種有用的工具看待。黑格爾認為形式邏輯是推理底邏輯，是事物之科學的認為過程中的一個準備階段，因為『沒有推理，無論在理論領域中，或道德領域中，都不能達到確定的堅實的觀念』。

黑格爾說，「第一，要認識一種事物，就必須先抓住此事物之一定的差異點。從這個觀點來觀察自然，區別和劃分各種不同的物質，力量，種類以及其他等等。這樣動作着的思想，就是推論；而這種思想是研究物體自身中單純的相互關係底基礎。這種基礎，能使思想在各門局部科學底發展中由一種對象過渡到別種對象。舉例來說，數學是純粹研究事物之數量大小的科學，牠把事物之一切其他的定性都擱開不管。例如幾何學，區別了各種形體，同時就要設法找出此種形體間的某些共同點來。其他局部的科學，亦莫不如此」（見百科全書第一卷）。

看了上面所引的一段話，就可以知道黑格爾並沒有隨便拋棄形式邏輯，而承認牠有相當的價值；牠的價值就在於牠能幫助人們集中思想，抽象地去推想，抓住諸種事物之一定的差別，以達於事物之堅實的定性。在這樣的範圍以內，形式邏輯是有效用的是合

乎規律的；反之，超越了這樣的範圍，牠就成爲荒誕無稽的東西，最好也不過是空洞的同義疊語（Tautology）一類的東西罷了。

自然，這樣的一種辯證法的革命性，縱使牠取着唯心的形式，不能不引起反動哲學家們底唾棄和反抗。可是祇是英才的馬克思識得了黑格爾辯證法之革命的巨力，使用唯物的內容來充實這種辯證法，於是牠（具有唯物內容的辯證法）就成爲革命的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之理論的旗幟了。

第二節 特倫德倫布之批判

現在我們要講到黑格爾底一位最厲害的批評者——費列德利·特倫德倫布（Friedrich Adolf Trendelenburg）。特氏很正確地揭開了形式邏輯之科學的無根據性；他認定形式邏輯是丟開了思想形式上所表現的內容，而研究此種思想形式的一種嘗試。

形式邏輯底法則，確是犯了排除發展着的實際和拋棄實際的事物內容的毛病。特倫德倫布批評了形式邏輯底這種見解，他乃估計思唯是一種感覺，「是一種深入於物體之

根基的一種感覺』，牠對於自己的本體具有內部的關係；這就是說，牠基本上是唯物物的。當然最後這個結論，特氏是沒有做的，但是牠自然而然地會達到這樣一個結論。特氏說：『思唯可以說是世界底高級機關，因此當你想從牠的形式上去了解牠的時候，牠自己就指示出物體底天性來，這種物體底天性是應該在精神上去把握和了解的』（見特氏著邏輯的研究 [Die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第一部）。

特倫德倫布認為形式邏輯沒有物質的支撐物，他說從唯物物的思唯觀點上講，即從建立在事物的實際上的思唯觀點上講，形式邏輯是完全不中用的。形式邏輯默認真理為思唯與事物之符合；這種默認，在特氏看來，就等於同時默認牠自身之毫無根據。特氏認為亞歷斯多德就早已克服了形式邏輯底抽象性和呆板性，因為亞氏「在其最困難的幾部分邏輯著作中，他比任何形式邏輯都靈活地注意到如何形成正確的概念這個問題」。亞歷斯多德曾經找出了思唯形式底淵源，而形式邏輯關於這點連想也不會想到。亞氏認為思唯形式底淵源不寓於思唯自身的性質，而寓於物體底本性中，物體底本性則先於一切思唯的定性。因為形式邏輯和牠的基本法則全無根據，特倫德倫布就認為有澈底改造牠

的必要。

形式邏輯之基本的缺點，就在於牠無實體的對象，牠隔絕或脫離了存在底形式。因形式邏輯這樣的沒有根據，牠就引起了創造新邏輯的問題，這種新邏輯要能夠從淵源上，從存在底實體性和發展上去把握住（了解或認識）存在。黑格爾底辯證法，便是解決這個問題（創造新邏輯的問題）的偉大的嘗試。黑格爾底辯證法是不是克服了形式邏輯底缺點呢？他的辯證法是不是物體底邏輯呢？特倫德俞布從這樣的觀點上批評黑格爾底辯證法，可是他却常常把黑氏辯證法之唯心的出發點去與牠的邏輯的實質混爲一談。而我們知黑氏辯證法之唯心的出發點，固然確是把存在變成了純粹的思想，但是牠的邏輯的實質却是歷史的，有淵源的，而作爲一定的思維形式的黑氏辯證法，無疑地是克服了一切形式邏輯底呆板性和無內容性。黑格爾底辯證法，從其方法論的形態上講，確是表示形式邏輯底克服，是歷史的認識之形式。關於這一點，特倫德俞布即在其對黑氏辯證法的批判中也表示出來過的。

黑格爾從『純存在』（*Puro Being*）開始他的邏輯，由純存在過渡到『非存在』，

兩者間的矛盾是解決於變化，而這個變化就是這些矛盾底一致。換言之，純存在與非存在之抽象的對立，其結果就達於『發展』這一概念。存在與非存在之空洞而抽象的對立關係，其結果造成了發展，這是形式邏輯及其諸基本法則所完全想像不到的，但是這樣的說法到底如何成立的呢？特倫德倫布自己解答了這個謎題；以下便是特氏底話：

『如果純存在與非存在之先沒有運動的話，那末發展就從來不會發生於我們所假設的二種不動的抽象物——純存在與非存在。這樣看來，辯證法雖說什麼也不願意假設，可是牠在出發的第一步上就毫無條件地假設了運動！運動貫穿了全部的黑格爾邏輯……（見同書第四十四頁）。

這樣看來，特倫德倫布指出形式邏輯底根本病源，在於牠的無實體性和固定性或不變動性，他同時又在基本上承認黑格爾辯證法之最抽象的條理——實體性和運動為牠的必要的前提。我們應該指出，純存在與非存在這套公式確實是唯心的。但是這並不是說到牠的不變動性，因為在這個公式底抽象性的條件之下，是設想到矛盾的。矛盾便是一切運動底基礎。形式邏輯之出發點上的毛病，就在於牠忽視矛盾，忽視由矛盾所促成的

發展。特倫德倫布很公允地指出，在黑格爾辯證法底基礎上，是一般地不會有什麼純思
唯的，因為他的辯證法是不可分離地建立在實體的存在上的。

特氏揭露了黑格爾邏輯之實體的基礎，這是很對的。但是他批評黑格爾把這一基礎
完全抽象化了。實際上黑格爾並沒有把牠藏在抽象的領域中，他很堅執地，很有力地在
辯證邏輯底範疇中把牠暴露出來。像純粹的『物自在』那種抽象的純粹性，脫離一切具
體的，抽象的『物自在』，在黑格爾看來是譏笑底對象，是嚴厲批判底對象。

康德 (Immanuel Kant) 認為這樣的『物自在』(或譯作『自在之物』) 是沒有任
何具體的屬性的抽象體，牠是不可認知的。這樣解釋的『物自在』，純粹是無內容的虛
構 (Fiction)，是絲毫價值都沒有的。黑格爾說，物所以稱為自在，是因為牠脫離了一
切實體的存在而成爲純抽象的，也就是說，牠失去了一切的定性而成爲『非存在』。在
這樣的意義上講，自然我們不能知道什麼是物自在。因爲『什麼是？』這種的問題，
是要先知道了事物之諸定性才能回答的。但是在『物自在』當中既是失去了一切具體的
定性 (如康德所說)，那末對於『什麼是物自在？』這個問題，就沒有答復的可能。在

黑氏看來，所謂「物自在」，實際上並不是什麼別的，無非是一種虛構的，荒謬的，空洞的抽象體罷了。

抽去一切具體的康德式的名辭「物自在」，被黑格爾斥爲荒謬而空洞的抽象體，牠沒有任何的價值，沒有任何的認識的意義。黑格爾辯證法之實體性，在黑氏看來是毫不足奇的。特倫德倫布曾指出黑氏辯證法之實體性，他企圖藉此以掃去黑氏辯證法底神秘性；但是他絲毫也不會把這一指示（即指出牠的實體性）與黑氏的辯證法正確地聯繫起來；可是黑格爾是把邏輯底改革聯繫到牠的實體化的必需性上去的。

然而特倫德倫布不僅指出作爲黑氏辯證法之基礎的實體性，並且還指出此種實體中所存在的物質性。特氏並發表過十分顯著的，十分正確的一點思想：他說黑格爾的辯證法與空間的運動之間有不可分離的聯系；他說這種不可分離的聯系，順着不可改變的必然性以促成思唯之不斷的運動。「在客觀的邏輯中，機械作用（運動，推動，下墮，吸引等等）是當作非時間性的範疇看的。壓榨和推動，環繞中心的運動，很明顯地，並不是所謂純粹思想底抽象關係。如果我們避開一切運動而去了解機械作用，那是十分奇怪

的幻術。』(見邏輯的研究卷一)。

辯證的邏輯，是以客觀的現實作為牠的運用場所的。黑格爾就把這種客觀的現實去符合客觀的思維。特倫德倫布說辯證的思維完全依據於實體世界之現實的客觀；這種論斷，恰恰是用來打擊黑格爾哲學之唯心的出發點的。而這種唯心的出發點不能與辯證邏輯——即與一定的認識形式相符合。當特氏辯駁「黑格爾的自然哲學祇具應用邏輯」這一個論斷的時候，特氏自己就表明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存在底邏輯，是在存在中發展着的諸種過程底邏輯。但是實際的情形是這樣：黑格爾底邏輯，並不是純粹思維底產物，而是由客觀自然界方面所歸結出來的法則。

在特倫德倫布看來，認為雖然黑格爾底哲學體系是唯心的，而他的邏輯範疇却建立在物質元素之上。特氏關於黑格爾的各種論斷，都表示出黑氏邏輯底實體性，牠的這種實體性，雖在唯心的籠罩之下還是在表露出來。缺乏實體性是形式邏輯之根本缺點，這種缺點底存在，使形式邏輯站不住腳。因此，很自然地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實體性底邏輯——辯證邏輯，是表示此種非實體性底克服；正因為這樣，所以辯證邏輯是真正

科學的邏輯，牠在自己的實質上，表示是發展着的實際之充分的反映。但是特倫德命布不但沒有做這樣的結論，並且反而得出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來；他的結論是說：「辯證法之領導的思想與此種思想之實踐是可以懷疑的！」不論辯證邏輯底性質是唯心或是唯物，特氏對於辯證邏輯作這樣否定的估計，其基本原因當然不在於牠的脫離實際的抽象性（這是形式邏輯底病源所在），而是相反，基本原因恰恰在於使辯證邏輯成爲革命思維的那種牠的（辯證邏輯的）實際底潛在性。辯證邏輯底革命性，在特氏看來，變成承認辯證邏輯爲人類思維之更高形式的一個障礙物了。特氏不能承認辯證邏輯爲思維底形式，因爲這種思維形式是與迷信和一切道德精神的拜物主義（Fetichism）底形式不相容的。正因爲這樣，所以特氏才駁斥辯證邏輯。特氏在其邏輯的研究中，關於這點有下列的論述：

『辯證法與倫理學中的自然發展，分歧得最厲害。在人類行爲範圍以內，品性是根本的，最深刻的一個概念。在這個概念中，我們在品性與神性的相互關係之外，是不能了解這種精神底內部結構的。有時支配着人的那種一時的心向，並不是品

性；這祇是一時的衝動而已。在道德精神的意義上講，品性底發生，祇是常駕馭人的神性概念爲自由意識所接受而作爲此意識之基礎的時候，才有可能。道德的品性，祇是從這個基礎上開始產生的。而在倫理之辯證的研究中，神性是沒有地位的」（見邏輯的研究第九〇至九一頁）。

閱讀了這段論述以後，特氏底用意就十分明顯了。辯證邏輯之爲實際底邏輯，是打擊着一切宗教和一切拜物主義的道德形式。反動的思想家寧願犧牲實際底思唯來顧全他所代表的本階級底利益，因爲放棄固有的道德觀念，對於他所代表的階級是很不利的，而其不利的程度比放棄實際之科學的認識爲大。道德的和宗教的拜物主義，還需要邏輯底證實和肯定。但是辯證邏輯已把這種宗教道德的拜物主義宣判了死刑。特倫德倫布說：「當人企圖做一個有道德的人的時候他就立即應該對於某種事物抱點敬神態度；他至多對於自己的「高尚義務」應該取敬神態度。所以事物之創始與進化的研究，必然要從宗教對於道德的影響方面採取宗教的元素。辯證法恰恰忽視此種宗教的元素：道德是不容於辯證法的」（見同書）。這就是反動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家之所以攻擊革命的辯證

邏輯的緣故：因為後者不但不願把實際或現實神化，道德化和精靈化，而且無情地排斥和破壞這些反動性的東西。實際底邏輯——辯證的邏輯，祇能反映實際底運動，或是說，反映運動着的實際；牠當然不能去迎合實際底神秘化和玄幻化。帶着濃厚的宗教道德色彩的教士式的觀念，是與這種實際底神秘化不可分離的。

倫理的拜物主義 (Ethical Fetishism) 根本上與辯證法不相容的：後者用種種方法摧毀這種拜物主義。黑格爾以無情的嚴厲態度去推翻康德所提倡的道德義務。他說：「有許多人把道德的義務置諸極高的地位，而斷定說不承認此種道德義務為至高真理的。就等於破壞道德。同時還有一些推理家，他們的論斷是在使自己得到經常的滿足，他們用種種說法來維護現存秩序和道德義務，因此他們是不願意拋棄此種所謂道德義務的。上述這兩種人都不知道祇有當他們的道德範型完結了之後，義務才會發生入都的力量」(見邏輯科學第一部)。

傾向於維護道德的拜物主義的那種思想，對於反動階級是異常重要的，這種思想便是反動階級底精神武器。但是牠與辯證邏輯絕對不能調和，因此這種思想方法，根本上

與一切拜物主義取于敵對地位。

特倫德倫布雖承認形式邏輯不能適應於現實之淵源的（即追溯其產生與發展之淵源的）認識和牠的停滯不動性，因而承認牠是沒有根據的，可是特氏同時却拋棄辯證邏輯而轉入別的方向。據他自己的申述，他認為辯證邏輯固然沒有像形式邏輯那樣的停滯不變性，可是牠打破了一切的固定性，不使存在凝固於一種形式中。他說：「雖然關於已形成的實體，辯證法只得申言說存在底流動性已克服於實質中，可是這並不能阻礙被征服的敵人之再起。發展着的存在底運動，跨越了實質底界限，這樣牠就成爲變化。不過變化底發生，是由於運動着的存在與阻礙變化的界限兩者間的一種不可調和的敵對而發生的……。」

根據辯證邏輯底解釋，存在正是一種過程，牠不關住在某種界限中，而在不可遏止的運動中超越了這種界限。因爲運動是不能爲任何界限所阻滯的。過程中的變化（交替），建基於兩種對立底鬥爭之上，這種鬥爭便是過程底推動機。反映着這種鬥爭的邏輯，是不受什麼停滯性，對於存在之淵源觀的不適應性這一類的責備的。形式邏輯強迫運

動去投降靜止，因此引起了運動凝定（或固定，硬化）底幻想。反映着動的實際的辯證邏輯，在運動上面表示牠是一切停滯之不能戰勝的仇敵；同樣的在運動上面又表示牠是在對立底鬥爭中不可遏止地發展着的一種過程。這種不斷運動着的過程，克服和掃除了橫在牠道路上的障礙——停滯或凝固性，牠暴露着形式邏輯之經常的受停滯不動性底制服，而這種停滯不動性，也正是形式邏輯底表現。特倫德俞布既不接受辯證邏輯，所以他還是整個兒地處在形式邏輯底威權支配之下，不論他對於後者的批判如何地嚴格。由此可以證明，反動的見解與革命的思想（就其最高的方法論上的表現而言）之互不相容，是到了何等的程度。辯證法之所以爲革命的，正是因爲牠不停滯在某種界限上，而照示後者底過渡性（或進行性）和限制性。特倫德俞布又「證明」黑格爾底辯證邏輯是建立在『空間運動底概念』上的。特氏用這樣的誣蔑加之於黑格爾，這正是暴露特氏底完全不了解辯證邏輯。照特氏底意思，認爲『實質與外表存在必須是平靜地並列起來，而其間應該有界限劃分開來的』。這就是說，存在是不會活動的，牠完全適合着形式邏輯的同一律（Law of Identity）而不動地凝滯着，不過渡到別種存在。特氏這樣的置問

道：「爲什麼外表存在不停在這個界限以外呢？或是問爲什麼實質經過這個界限而達於別種實質呢？這裏還是由於空間運動底概念在起牠的作用」。特倫德倫布指示着實際乃黑格爾辯證邏輯之唯一的支柱。可是他的了解這個實際還是機械主義式的。

說辯證邏輯祇依據於空間的運動（像特氏的那種說法），這當然是不對的。特氏持這樣的見解，是表示他的機械論觀點，因此他對辯證法的了解，也就是不正確的。空間的運動，僅僅是運動底一種形式，牠並不能代表所有的運動形式。而特倫德倫布却把空間的運動當作一切其他形式的運動了。「在我們的默想中，我們是在自身內部活動着，這種默想也是經過運動而發生的。某人看見了一座山，他就要在腦海中默想這個山底形狀，然後又把自己關於這座山的概念轉達給別人；凡此種種都是要經過運動才發生的。……某人看不到山而要默想這座山，他就要在他思想底空間中來描繪牠，而他的描繪祇能在他內部的觀念底運動中去實行……內部的空間……祇有經過機構的運動才能產生；而牠在空間中所描繪的，又祇有靠那在精神的觀念前環轉運動着的諸點和伸長的，曲折的諸線，才能完成」。這樣，在特氏底觀念中，思想底運動還是歸結到環轉運動着和諸

點和伸長着的諸線上去。換一句說，他所了解的思想運動，還是逃不出機械運動底範圍。說辯證邏輯祇依據於空間的運動，這是不對的。但是說辯證邏輯在其趨向上是唯物物的，牠是依據於十分繁複的物質的現實，依據於具體的完整的現實——這種說法是很對的。而依據具體的實際爲方針，從黑格爾的觀點上說，並不是違反真理的。

在黑格爾底見解中，現實並不是違反辯證法的根據，而是證明辯證法的一個憑據。

黑格爾用實際來證實辯證法的了解界限。停留在同一地位上的情形，是與實際不相容的。黑格爾嘗譏笑界限之形而上的了解。後者把界限看作「不可超越的」東西。黑格爾說，「有人對於思想，理知等等底限度，每每把牠的意義看得太重大；並且肯定地斷言，要超越於這些限度以外是不可能的。在這一論斷中，表現着這些人沒有知道下面的一點道理：正當經過某事物之定性這種界限時，就已經越出了這個界限了。因爲定性，邊界之決定爲界限，祇是在其對於他體的對立關係上才可能的。某種界限底他體，正就是牠以外的事物。有人說，石頭和鋼鐵不越出牠們自己的界限，這正是因爲牠們根本就沒有界限的。關於這種論斷，我們可以指出實際來證明牠是絕端荒謬的。正因爲思想應當是

一種高於實際的東西，牠應當從實際那裏超升到更高的領域內，因此牠像義務般地是自己決定的。從一方面講，思想沒有達到觀念；從另一方面講，就其對於實際而言，也如牠的對於觀念一樣是虛偽的。（見邏輯科學第一部）。

實際每一分鐘都在暴露着邊界底破裂和界限底超越，因為一切的存在，我們不是抽象地而是具體地去了解牠的。這一切的存在，是在趨勢，生活，感覺，表現等等底形式上，超越了牠的界限以實現牠的實體，形式邏輯維護這種界限而使之不被征服或超越。反之，辯證邏輯之所以為一切反動思想家所仇視，正是因為牠暴露和揭示了一切界限底瞬刻性（或暫時性），牠的轉變為非存在的現實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是在那被實際底矛盾運動所克服的界限自身底本質中存在着的。

現代的形而上學的機會主義者不把辯證法應用於資本主義。後者底發展，必然會造成從牠（即資本主義）的存在自身中產生出牠的「非存在」（即資本主義之否定）來的結果；這就是說，從資本主義底胎胞中產生出能夠消滅一切階級矛盾的新的社會形態來。辯證邏輯就是革命的邏輯，而黑格爾最偉大的功績，就在於他把辯證法底全景都淋漓

盡緻地描繪了出來。雖然黑格爾辯證法底出發點是唯心的，可是把牠用唯物主義來改造一下，牠就成爲與各式各樣的反動勢力作鬥爭的最強力的革命武器了。

第四節 修正主義的開山祖柏恩斯坦之攻擊辯證法

除了黑格爾辯證法之資產階級的批評以外，在這個反辯證法的角鬥場上，又露出了機會主義批評家底頭角。他們在批評黑格爾哲學的掩護之下，來實行向馬克思底唯物辯證法進攻。恩格斯曾經說過黑格爾哲學底威權，因爲他在黑氏的哲學公式之後，看出了異常偉大的革命力量，這種革命力量底表現，能夠直接威脅着現存制度底體系，而促進牠的崩壞。

關於修正主義 (Revisionism) 底理論家，我們不能說他們在黑格爾哲學之辯證的實質底解釋上，已經費了多少的心血與勞力，但是他們確會很快地把牠的革命的實質把握住了，同時他們就立刻暴露出自己對於黑氏辯證法的顯著的仇視態度。機會主義底老爾宗和牠的標本式的代表·愛圖亞·柏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曾與馬克思底革

命的理論作瘋狂的爭鬥。他一開始這個爭鬥，就馬上把這個爭鬥聯繫到進攻「黑格爾辯證法底迷網」的爭鬥上去。關於黑格爾底辯證法，柏恩斯坦曾經說些什麼話呢？

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們必須從黑格爾辯證法之神秘的唯心的外膜之內，吸取牠的合理的種子，而把黑氏底辯證法頭脚倒置過來，就是說把牠改製成爲唯物物的辯證法。但是柏恩斯坦認爲這樣的做品，完全用不着而且沒有什麼效果的，因爲任何形式的辯證法底存在，在他看來都是非常危險的！

「然而把辯證法頭脚倒置過來——柏恩斯坦這樣說道——不是這樣簡單的。現實世界中常常表現給我們看：祇是當我們拋棄了爲經驗的判斷所能達到的諸事實之基礎，而藉思想來越過這些事實底界限以外——祇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就馬上處於自由概念底世界中了。假使在這個時候我們要探究辯證法底諸法則（像黑格爾所顯示的那樣），那末在我們還沒有研究以前，我們就只會落到「概念自動發展」底迷網中去。這裏就潛伏着黑格爾矛盾邏輯之極大的科學的危險性」（見柏恩斯坦著：社會主義可能性底條件，第二八頁）。

柏恩斯坦很頑強地警告別人不要落入唯物的改造黑格爾辯證法底『幻想』，因為在他看來，任何形式的辯證法都是危險的，非科學的，充滿着隨心所欲的杜撰結構，而這種杜撰結構是矛盾邏輯所不可避免的。因此柏氏底結論是：不應當有這樣的邏輯！機會主義者總是用各種方法來堅持他消除實際中之矛盾的那種折衷邏輯（*Eclectic Logic*），他無論如何都不願接受把矛盾看作事物運動之根源的那種邏輯——革命的辯證邏輯。柏恩斯坦認為更危險的，是辯證邏輯之應用於對社會發展的解釋，這對於柏氏簡直是絕對不能忍受的了。對於辯證法之應用於簡單的，無關重要的事物，柏氏或許尚能勉強容忍，可且把牠應用到社會發展底實際上去，這是柏氏所絕對不能苟同的。根據辯證法則所解釋的社會實際之變遷，激動柏氏大發其狂烈的雷霆，引起了從他機會主義的本性中發出來的盛怒。柏恩斯坦說：『對於簡單的事物，我們的經驗和邏輯思想的能力，大半能夠幫助我們根據如『否定之否定』之類的比擬，來推知此事物之變化（在或然性界限以外的變化）底諸種可能性。但是事物愈複雜，事物底元素數量愈大，牠們的性質愈繁複，牠們的力量底關係愈複雜繁多，那末我們藉這些論題（指辯證邏輯中的諸論題）[Pro-

position]) 在事物發展中所能認識的也就愈少。因為這時估計此事物之任何標度 (Measure)，牠們的作用失去得愈多了，因而估計此事物就難以得到根據與把握」(同書第二九頁)。

恩格斯所稱爲總的一般的辯證法則的「否定之否定」，在柏恩斯坦看來是一種偶然的試驗性或冒險性的類比 (analogy)，把牠應用於複雜的事物和過程，他認爲是絕對不科學的。特別是當他看到人們把矛盾邏輯應用於如資產階級的現實這樣的對象的時候，更使柏恩斯坦憤激不堪，怒發沖冠。因為根據辯證法底推斷：資產階級的現實（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制度，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道德·文化……）之辯證的發展，必然地要使牠轉變爲牠自己的對立體，而這一點正好刺痛了機會主義開山祖柏恩斯坦底心肺！

科學社會主義底鼻祖在共產主義宣言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中所發表的預言，說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可以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底序幕；而柏恩斯坦斥此預言爲歷史的自欺之談，他認爲此種自欺之談底根源就伏在黑格爾式的辯證法中。柏氏說：

「就這種歷史的自欺之談上講，無論那一個政治的幻想家怕都不能超過馬克思——當時已在很認真地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如果我們不能把這種歷史的自欺之談看作黑格爾矛盾辯證法之殘餘，那末牠是完全不可以了解的。柏氏認為馬克思（同樣是恩格斯）一生，始終沒有能夠完全與黑格爾底矛盾邏輯決裂」（同書第三〇頁）。

共產主義宣言中關於資本主義將近崩壞底必然性的那句預言，在資本主義社會底辯證律中是有不可動搖的根據的。而柏恩斯坦却把這句預言看成政治冒險主義底標誌。柏氏認為這種政治的冒險主義，蒙蔽住了迷戀於辯證法之危險的妖魔美色的馬克思。我們應當承認：是的，馬克思不但迷戀於此種美色，而且還終生對此美色表示十二分的忠實呢！

柏恩斯坦對於辯證法底革命性（這是辯證法之不可征服的本質），是沒有看錯；同樣，他認為共產主義宣言中存在着辯證法，這也沒有看錯，因為在這著作中辯證法確是貫徹了全書。伊利契對於這部著作會發表過這樣的意見：他認為在這書中，「以英才的

明確性和顯著性描寫着一個新的宇宙觀——徹底的唯物論，這一唯物論還包括着社會生活底領域。牠又申述辯證法爲最週密的，最深刻的，論發展的學說，闡明階級鬥爭底理論和新的共產主義社會底創造者——無產階級底全世界的歷史作用」（見伊利契著：馬克思，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第八頁）。

貫徹共產主義宣言一書全部的辯證法，使柏恩斯坦看了覺得科學社會主義底鼻祖底觀點是可以懷疑的。在柏恩斯坦看來，辯證法能够使迷戀牠的人陷於模稜兩可，含糊和自欺的觀念中，而這種含糊性和自欺性，凡是固執辯證思唯方法的人所都不可避免的。

柏氏說：「辯證法中的以『是——非，非——是』代替『是——是，非——非』的公式，由一個對立轉變到另一個，數量之轉變爲質量以及其他等等的辯證法的美麗色彩。在此種或彼種實際現象底全部意義底探討中，都變成爲探討道上的障礙物了……」（見社會主義可能性底條件第三三頁）。

這樣，照柏恩斯坦底解釋，辯證法中的基本法則，都是科學思唯底障礙物，是荒謬無稽的幻想底淵源，是迷信力底創造性和革命暴力底作用的原因。柏恩斯坦認爲能够救

濟和維護科學性的，能夠防止和避免一切玄幻想和脫離科學研究底正軌的，鎖鑰不是「是——非，非——是」，而正是「是——是，非——非」的公式，換一句說，正是形式的，抽象的同一，即沒有任何對立與任何矛盾的同一。把空洞的抽象的同一，當作基本的唯一的思維法則，這樣就真正地消除了由一個對立體轉變到另一個的過渡，真正地，把現實變成爲平靜的，和諧的歌曲或詩詞。但是牠同時却也取消了實際之客觀的認識，而把牠變成主觀的願欲與虛構了。在柏恩斯坦底見解中，認爲辯證邏輯消除了社會主義理論底科學性而把牠變成玄幻的迷信，這種迷信正是落在牠影響中的那些大研究家底致命傷。

柏恩斯坦如此狂烈地攻擊辯證法，究竟爲着什麼呢？我們認爲他批判辯證法的基本目的，是在把科學的共產主義的宇宙觀變爲空洞無實果的抽象理想，而柏恩斯坦所主張的那種思維方法，正是實現這種目的的根據。他的基本目的，同時也就是在闕去此種宇宙觀之實質而把牠變成無生命的烏托邦。普列漢諾夫在他對柏恩斯坦的批判中，曾對柏氏的此種企圖，有過很適當而巧妙的說明。他說：

「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家，從善與惡，智與愚等抽象的對立觀點出發，來觀察社會生活。他們是常常『陷在抽象觀底深淵中』的。我們可以舉他們對於封建制度的見解為例。他們認為封建制度是一種極大的荒謬制度，所以他們無論如何不予承認。他們說從前有過一個時期，在那時封建制度能夠算是社會關係之合乎理解的制度。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對於十八世紀的抽象思想就馬上表示極大的不滿。其中有幾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在他們關於歷史的論述中，有時竟拋棄了『是——是，非——非』那種抽象的公式，而走到辯證法的觀點上來。但是這不過是有時發見的偶然現象。他們的極大多數，在極大多數的場合中，在他們關於社會生活的論述中，還是繼續他們固有的抽象公式：『或是這樣，或是那樣』。所有他們的學說系統，都貫徹着這種「或……或……」的精神，而他們的學說系統之所以具烏托邦的性質，亦正由於這個『或……或……』。要使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成爲科學的，就必須把這種思維方法發展成爲辯證的思維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實行了這一種必需的改良。但是他們所以能夠實行這一着，正因為他們曾經預先受過了黑格爾哲學底訓

練。而柏恩斯坦偏說，社會主義之由烏托邦變為科學的這種轉變，不是依靠辯證法，而是違背着辯證法而完成的。這句話當然是很嚴重的，可惜牠太少根據了。（見普列漢諾夫著，對於我們的批判者之批判，第一三二至一三三頁）。

柏恩斯坦站在叛賣工人階級及其革命的宇宙觀——辯證唯物論的哲學——的立場上，自己反來宣揚此種宇宙觀之方法論基礎——辯證法，是具着叛節性的。因此柏恩斯坦會稱辯證法為叛節的。柏氏說：「辯證法是馬克思學說中的叛節元素，牠是妨礙事物之任何澈底的分解的一種障礙物」（見社會主義可能性底條件，第三五頁）。柏恩斯坦在這樣的辯證法底估量中，就同時指示出一切機會主義的和反動的思唯，牠們的方法論的基礎，恰恰正是形式的，折衷主義的邏輯。

第五節 機械論之對抗辯證法

黑格爾辯證法之最近的批判，便是機械唯物論底批判。這種批判就實質上講，就是對於革命的唯物辯證法的進攻。這種批判雖然罩着一張唯物論的外皮，可是牠的危險性

却不因之而稍減；不但不稍減，而且反而大大地加強起來。其所以加強的緣故，因為這裏起來進攻辯證法的，起來反對德國古典哲學之最偉大的成績的，不是別的，而恰恰是唯物主義。在這樣的場合之下，這種唯物主義就成爲反動的思潮了。

辯證法底基本法則（或規律）就是對立底一致（或譯對立底統一，或矛盾底一致等等）。機械唯物論用另一法則——用沒有對立的一致，來代替這個「對立底一致」的法則。這個另一法則底表現，就是機械唯物論對於數量這個範疇的見解。照機械唯物論底說法，質量是愚盲無識底產物。根據機械唯物論底見解，存在之多質性（意即事物有很多的質量），對於我們的認識而言，並不是證明科學底進步，而是證明科學當中還存在着對於繁複事物缺乏認識的力量。因此，科學底進步，是要靠堅決的消除質量這一個存在與認識底客觀範疇。現今的機械唯物論，祇承認主觀質量之存在；這種主觀質量是沒有任何客觀基礎的。客觀的認識實際，照這種機械論底宇宙觀說，祇有用數量底觀點才有可能達到。機械唯物論和牠的澈底的信徒們，認爲真理是用牠的純數量的表現不可分離的。

然而把實際與認識底客觀方面僅僅與牠們的數量表現一致起來，這是形而上的偏面觀之一種，而這種偏面觀在消除了辯證法之後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觀點的結果，必然是曲解真理和單方面的表現真理。黑格爾曾與那曲解實際的形式邏輯作過堅決無情的鬥爭。因為形式邏輯以牠的抽象的同一而闕去了實際之具體的完整性並消除了實際中所存在的客觀的質量。黑格爾所下的數量底定義是與存在底特殊形式無關的定性。黑格爾認定質量範疇為認識與實際中的始基 (Primal)，因為祇有在實際底質量上，才能認識牠的內在的定性。

『質量就是質 (Property)，這首先和主要的是就下面這一種意思而言的：就是因為質量在外表的關係上暴露牠自己的那種內在的定性。譬如說，講到草底本質，這不僅一般地指為某物所特有的定性，並且又是指那些就其對於他物的關係上講的諸定性而言的』。(見邏輯科學卷一)。

在上面所引錄的這段話當中，可以看出黑格爾所了解的質量，就是存在之內在的潛藏的定性。認識存在祇有從認識牠的一定的質量開始。譬如我們要認識帝國主義，就必

須從認識牠的特殊規律——即牠所別於「經典式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特殊規律——開始。伊利亞就是這樣幹的。正是這樣的認識帝國主義，揭露牠的特殊的規律，所以伊利亞才稱牠爲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

各色各派的修正主義者，偏偏拋棄帝國主義中的這種特殊性，否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新階段，而把牠與資本主義底過去階段作等量齊觀。他們否認帝國主義底質量上的特殊性，企圖根據這種否認，來予資本主義底「永遠長存性」以理論的解釋，使牠避免社會主義的革命而保證牠的千古繁榮。認識存在，從認識牠的質量的定性開始，這樣的認識，才合乎存在之客觀的本質；這樣的認識，才算是理論的思維上的認識。如果隨意地把實際底各種不同的形式混淆和一致起來，而完全不注意到每一事物單獨的特殊性，那末就不能算爲理論的思維。

機械的唯物論，在牠的本質上是與理論的認識相矛盾的，牠是變態的庸俗的經驗主義，牠對於理論的認識，完全持着與實際對立的觀點。機械唯物論者認爲「能力轉變律」(Law of transformation of Energy) 能够解釋實際底一切形式：從牠的下層基礎

起到進化底最高產物思唯爲止，都是可以用這個規律來解釋的。他們說根據這一觀點，尋求質量就沒有什麼意思，因爲能力轉變律已經給了這種質量。這一規律從最初就給了各種不同的質量，除了對於這些質量的理論研究底必要性，因爲機械唯物論者，是把一切質量都看作一個連續不斷的，全般的，總運動之各個不同的形式。照機械唯物論者底意見，認最科學底任務是在從數量觀點來發見這些質量。他們認爲祇有靠數量的分解和揭示，質量才能表現牠的真正的客觀性。這樣，機械的唯物論把能力轉變律提出來作爲自然界，社會，和認識底一般的總規律看，而把尋求質量的必要性取消掉，也就是說把探求一定的存在領域 (Sphere of Being) 中所具有的特殊規律之必要性取消掉了。爲什麼機械唯物論者認爲不要尋求質量呢？原因是很簡單的。因爲上面已經說過，這一個能力轉變律底存在，就已經給了一切的質量，換一句話說，這個規律之爲全般的總規律（即包括自然界，社會，思想等整個宇宙的規律），牠的存在是以已有的一切質量爲前提的。既然已經有了這些質量，自然就沒有尋求的必要了。「一切質量都已有了」，這是最新的機械唯物論之主要論綱，因爲這樣，所以他們認爲一切關於質量的談論，

都祇是煩瑣哲學 (So-calledism) 式的空談。但是可不可以說一切，知曉的「質量都已經認識了呢？黑格爾曾經很透澈地指斥把知曉和認識混而為一是可笑的。黑嘗氏譏笑經驗主義的邏輯，說後者常常將知曉當作認識看。黑格爾說：「一般人以為知曉事物，就是認識事物。這是無稽之談。實際上我們知曉了某事物，還不能算認識此事物。把知曉的事物當作認識看，而以此引為滿足，這是最平常的一種自欺欺人的勾當。」（見精神現象學第十四頁）。這樣看來，我們可以說，根據能力轉變律來斷定一切已知的質量為已認識的質量，這種論斷，至少可以說是自欺之談。我們要問，機械唯物論者雖然聲明他們對於伊利契底革命理論是佩服的，但是他們能不能斷言帝國主義經濟底規律性已經據能力轉變律而認識了呢？他們能不能斷言能力轉變律已經給了為帝國主義這樣一種已知的質量底認識呢？我們認為任何一個機械論者都沒有這樣的勇氣來下這一個斷語。但是所有的機械論者都輕視黑格爾：他們認為後者底一切論斷都是唯心的荒謬思想之產物。機械的唯物論者都否認客觀實際中的質量，否認那反映客觀實際的思維中的質量。這樣的否認質量，結果必然是取消辯證法底基本法則之一——數量變為質量的法則。而

這一法則恰恰是形而上的進化論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為牠把革命，把漸變底中斷帶進到發展中來，而革命和漸變底中斷，恰正是形而上的進化論所仇視的東西。

機械唯物論者這樣的仇視質量，不管他們主觀上的態度如何，他們結果總是不自覺地落到形而上的發展論底立場上去了。在機械唯物論者看來，不僅是質量，並且還有數量變為質量，都是科學發展水平低的產物。照他們的意思，以為科學向前發展，必然會使『發展底結節線』(Nodal line)鬆解開來，而純數量觀的解釋數變質的法則，結果必然會變成「數變數」的法則。固然機械論者也說「為簡便計，我們可以同意數量變為質量這一種說法」，可是這只是『為簡便計』而已，因為「我們不要忘記，實際中不斷產生的新而又新的質量，祇是某些質量之數量的變化而已」(見一九二九年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月刊第八，九期，第六〇頁)。這樣，在機械論者看來，數變質這種轉變，祇是一句空話而已，因為他們認為真正的客觀實際，祇能從數量底變化和數量底連續性上去認識牠。這樣一來，他們就輕輕地消除了數量變化底中斷，而這種中斷，祇能表現於數變質的轉變中；如果不承認質量底客觀性，數量變化底中斷，也就沒有認識的可能。

機械唯物論者竭力企圖把辯證唯物論底首創人，牽強附會地拉到自己的立場上來：他們說，客觀性與牠的數量表現底一致，正是恩格斯底觀點。這當然是非常錯誤的，因為機械論的宇宙觀，根本是與恩格斯格格不相入的。那般根深蒂固的修正主義者，也常常企圖把恩格斯當作機械論宇宙觀底擁護者看。麥克史·亞德萊 (Max Adler) 就是一個例子。試看麥氏怎樣解釋恩格斯底辯證唯物論吧：

『這裏沒有可能詳細地來講恩格斯所說的自然現象中也存在着辯證性的那種論證，根據這個論證來說，現代的自然科學就到處都談不到什麼究竟的事物，牠所碰到的，便處處都祇是過程。我們應當指出，恩格斯爲着要說明這一點見解，他就援引現代物理學底趨勢爲例證，這種趨勢就是用一切自然物體之數量的運動形式來解釋自然界底一切現象與質量。恩格斯所持的辯證觀，即認爲有機體與無機體世界底一切似乎停滯不變的形式，實際上都是按照牠們自己的規律性以進行的諸種變化和發展；恩格斯認爲證實這種辯證觀爲正確的，就是近代的三大發現或三大理論：能力轉變說，有機體底細胞學說，和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假使說現代的自然科學持

着原子論者和能力論者底爭論點，牠祇是確定諸種一定的，以數學方式表現的關係和現象，來代替這些形而上學的思唯底缺點，也就是說，祇是從現象底規律性的職能中去了解這些現象，那末恩格斯就有充分的權利說：這樣的觀察就是辯證法的觀察，因為馬克思本人也就用這樣的觀察而將辯證法改造成為科學思唯底武器，而恩格斯更深遠地向着這條道路前進，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用一八七三年六月三十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一封信有價值的書函來證明牠。那封信裏面的基本見解還與現代自然科學底基本思想很接近的。這種基本思想就是把自然界中的一切物體或事物都解釋成為現象是在數量上所表現的相互關係，而在這些數量的相互關係中一般地是沒有實質底地位的」（麥著：思想家的恩格斯）。

機械的唯物論者，用種種的方法，企圖把恩格斯變為他們的已派人。上面所引的麥克史·亞德萊一段話，是證明麥氏把恩格斯當作機械唯物者看了。根深蒂固的修正派麥克史·亞德萊，把恩格斯底意思解釋成為機械唯物論底見解；說恩格斯在他自己發展到全盛時期的時時，「接受」了現代自然科學底基本思想：把自然界中的一切物體或事

物都看成現象之在數量上所表現的相互關係，也就是說，機械論的宇宙觀。然而修正派底解釋恩格斯，是與恩格斯真正的哲學觀念完全沒有相同之點的。麥氏底這種解釋，不是別的，祇是修正主義的杜撰的產物。這種解釋，不是別的，祇是機械唯物論者「批判」(讀作「攻擊」吧!)辯證法的一種最卑鄙的惡劣手段而已!

事實上恩格斯對於機械唯物論和現代自然科學之機械論的傾向，抱着什麼態度呢?

恩格斯是嚴厲地批判機械唯物論和現代自然科學中之機械論的傾向的；他斷然地指出自然之純數量觀的認識，是完全不中用的；因為「在物理中，尤其是在化學中，不僅因數量變化底結果而發生經常的質量變化，不僅可以看到數量之轉變為質量，同時也應該觀察到質量變化底複雜狀態。關於這種繁複的質量變化迄今尙未完全證實牠們是由數量的變化所引起的」(見恩格斯著：自然界辯證律第一四三頁)。這樣看來，絕對沒有僅從認識對象底數量方面去認識事物，他不認為這樣的純數量觀是能夠達到客觀事物之真理的。恰恰相反，他認為這樣偏面觀，是達到真理的障礙，認為這種觀點是表示退步到皮法哥 (Pythagoras) 底思想上去，皮氏是把數目，即數量的定性看作事物之實質。我們

與其誣恩格斯是機械論者，倒不如說他傾信於黑格爾底論據。黑氏說，「數目正是完全靜止的，死的，無關緊要的一種定性，在這種定性中，一切運動和一切關係都毀滅了」。

恩格斯把科學的運動，聯繫到偏面的數量觀底征服。他觀察到新的原子論與舊的原子論之間的區別，他認為新的原子論應把重力放在原子底質量方面。他說，「新的原子論與一切以前的原子論的區別是在：牠並不斷言物質僅僅是可以分成若干部分的东西，而是說這些可分的部分是表示各個不同的階段（以太 [Ether] 的原子，化學的原子，物塊，天文體），表示各個不同的節點，牠們決定了存在之各種不同的量形式。

恩格斯排斥機械論者把一切運動都解釋成機械運動（即物質原素之外表的轉移位置）的那種傾向。雖然機械運動是其他各種運動形式底基礎，但是牠不能代表一切的運動形式。這些運動形式底每一個，都應得加以特殊的講究。舉例來說，思維也是一種運動底形式。用實驗的方法，我們可以發見思維是人腦筋裏的分子運動和化學作用，但是僅僅知道了這裏物理的（指分子的運動）和化學的作用，還不能算已經認識了思維之基本

的邏輯本質；而思唯之邏輯的本質，已經是哲學底對象，是思唯學說底對象了。根據機械論的宇宙觀說，思唯就祇是分子和化學的運動而已。機械論者認為物質原素之外表的移動（即轉移位置的運動），可以解釋思唯過程底全部；思唯之質量的特性和特殊的定性，在他們看來是完全沒有的，虛構的。機械唯物論除滅了像思唯這樣的一種質量。牠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了不需要一切哲學，即一切思唯論的結論來。照機械唯物論底觀點，科學可以代替哲學，而哲學失去了牠的獨立存在底權利，牠宣佈哲學是寄生的，多餘的，不需要的。機械唯物論所認定的基本規律，能力轉變律，是偏面觀之最露骨的表现。這種偏面觀底特質，是完全脫離現實，完全脫離現實之具體的複雜性。這一種偏面觀的機械唯物論，是完全與辯證唯物論底哲學相敵對的。後者恰恰就是從現實之各方面的內容去認識現實的一種武器，是觀察到各方面的認識論；這樣的認識論，是從現實底各方面的複雜形態中去認識現實底全部的。伊利契說：「辯證法是活的，多方面觀察實際的一種認識論，所以牠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反之，形而上的唯物論底基本缺點，就在於牠不會把這種活的，多方面觀察的辯證法，應用於發展論，應用於認識底過程和發展」

（見伊利契著：論辯證法底問題）。辯證唯物論底哲學和與此哲學相敵對的機械唯物論底區別，在伊里奇底這幾句話當中，已經表現得十二分明確了。

仇視哲學的機械唯物論者，以為科學單獨能夠達到真理，而不必依靠任何哲學，以為科學的真理是獨立的，是完全不受任何哲學之影響的，黑格爾却早已正確地提出警告，他說科學真理之獨立與不受任何哲學的影響，這完全是幻想。他很正確地斷言，客觀實際底真理，單靠科學是達不到的。如果沒有哲學，科學就不能「抓住事物底生命、事物底真理和精神」（精神現象學第三一頁）。機械唯物論者，是不願且不會了解黑格爾底這段話的。

辯證法的認識，能抓住事物本質底一切元素，能根據一般的規律性以達到此規律性在某事物上之特殊的表現形態，認識某事物之各種特殊的色彩和特徵，把握住事物發展之各種特殊的形式，從每一事物的特殊實質上去說明此事物。這樣的認識，才能表現出發展底豐富性，表現出發展中所具有的繁複狀態。辯證的發展論，由於牠是客觀實際之真實的反映，所以是具有真正的革命性的；反之，機械唯物論中，根本就沒有這樣的發

展觀念，所以牠很自然地投到庸俗的進化論底懷中去了。伊和契關於庸俗的進化論和革命的發展論，曾說下面一段話：

「在我們這個時代，發展底觀念，進化底觀念，差不多完全滲透於我們的社會意識中，可惜牠往往不是經過黑格爾底哲學。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揮的那個發展論，是以黑格爾的觀點為根據的。這種發展論，比之世上流行的進化觀，要週密得多，內容也要豐富得多。從發展底表面上看，似乎祇是已過階段之重複而已，可是重複底形式是不同的，牠是在更高的基礎上重複着（這就是所謂『否定之否定』）。這種發展，是所謂螺旋式的發展，而不是直線式的發展；這是突躍式的，革命式的發展，是『漸變底中斷』，是數量變到質量。同時，這種發展是各種力量和趨勢底矛盾和衝突所造成的發展，而這些力量和趨勢，是在某一事物，或某一現象底範圍以內，或某一社會以內起着作用的。每一現象之各方面底相互關係，牠們中間的不可分離的聯系，這種聯系是處於統一的，有規律的運動過程中的。以上所述種種，便是辯證法這一種內容較豐富的（對平常的發展論的比較上說）發展論底幾個

主要的特徵』。(見伊利契著：馬克思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

伊利契所指出的這幾點辯證法底特徵，也就是說，辯證法底幾條基本的法則，恰恰都被機械唯物論摒棄於發展論之外。有統一而無對立，便是機械論的宇宙觀底邏輯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由數量變到質量的辯證法則，變成了由數量變到數量，因為機械論者否認質量底客觀性，他們至多也祇承認質量是主觀上的現象。按照這種宇宙觀來解釋，革命這一個有現實與認識底規律性的基本要素，是沒有任何客觀基礎的。

關於不斷性和中斷性的問題，機械論者底觀點也跟着否認質量底客觀性而同樣地錯誤。照機械唯物論者底意見，進化中之基本要素是不斷性或連續性，而中斷性祇是主觀的產物，祇是從一般的聯系中主觀的觀察現象的結果。很明顯的，這樣的解釋中斷性，就無異於回復到否認中斷性的純粹的連續性觀，這種觀點底毫無根據，是早就被黑格爾暴露無餘的了。機械唯物論者從發展中排除中斷性而祇承認連續性單獨底存在（並認連續性是發展中之唯一的基本要素），這是與他們的純數量觀有不可分離的聯系的。這樣看來，機械唯物論祇單單認定連續性是有客觀價值的，很明顯的，這是哲學的修正主義

底立場，這種立場是與黑格爾哲學底革命方面，與唯物論的辯證法背道而馳的。

現代的機械唯物論，就是舊的機械唯物論（主要的是指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底復辟；不過牠也有牠自己的特殊的『功績』，牠的『功績』就在於牠進行了自覺的鬥爭來攻擊辯證法。而舊的法蘭西唯物論底代表們（如拉梅特利 *Lametrie*，霍爾巴赫 *Holbach*，蒂德羅 *Diderot*，赫爾維奇 *Helvetius* 等），却不曾作過這樣的鬥爭；他們在當時是革命的，有的時候他們甚至打破過機械論底狹隘性。現代的機械唯物論是修正主義性的，是反動的，是與革命的宇宙觀——辯證唯物論底哲學——站在敵對地位的。

當然，我們不否認對於黑格爾有加以批判的必要，我們應當從唯物論底立場加以批判。但是我們實行這種批判的時候，爲要使牠成爲革命的批判計，我們就應該時時記住伊利契底一句頗饒意味的話。伊利契講到黑格爾哲學與唯物論的關係問題時，他曾經說：『靈敏的唯心論比蠢笨的唯物論更接近於靈敏的唯物論些』。現代的機械唯物論，便是這類蠢笨的唯物論之一種，牠與革命的辯證唯物論相處的距離，實際上要比黑格爾底哲學對於辯證唯物論相處得更遠些。

第二編 辯證法爲唯物的認識論

第一章 辯證法與唯物論

黑格爾以前的唯物論是機械的唯物論。哥德（Goethe）曾稱這樣的唯物論爲灰色的，暗淡的，和粗暴的。哥德對於機械唯物論作這樣的估計，在某種意義上講是正確的，因爲從這種唯物論底見解來說，存在底色彩（即存在底質量）是抹煞了的。譬如說，在法蘭西唯物論者拉梅特利底眼界中，人就是機器。這是表示拉梅特利對於人的了解，完全是機械式的。拉梅特利把人底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和社會的原素，都統統溶化在他的機械規律性中去了。自然人是帶有機械規律性的，但是牠已落在人所具有的別種最高的規律性之後了，牠已經處於次要的地位。法國唯物論之認機械作用爲包羅萬象的作用，這是與牠的形而上的思維方法有密切關係的。這類形而上的思維方法，就是法蘭

西唯物論之方法論的基礎。形而上的思唯方法，使機械唯物論不能把世界看作是一種過程，使牠不能把世界當作一種不斷發展着的事物來看。固然，法國的機械唯物論者也知道自然是處於經常的運動狀態中的，但是他們的這一種認識，還是逃不出形而上的思唯範圍之外，他們所了解的運動的本身，依然是帶有不變動性的。恩格斯對於法國唯物論者所了解的運動之不變動性，曾有下面這一段淋漓盡致的話：「依照當時的見解，這一種恆久的運動是在一個不變的圍圈中循環着的，所以這種運動實際上始終是停留在一個地方的：牠永遠是產生同一的結果」（見恩格斯著：論費爾巴哈）。

這樣的觀點，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關於發展底問題，當時一般人底了解是很原始的。恩格斯曾經說過，康德底太陽系產生論（當時初初出現），在當時一般學術界中人看來，還覺得是奇聞怪論。機械唯物論底形而上學的性質，決定了牠對於實際，對於自然和歷史之反歷史性的了解。形而上的自然觀是表現於「自然絕對不變」的那種學說。根據這種學說，自然在其全部生存時期中，永遠是這樣的，牠是永遠不變化的。對於這一觀點，恩格斯有下面的說明：

「依照這樣的了解自然的觀點，那末行星和衛星一旦因受到了第一次神秘的推動以後，牠們就萬古千年地，或至少是在宇宙萬物滅絕以前，就永遠循着第一次所劃定的橢圓形上轉動着，所有其他的星球，也永遠各自平靜地處在自己的地位上，牠們由於宇宙間一般共同的吸力而互不相融，地球從產生的那天起，向來就是這樣，而且將永遠是這樣。現在的世界五大洲向來是這樣的存在着，牠永遠有這樣的一些山脈和山谷，這樣的一些河流，同樣的氣候，同一的花草與樹木——如果人類底手所造成的變化不算進去的話。植物和動物底種類當牠們初產生的時候就一舉確定，永久不變的……」（見恩格斯著：自然界底辯證法）。

照機械唯物論底解釋，自然界原來是不會變動的，牠的歷史，祇是牠在空間中的發生史，而不是時間上的。自然機械唯物論對於社會的了解，也不會比牠的自然觀好些。恰恰相反，機械唯物論形而上學性，在這個領域（即社會現象底領域）中表現得更加厲害些。例如法國的唯物論者對於整個中世紀時代的忽視，他們估計中世紀時代爲赤裸裸的荒謬和野蠻的時代。法國唯物論底主要表之一赫爾維奇（Hevelius）認爲封建制

度是荒誕悖理的製作品。恩格斯很公允地指斥這種觀點，他說這樣的忽視整個的歷史時代，就妨礙了對於這個時代的認識。機械唯物論者底形而上學性，是阻礙他們去了解歷史過程之內部規律的不可克服的障礙物；因為就形而上學底實質來講，牠原本就是論不動的（靜止的）事物，而不是論過程的一種思唯。形而上的思唯之邏輯基礎，就是形式邏輯底諸法則。同一律（牠的論題是：一切都等於牠的自身）決定形而上的思唯對於某事物的觀點：或是把這事物看作爲存在的，或是看作不存在的；牠絕對不容許此事物等於牠自身而同時又不是牠自身的那種觀點。膚淺的認知，在本質上是形而上的，牠當然覺得這樣的觀點是怪謬的。但是膚淺的思想還不能算是科學思想。恩格斯說：

『這一種（指形而上學的——編者）思唯方法，一眼看來似乎是很適用的，因為牠是普通一般人作膚淺的推理時所應用的方法。但是人們膚淺的推理，在密切的生活領域中是很適用的，但是一拿到了茫茫無涯的研究大海中，就感覺得十分沒有把握了。形而上的思唯方式，不論牠在多少廣泛的領域中如何的適當和必需，牠遲早終要碰到障礙；超過了這種障礙底界限以外，牠就變成單方面的，受限制的，抽

象的，和使自己困惑於不可解決的矛盾中的思維方式了：因為牠只看見各個單獨的物體，而忘記了牠們間的聯系；只看到牠們的存在，而忽略了牠們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看到了牠們的靜止，而沒有看見牠們的運動；看見了許多個別的樹木，而見不到整個的樹林』（見恩格斯著：駁杜林）。

在各種各樣繁複的形式上所表現的發展過程，對於形而上的思維，是看不見的。形式上的，不變動的同一（或一致），就是形而上的思維之基本的邏輯前提；同時，牠也就是受這樣的思維所限制的機械唯物論之基本的邏輯前提。現實底繁複形式，是在牠的質量的區別上表現出來的。但是一講到質量，就會破壞形式上的同一底框子，因為正像黑格爾所說：『存在之某種定性，就實質上講就是轉變到牠的對立體的轉變』。機械的唯物論受着形式邏輯底狹隘範圍限制，牠把現實之質量方面溶化到數量的一律性和數量的偏面性當中去，這樣一來，就把現實底全部色彩都抹去了。機械唯物論以數量範疇作為解釋現象的主體，因此牠就不能對現實底各種特殊規律作科學的研究，因為牠祇能從現實底數量方面去設想這些規律。這也就是說，牠是不分區別地去觀察這些特殊的規

律，而後者却正是在牠們的質量方面表現出來的。這樣，數量轉變到質量這一個辯證思維的基本法則，在機械唯物論者看來，就自然而然地覺得是多餘的，用不着的了。

馬克思將黑格爾之唯心的辯證法，轉移到唯物論的軌道上去；就是說，他創造了唯物的辯證法。馬克思把這種唯物的辯證法很得法地應用到資本主義底研究上去。馬氏從唯物的辯證法出發，他認為單把數量當作最重要的認識範疇，是使觀念引入迷途的根本原因。他說：「有些經濟學家——例如培黎，從事於價值形式底分析而得不到任何的結果，這第一是因為他們把價值形式與價值本身混為一談；第二是因為他們受着狹隘的小資產階級觀點底影響，一開始就祇注意到數量的定性」（見資本論卷一）。

這樣看來，馬克思認為分析交換價值之所以得不到結果，是由於純粹從數量上去了。交換價值的緣故。不僅中於這一點，他還認為這又是由於這些經濟學家受了狹隘的小資產階級觀念影響的緣故，也就是說，由於他們不能夠跳出資產階級的見解範圍以外所致。

黑格爾曾對這種機械論的世界觀給了一個迎頭痛擊，而自己提出了一個開展的辯證

邏輯（雖然牠是取唯心論的形式）底系統，這一邏輯系統是完全與機械唯物論所根據的思唯論相對抗的。黑格爾底哲學，是把整個的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思想當作過程來觀察，這就是說：黑氏認為自然，社會和人類思想，是經常地處在運動，變化，改造和發展狀態中的。用這樣的觀點來了解的人類歷史，就是人類本身之有規律性的發展史。我們要了解牠的規律性和按着這種規律性的發展，就非用辯證的思唯方法不可，因為只有辯證法的思唯，是關於不斷發展着的現實的思唯，是關於現實發展過程的思唯。

對於存在的觀察，不能超過隔離絕分離的觀點範圍之外，這是形而上的思唯方法底根本缺點。辯證法的哲學，完全克服了這個缺點。黑格爾曾把推理的思唯，看作爲克服形而上的隔離觀的一種有限的企圖，因爲他認爲這種推理的思唯，多少是超過了隔離觀底界限而轉到相互關係底觀點上去了。黑格爾說：

「推理的思考，首先就早超越隔離觀去觀察各個單獨論斷之相互關係的一種思唯。而這些單獨的論斷，雖處於相互關係中，牠們同時却各保持着牠們各管各的隔離狀態。與這一觀點相對立的，便是辯證法的觀點，根據辯證法底觀察，推理底諸

種論斷之偏面性和狹隘性，是應該否定的。一切有盡的事物，結果都要歸於自滅。所以辯證法的元素，是科學進步中之推動的精髓，同時牠又是一種原則，祇是由於這一原則，才發見了科學內容中之潛在的聯系和必然性」。〔見黑格爾著：百科全書卷一〕。

辯證法的黑格爾哲學，拋棄了沒有任何內容的非實體的推理，而從實際之完整的現實性上來觀察實際。黑格爾指出哲學底目的是在於認識實際，他同時並把實際當作認識方法中的一個中心問題。他認為這種認識方法，應當開展成爲充滿着實際的諸種範疇底一個系統。黑格爾提出了認識實際這一個哲學任務之後，他就把這個任務底重心，放在牠的方法論的實質上，就是說，放在認識論之上。不過這是這樣的一種認識論：牠能夠指示出認識實際的最正確的道路，而沒有這樣的道路，就完全沒有認識實際底可能。

按照形式邏輯的思維道路去了解實際，是走不通的；因爲實際本身是不能由不變動的諸範疇組合而成的。認識應當週密地深入於實際底內部，應當從實際底內在發展上去把握實際。研究認識之本質，黑格爾認爲就是哲學底軸心。

黑格爾創造辯證邏輯，而發現人類思想底特殊形式；發現這種人類思想底特殊形式，是以研究人類思想之本質及其對於實際的適應性爲先決條件的。普列漢諾夫說得對，他說辯證法從其本質上講是唯物性的，在辯證法底影響之下，即使唯心的思想家也成爲無疑的唯物論者了。因爲辯證法是從現象底本身中，而不是從研究者本人底某些主觀的情感中來找尋那些決定現象發展的力量。辯證邏輯之唯物的傾向，是由於牠的趨向於客觀的實際所致；馬克思之所以接受這種邏輯，這一點是有決定的意義。正因爲黑格爾底辯證邏輯是適應於客觀現實底了解，所以馬克思才採取牠來作爲他的革命理論底靈魂。馬克思把黑格爾底唯心辯證法，倒置過來，而把牠轉移在唯物論底基礎上。黑格爾底辯證法雖然是人類認識宇宙的唯一正確的思想形式，可是牠畢竟還是受着唯心論的系統之束縛而陷於絕路。因爲黑氏底方法是辯證法，就是說是帶着唯物傾向的方法，而他的哲學系統却是客現的唯心論——即他所謂絕對精神 (Absolute Spirit) 爲宇宙萬有底唯一的出發點或始基，他認爲一切現象之辯證的發展，都是這個絕對精神發展底反映，而不是相反。這裏就完全暴露了黑格爾宇宙觀底不可調解的矛盾性。馬克思底偉大的歷

史使命，就是在掃除黑氏辯證法之唯心論的束縛，而予以徹底的唯物論的改造。馬氏把這個辯證法應用於資本主義底研究，這樣他就很完滿地執行了這一個偉大的歷史使命。

對於黑格爾哲學底缺點，首先予以唯物的批判的，就是費爾巴赫（Ludwig Feuerbach）。費爾巴赫之嚴厲而公允的批判底對象，就是黑格爾哲學底出發點。黑氏哲學底出發點，就是他的曲解存在與思唯之相互關係。照黑氏底了解，事物底進程是由觀念底進程或精神底進程來決定的；他認為物質世界底發展，就是「觀念運動之簡單的攝影，是自由的，永久的，完全與人類頭腦無關的那個精靈（即絕對精靈）——編者」底運動之簡單的反映」。費爾巴赫很嚴厲地批判着黑格爾哲學底這一出發點，他正確地指出來說，「牠（指黑氏底哲學——編者）把「我」底實質諸置「我」以外，把這個實質與「我」隔絕起來，而把這個「我」當作一種實體，當作一個上帝而客觀化起來」。

（註）這裏所謂客觀化的實體，客觀化的上帝，就是指黑格爾所創言的「客觀的絕對精神」，體也就是黑格爾哲學成爲客觀唯心論的基因所在。

費爾巴赫正確地看出黑氏唯心哲學底錯誤是在把人底思想置諸人本身以外。唯心哲

學之否認空間與時間爲物質存在底形式，這種見解，在費爾巴赫看來是能引起很大的實踐上的結果的。費氏說：「空間與時間是實踐底兩個首要的標準 (Criterion)。人們把時間排除在他們的形而上學之外，把一切看成恆久不變的，也就是說，看成與時間脫離關係的，抽象的存在；他們同時也就把時間從他們的政治中排除出去，而認定一些不公允的，不合理的，非歷史的和停滯不動的原則，而奉之爲神聖」。(見費爾巴赫全集卷一，第六十六頁)。

這裏費爾巴赫非常精當地指示出唯心論在實際鬥爭中的不中用，因爲在實際鬥爭中，唯心論不可避免地是與進步的革命趨勢相背逆的，而這種對革命的進步潮流底背逆，顯然具有很大的反動性。同時，費氏正確地指出唯心一元論底不穩固；牠的征服二元論，祇從存在與思維中的一個元素，即思維以內來征服的。「在黑格爾底意思，思維就是存在。思維是主體 (subject)；存在是客體 (Predicate)。邏輯就是思維諸種元素中的思維，也就是說，是自身思想的思想，這個思想就是沒有客體的主體；或是說，牠是既爲主體而自身同時又爲客體的一種思想」(同書第七十五頁)。

費爾巴赫正確地指示了唯心一元論底偏面性和錯誤性，他然後又指出在唯物論中，存在和牠對於思唯的關係問題，有了唯一正確的解答。依照這個解答，存在是主體而思唯是牠的客體，就是說，思唯是物質存在底特質。黑格爾哲學之唯心的出發點，受到了費爾巴赫十分嚴厲而公允的批判，這種批判，在這一個問題上（即思唯與存在的關係問題），也表示牠征服之黑格爾唯心哲學底缺點。把主體與客體合而為一（即同一），這是黑格爾唯心哲學，同時也是一切唯心哲學之出發點，而費爾巴赫將這種「主客同一」觀，轉變為「主客一致（或統一）」觀。費爾巴赫這樣講：

「在心理上，就是說在想像的，思想的我感覺起來，想像和思想並不是腦子的動作：我可以想，但是不知道我有腦子。落到我們的意識和感覺中來的，祇是結論而不是原委，祇是結果而不是機體底過程；所以，很自然地，我把思唯與腦子的動作劃分開來而獨立地思想。但是說思唯在我感覺上不是腦子的動作，而是特殊的，與腦子無關的獨立動作；我們却不能從這個論據，做出結論來，說牠本身完全不是腦子的動作。不！恰恰相反，凡是在我的感覺上，即主觀上認為是純粹精神的，非

物質的，非感覺的動作，牠自身，即客觀上却是物質的感覺的動作」（同書）。

費爾巴赫對於意識和物質底關係所給的解釋，比機械唯物論已有了一個很大的進步。機械唯物論完全不能夠解決意識的問題，對於意識與物質的關係問題，牠的解釋是形而上學式的，牠所看到的祇是諸種物質原素之機械的移置，而這些物質原素之間的差別，在牠看來祇是數量上的差別。機械唯物論把意識當作偶然現象看，說牠不屬於物質底本性。這種觀點底標本式的表現，就是所謂庸俗的唯物論者（*Vulgar materialists*），他們認為意識就是機械的運動而否認牠的物質底內在性。恩格斯認為這樣的觀點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牠不但不能解決，而且阻礙意識問題底解決。機械唯物論認為物質底產生思想的人類頭腦，是純粹的偶然事件。「實際上物質底本性中所包含着的，是牠（物質）向着思想的實質發展，所以這樣的發展，在諸種相當的條件具備了的時候，就必然要產生（而隨時隨地都是這樣）」（見自然界底辯證律）。

在諸種相當的條件具備了的時候，思想的實質就必然產生；這一種必然性，蘊藏在物質底本性中。當物質底發展到了這些條件具備的時候，牠的發展到思想的實質這一種

可能性，就變成實際現象了。實際有牠的質量方面，牠表現於實際底諸種特殊的規律性上，而這種規律性採取各種繁複的，五花八門的形式而在客觀上表現出來。這些說法，在機械唯物論者聽來都是莫名其妙的荒謬之談。「物質是死的，運動是一瞬即逝的」，這一個論斷支配着機械唯物論而依照邏輯的必然性，就產生了牠的祇承認機械的轉移位置為唯一的運動形式的那種見地，和牠對於實際所持的那種單純的數量觀。物質不滅這一個基本立論，是自然科學、哲學方面假借來的，而機械唯物論却把這個基本定理變成爲牠自身的對立體，即變爲物質可滅論；這是因爲機械唯物論把對立底一致變成無對立的同一，變成物質質量絕對同一論的結果。

「現代的自然科學，不得不從哲學方面假借運動不滅的定理，因爲不採用這個定理，牠就沒有繼續生存的可能。但是物質底運動，不僅僅是拙笨的機械運動——即轉移位置——一種；發熱和發光，電力和磁力，化合和分解，最後乃至生命和意識，都莫不是物質底運動。……對於運動不滅的學說，不僅應當從數量的意義上，亦且應當從質量的意義上去了解牠。雖然物質底純機械運動在順利的條件之下，有

變成熱度，電氣，化學作用，以及生命底可能，但是牠却不能從自身中產生這種運動……』（見自界底辯證律第一七五頁）。

機械唯物論之所以無法解釋意識問題，正因為牠被牠的機械的運動觀所束縛的緣故。牠的觀察運動，既以機械的轉移位置為限，因此牠把運動變成了死的現象；可是我們知道，一般的運動，「作為物質存在底方法，和物質內在的屬性來了解時，牠本身包括着宇宙間所發生的一切變化和過程——從簡單的轉移位置起到思唯為止」。

機械唯物論得出了物質可滅的立論，這是由於牠從純粹的數量觀去了解運動不滅律所產生的邏輯的結果。依照對立底一致這一個辯證律來解釋，運動底基本形式就是吸引與推離底相互作用；因為「如果二物體互相作用而其結果促成二者之一轉移位置或二者俱移其位置的話，那末這種移置祇是在於二者底互相接近或互相推離」。運動之為吸引與推離底相互作用，祇是在吸引與推離兩者力量均等的情形之下才有可能，「因為不然的話，過了一個時候，此方底比重便駕於他方之上，那時運動就會停止」。這種辯證法的解釋，在恩格斯面前提出了任何運動消滅底二種可能性：「或是推離，或吸引到了某個

時候畢竟達到了均衡，或是所有的推離都完全集中到物質底一部分，而所有的吸引，都到另一部分上」。但是辯證法的觀點，揭露出這樣的交替（Alternative）立論底全無根據。關係這一點，恩格斯在其自然界底辯證律一書中有下面一段著名的說明：

『以吾人實際研究自然之諸種結果為根據的辯證法，既已證明一切兩極的對立，一般地都是由此對立的兩極之相互作用來作為先決條件的；既已證明這兩極底劃分與對置祇存在於牠兩的聯系和結合底範圍以內，同時反過來又證明牠兩的結合僅存在於其劃分中，而牠兩的聯系僅底存在於其對置中——既然已經證明了這些，那末根本就談不到什麼吸引與推離之完全的力量均衡，也談不到一種運動形式完全集中於物質底這一半邊，而另一運動形式集中於另一半邊的那種劃分；也就是說，根本談不到兩極之互相貫穿，也談不到兩極之絕對的互相分立』

這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種『或者……或者』的交替假設，正是指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而言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根本就不了解兩極對立之辯證的本質。亦即不了解「對立底一致」這一條辯證律。

費爾巴赫雖克服了黑格爾哲學之唯心的實質，但是他却忽視了貫徹黑氏哲學的辯證法。費氏輕意地把這個異常寶貴的黑格爾底方法拋棄了。費爾巴赫將黑氏的辯證法連同他的唯心哲學之神秘的出發點一同拋棄，費氏就自己截斷了達到正確的，科學的認識底道路。即截斷了達到正確的認識論底道路。

反之，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很深刻地估量了黑格爾辯證法底價值；他們認為雖然黑氏哲學底出發點是唯心的，但是他的方法論是有異常偉大的革命意義的思維方式。馬氏會直截了當地說，黑格爾辯證法底這一種唯心性，「並沒有抹煞這一個事實：正是黑格爾才首先揭示了一般的運動形式之完盡而周密的真相」。

費爾巴赫既放棄了黑格爾底辯證法，就自絕於正確的認識論底道路，他就不能從歷史的運動中去把握住實際，認識不能在實際底發展中去反映實際，這種認識也就失去了牠的作用力，失去了牠的影響實際的能力。這樣的認識，就祇是直覺的認識。所以，雖然費爾巴赫底哲學思想是有牠的進步性，但是他不能把哲學變成實際鬥爭底武器。

按照馬克思底見解，哲學底目的是在改變現實。祇有認識了現實底各種規律，才能

達到這個目的，而沒有正確的認識論，便沒有認識現實各種規律的可能。不根據這樣的認識論去認識現實的人，就不免要忽視認識對象之內容。這種內容，他不但不能夠把握住，而且甚至完全不會注意到。黑格爾說：直覺的認識，『不能夠深入到事物之潛藏的內容；牠常常忽略整個，而祇停留在個別的現在的存在之上，這就等於完全沒有看見存在』（見精神現象學）。費爾巴赫底哲學，拋棄了黑格爾底辯證法就看不見存在底本質，因此牠就完全不能對現實世界有革命的了解。辯證唯物論底首創人，看出了費爾巴赫對於解釋現實世界之無能，所以指出費氏哲學對於現實世界底革命化是很少影響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在實踐的唯物論者，即共產主義者看來，哲學底任務是在使現實世界革命化，是在從實踐上去改變現實世界。而費爾巴赫底哲學中，雖然有時也可以遇到這樣的觀點，可是牠往往祇停留在零星片斷的猜度上，這對他整個的宇宙觀，沒有多大的影響』（見馬恩文存卷一）。

黑格爾辯證法之偉大的力量，就在於牠的歷史性，而這恰恰是費爾巴赫的唯物論底一個大缺點。因此費氏的唯物論，造成了唯物論與歷史之間極大鴻溝。『如果說費爾巴

赫是個唯物論者，那末他的唯物論是完全與歷史無關的；如果說他研究歷史，那末他不是以唯物論者底立場去研究的」（見四書）。馬克思用他的辯證唯物論底觀點，克服了唯物論與歷史間的這種分歧，他把費爾巴赫底唯物論與黑格爾底辯證法結合了起來。

由於這樣的結合所得的辯證唯物論底哲學，就成爲真正的革命哲學，成爲無產階級底精神上的武器；這個武器既充分地銳利而又伸縮自如，牠有充分的力量來攻擊現存制度並從根本上改造這個制度。唯物的辯證法把各種思唯底法則應用於物質的現實，這些法則就成爲後者底攝影；這樣唯物的辯證法就使得現實世界最大限度地革命化。辯證法底三大基本法則：對立底一致，數變質，質變數的轉變，和否定底否定——轉移到唯物的軌道上，牠們就成爲物質現實之一般的規律和物質現實之思想的反映了。反映現實的科學，便證實了這些辯證律底一般性。恩格斯曾在一條基本的辯證律上研究牠的一般性。他在自然界底辯證律中，有下面一段頗堪注意的話：

「在機械學中，我們看不到任何的質量，所能看到的，至多祇是均衡，運動，潛在力等等的狀態；所有這些狀態都建立在運動底轉移上，而可以在數量上表現出

來。因此，當這裏發生質的變化時，牠是由相當的數量變化來決定的。在物理學中，把物體看作沒有什麼化學作用的變化的東西；這裏所討論的是物體之原子狀態底變化和運動形式底轉變，在這種轉變中，發生作用的常常祇是原子。這裏每一種變化都是由數量到質量，都是數量變化底結果……例如水底溫度，當初對於水底液體狀態不發生什麼作用；可是當牠增加或減低到某一程度時，這個液體狀態就會發生變化：增加溫度，可以使水變為氣體；減低溫度，可以使牠變成固體——「冰」。

根據同樣的道理，可以舉出許多的實例來。例如當電流的力量達到一定的限度時，電燈泡裏的白金絲便會發出光來；任何一種金屬體，都有牠自己的鎔化點（指熱度）；任何一種液體，在一定的氣壓之下，都有牠自己的沸點和冰點；同樣，任何一種氣體，冷到一定的程度而加以適當的壓力時，就可以變成液體。生物學和人類社會底歷史，也處處都證實這些辯證法的規律。

機械唯物論所持為方針的，祇是一個數量，因此牠就自然地消滅了這一基本的辯證法則，牠所恃的是由數量變到數量的形而上學的「法則」。恩格斯很嚴厲地駁斥那些跳

不出這種「數量主義」的哲學圈套的自然科學家。他認為這種哲學一旦得勝，那就異於實質上回復到畢法哥（Pifagor）底觀點（註）。恩格斯所謂回復到畢法哥底觀點，這是指機械論之非質量的了解物質和牠從無區別的同觀以觀察物質。恩格斯說：

『自然科學企圖找出單一的物質——一般的籠統的物質，企圖把質的差別都化為數的差別——同樣的極微細分子（指原子、分子一類的東西——編者）底數量差別……牠不去研究葡萄、梨子、蘋果等等，而祇在探討一般的籠統的果子；牠不研究貓、狗、羊等等，而祇在探討一般的籠統的哺乳類；同樣，在其他領域內，牠所探討的是籠統的金屬，籠統的石子，籠統的氣體，籠統的化合物、籠統的運動等等。達爾文底理論是要求這樣的哺乳類的，可是黑格爾一定同時承認：假使牠（指原始的哺乳類——編者按）內部包藏着一切未來和現代的哺乳類底胚胎的話，那末實際上牠當初是站在一切現代哺乳動物之下，而是很粗野的東西……黑格爾已曾證明，這種籠統的觀點，這種「偏面的數學觀」，以為物質祇是在數量上有差別，而質量上都是一樣的；這正是十八世紀法蘭西唯物論底觀點。他同時甚至於是畢法哥

學學底恢復，後者認為數目、數的定性，是事物底實質』（見自然界底辯證律第一四七頁）。

（註）畢法哥是古希臘的哲學家兼數學家，他認為現實世界是完全由數目構成成功的；數目使宇宙萬物底實質。

非質量的了解物質，消除質量的繁複性的純數量觀，必然把物質變成純粹的失掉了任何內容的抽象體。事實上物質有牠極豐富的質量的類別，這樣的物質，祇有用辯證的思維方法才能認識。辯證法的思維，能從差異中看出類同點，類同中指出差異；這樣牠就能進而解決抽象與具體、一般與特殊之間的正確的相互關係。經驗論者祇注意於隔絕的和單個的事物，他們就得出了一種物質、時間、空間、原因、結果、運動等等之不可認識的結論，因為他們形而上學式地設想着抽象與具體的相互關係，而要想在單個的直覺的事物上去認識抽象，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不可認識論當時成爲經驗論者底護身符，蓋着這張護身符，經驗論者投入了唯心論底懷中。

不了解抽象底本質，結果就走上不可認識論底觀點中，這種觀點底根源，是在機械論和經驗論的認識底本質中。恩格斯說『這是老故事。首先虛構一些抽象體，

然後從所感覺到的事物中把牠們抽象出來，然後再想從感覺上去認識牠們，想去知道時間和探究空間。經驗論者說，我們知道什麼是小時和米突；但是我們不知道什麼是時間和空間！可是實際上時間不是別的，無非就是許多小時底總和；空間不是別的，無非就是許多立方米突底總和而已！很明顯的，沒有物質存在底這兩種形式，我們所想像的事物，便是空虛的概念，是純粹的抽象體——祇存在於我們頭腦中的一個抽象概念。但是我們不能認知何謂物質、何謂運動；因為一般籠統的物質和一般籠統的運動，是誰也不會看見過，也不會用什麼方法去試驗出過。人們所看到的，祇是實際上存在的各種不同的物質和運動底形式。一般的所謂物質，不是別的，祇是從諸種具體物質底總和中所抽象出來的概念；一般的所謂運動，不是別的，祇是一切感覺上所領悟的各種運動形式底總和概念。因此我們要認識物質和運動，就祇能研究牠們的各個具體的形式，我們認識了物質與運動各個特殊的形式，同時也就認識一般的物質與運動。……所以，我們靠頭腦底幫助，首先自己虛構一些抽象概念，然後人工地從現實世界去抽取這些概念，可是畢竟不能認識這些我們自己

所廣構的抽象體；因為牠們是心理上的而不是感覺所得的事物，而一切的認識却都是感覺上的尺度。』很明顯的，『我們祇能吃葡萄、梨子等等，而不能吃果子因為一般的、籠統的果子是誰也不會吃過的』。

直覺的認識，表現着機械思唯底實質；這樣的認識，必然要陷於經驗論，然後經過經驗論而達於唯心論。自然科學祇有靠辯證哲學底幫助，才能免除經驗論和唯心論底觀點。辯證法的哲學，既克服了機械思唯底狹隘性，同時就在自然科學中也克服了同樣的狹隘性。所以恩格斯認爲了解辯證法的哲學，是自然科學家所絕端必需的；這種哲學能夠指示他一條最正確的道路，去識辯經驗所得的材料；反之，如果不利用這樣的哲學，這些材料便成爲雜亂無章的一堆碎片。自然科學需要理論的（即哲學的）思唯；作爲有系統的整理經驗上所積纍的各種材料的一種工具。若是以爲事實自身能够系統化，而用不着什麼理論的思唯，來實行這種系統化，這樣的想法是很荒謬的。哲學史所表現的理論思想史，正是要找出正確認識事實的方法，而此種方法之成熟的、完備的表現，就祇有辯證法的哲學。恩格斯說：

「經驗論的自然科學，積疊了異常大量的、有積極意義的材料，因此把牠們劃分爲各個單獨的研究部門而系統化起來，並從牠們的內部聯系底觀點上去整理牠們，這就成爲絕對的必要了。同樣，各個認識部門間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正確的相互聯系。這時自然科學就走進了理論的（即哲學思維的！編者領域，但走進理論的領域，經驗論底方法就感覺到無能爲力了，這裏所能爲力的，祇有理論的思維。

「每一時代底理論思維（以哲學思維爲其表現；編者），以及我們這個時代底理論思維，這都是歷史的產物；牠在各個不同的時代，採取十分參差不齊的形式，因此牠就有十分差異的內容。所以，論思維的科學，同一切的科學一樣，也是一門歷史的科學，是論人類思想之歷史的發展的科學；因爲論思維法則的理論，並不是千古不朽的永、真理。辯證法恰恰就是對於現代自然科學的最正確的思維方法，因爲唯一地祇有牠一種，是自然底發展過程之反映，因而祇有牠是說明自然界中所發生各種發展過程的思維方法……」（自然界之辯證律，第一二七頁）。

與存在底內部規律性相適應的那種思維，反映着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所發生的各種

過程的那種思維，就是辯證法的思維，這種辯證法的思維論（辯證法的哲學），是反對認識中一切主觀的片面性的極鞏固的保障。現代的自然科學家忽視這種哲學，他們的思想乃陷於經驗論、庸俗的唯物論或機械唯物論。現代自然科學家在理論思想上持着機械論觀點，他們就不可避免地得出這樣一種結論來，說一切物質都是由無數一樣的微細分子所構成，而各種化學原素底一切質的差別，都是這些微細部分之數量上的差別所造成的，站在這種機械論觀點上的自然科學家，不可避免地會做出這樣的結論來，但是現實是不是能夠接受這樣的結論呢？恩格斯認為遠不是常常如此。辯證法的哲學，是論思維法則的唯一正確的理论；牠的產生，是長期的歷史發展底結果。祇有這種哲學，才能够把自然科學從粗陋的、庸俗的經驗論中拯救出來，而使牠能夠合理地去應付經驗論的材料。

辯證法底發展，到了德國的古典哲學，便算是辯證法底第二個階段。完成這個階段的，是黑格爾底哲學。黑氏的哲學，照恩格斯底意見，是辯證法之最遼濶的百科全書，可惜牠依據的出發點，極為荒謬。恩格斯雖竭力袒護黑格爾底辯證法，可是因為他看

出了黑氏出發點底荒謬，所以就附帶地申明說：這種袒護，並不是袒護黑格爾底出發點；即是說，精神、思想、觀念是始基，而現實世界祇是觀念底反映而已。把黑氏辯證法底這種唯心的出發點（即馬克思所指出的牠的玄幻的實質）和牠（黑氏辯證法）的運動底形式混淆起來，這是膚淺的思維底結果，經不起任何批判的。照恩格斯底意見，認為自然科學家了解了辯證法之歷史的發展，就能避免落到經驗論底立場上去，而能用這個強大有力的理論工具，以把握住經驗所得的各種材料。

黑格爾真正地揭示了人類思維之實在的本質，清除了人類思維中的一切玄學（即形而上學）的觀念，並在牠的運動形式上，揭示了牠的適合於現實之客觀的規律。對於這個適合性，恩格斯曾給了一個唯物的解釋：

『所謂客觀的辯證法，是主宰着整個的自然界；而所謂主觀的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這祇是那支配着整個自然界和產生於矛盾的運動底反映。這種運動，以其經常發展着的矛盾，來決定自然底生命，運動底結果，乃使現象由此種轉變到彼種，或轉變到較高的形式』（見自然底辯證律）。

馬克思抓住了黑格爾辯證法之極大的認識力，用他偉大的天才，把這個認識力應用於資本主義底研究。這樣他就把黑格爾辯證法底革命力量完全表現出來了。馬克思着重地指出黑格爾辯證法與資產階級的理知之極大的差別，後者把實質與現象、原因與結果、必然與自由、抽象與具體都機械式地劃分開來，而黑格爾底辯證法，却克服了這種不合實際的劃分。

馬克思把唯物辯證法，應用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研究，這樣就不可逃避地暴露這種經濟制度之過渡性。祇有根據辯證的思維方法，才能說明這一過渡性，即說明此制度之必然死滅和否定。從馬克思之資本主義體系研究所得出來的最革命的結論，是同他的認識方法、即唯物辯證法不可分離的。這種辯證法，是實際與其規律性的發展趨勢之完滿的反映；牠淵源於客觀實際底發展，而絕對不容許主觀的願欲與客觀的發展趨勢相隔離的。馬克思從資本主義體系研究所得出的這些最革命的結論，對於資產階級的理想，自然是極可怕的東西；因為這些結論，當牠們在實踐上表現出來的時候，便成為資產階級世界之極大的災難。

- 無產階級底獨裁制，就是根據資本主義之辯證法的研究

所得到的結論。牠表現出辯證法是最強有力的革命行動底武器，後者以最大量的力量，促成了對現存事物之實際的反叛，並促成此種現存事物之澈底的改變。馬克思說：

「至於講到我吧，發見現代社會中的階級的功勞，既不屬於我，發見這些階級底互相鬥爭，也不是我的功勞。資產階級的歷史家在我以前很早就說明這種鬥爭底歷史的發展；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早已闡明了這些階級底經濟的解剖。我所做的新工作，是在證實下列諸點：（一）階級底存在，是與諸種一定的歷史的鬥爭形式相聯繫的，而這些鬥爭形式又與生產底發展相適應；（二）階級鬥爭必不可免地要發展到無產階級底獨裁；（三）這個獨裁，本身又是引導到消滅一切階級和建立沒有階級區別的社會制度的一個過渡」。（見馬克思致惠德麥函）。

無產階級獨裁、即用來消滅階級社會的革命行動，在理論上牠就是唯物辯證法應用於資本主義社會之研究所得的結果，牠也就是整個的現代宇宙觀之主要的構成部分。

在某種程度以內，可以說歷史就是走向勞動社會化的歷史。資本之原始史、是許多個別的、分散的生產工具之轉變為社會集中的生產工具，這就形成了勞動社會化發展中

的階段之一。由這一轉變所實現的勞動社會化：達到這一階段之後，還是繼續他的前程，然而這個前程却被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所阻擋住了。要消滅這個阻擋發展的障礙，已不是剝奪那些經營小生產的私有的勞作者，而是要剝奪那些剝削許多勞動者的資本家，才能奏效，根據唯物辯證法所做的關於資本主義發展趨勢之理論的研究，指示出這樣一點重要的結論來：就是在資本主義發展本身中，種着克服或消滅牠自己（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底根苗；這個克服底實現，就是剝奪剝奪者和無產階級獨裁。

現在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和確認無產階級獨裁之不可避免的時候，他有不注意到資本主義底質量呢？也許馬克思祇注意到牠的數量上的發展，即逐漸的、平順的、不間斷的運動，而完全丟開牠的特殊的質量，以為這種數量的發展不會轉變到另一種質量。用辯證的邏輯作為研究繩準的馬克思，是完全與黑格爾持同一的見地，認為就質量底本質而言，質量是首要的。黑格爾說：

「從數量與質量底比較上可以看出，質量在本質上是首要的。沒有事物本身底變化，質量自身中還是包含着存在底變化性，而這個存在的定性就是這個質量。質

的定性是與存在一致的。牠不越出此存在底界限以外，但同時却也關繫在這界限之內，牠是存在之直接的限定性。所以爲存在之直接的限定性的質量，是首要的，牠應該當作地基』（邏輯科學卷一，第二八頁）。

馬克思從資本主義之質量方面、從牠的各種特殊的規律性底總合出發，以研究資本主義運動底進程。研究所得的結論，是說資本主義發展底特殊的規律性，引導資本主義自身於死滅之道路，而必然要建立起無產階級之獨裁政權。無產階級運用牠自己的這一獨裁政權，進行消滅階級社會一切特徵底殘餘，建設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今日的蘇聯，就已在實現這樣的一種社會。如果拋棄了資本主義體系底質量而企圖認識這一體系，這樣是不會了解事物——此處即指資本主義體系——之本身的。

機械論的經濟學家，想丟開資本主義之特殊的質量以了解資本主義，他們正與機械論的自然科學家毫無二致；後者企圖覺得一種無質量的物質，結果他們所了解的，是空虛的、抽象的物質；而此種抽象的物質，與實際上存在着的具體的物質有根本區別，因爲後者是我們感官上感覺牠的存在；而前者——空洞的抽象物質則否。普魯東（Proudhon）

on) 就是這樣的經濟學家。他企圖撇開質量來認識資本主義，他沒有從資本主義之特具的規律性上去研究資本主義。莫怪他的認識資本主義的嘗試，結果變成簡單的資本主義之道德化了。舉例說，普魯東曾在資本主義之外尋覓一個總合的表現以調和資本主義之矛盾。在這些矛盾之中，例如壟斷和競爭，他覺得把牠們當作經濟的範疇是很有價值的，但是在實際上牠們是有害的、破壞的。普氏對於資本主義內在的對立性，也是在聯合這些對立性的質量的統一性之外去理解的，馬克思就揭穿了這種理解底折衷主義 (Ecclesiasticism) 性。馬氏說：

「請把眼光射到實際生活上去吧。在現代社會底經濟生活中，你不僅可以看到競爭和壟斷，並且還可以找出牠們的總合；而這種總合不是公式而是運動。壟斷產生競爭，競爭也產生壟斷；但是把這兩種對立原素均衡起來，還是不能消除現狀底困難，像資產階級底經濟學家所希冀那樣。相反的，其結果祇會使現狀更加困難，更加混亂。這樣看來，如果你變更了現社會經濟關係所站的基礎，消滅了現社會的生產方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編者），這樣你不但同時就消滅了競爭、壟斷

和牠們的矛盾，並且也消滅了牠們的一致，牠們的運動——後者是實際上使競爭和壟斷均衡的』（見致安能可夫書）。

資本主義底矛盾，是一定質量底體系（或制度）之矛盾。普魯東一遇到了這樣的矛盾——如競爭與壟斷的矛盾，他就想藉總合的抽象法來剷除這個「害物」。普魯東抹煞了資本主義之一切特徵，而代之以資本主義之『生產的個別性（Individuality）』（即為各個人所私有之意）。馬克思反對普魯東底見解，他指示說，資本主義不僅是一個對立體，並且還是對立底一致。這個一致，是表現於有一定質量的生產結構。馬克思以辯證法的眼光去了解對立底一致，他不把牠當作抽象體，而把牠當作實際底過程來了解。祇有了了解了這個實際過程，吾人乃有用主觀力量去影響這個過程的可能；也祇有了了解了牠，吾人乃有把革命的力量使用得完全適合於實際過程之有規律的趨勢的可能。對立底一致這種運動，是客觀世界底一種規律，同時也是反映客觀世界的認識底規律。辯證唯物論底哲學，是用唯物觀陶冶過的黑格爾的辯證法；牠就是反映發展着的現實世界的思唯法則之理論。因此牠同時也是論存在的理論，因為存在與思唯底法則，是兩行法則

牠們在實質上是同一的，而在形式上是各異的；因為人類的頭腦可以自覺地應用牠們，而在自然界中，（在人類歷史中，現在大半亦復如是），牠們是取外表的必然性底形態，藉為數無窮的許多類似的偶然現象，不自覺地來表現牠們的作用」（見恩格斯著：論費爾巴赫第五八頁）。

有些哲學的「取消派」(Liquidator)，以為把哲學化為論思唯法則的學說，就是取消哲學。很明顯的，這些哲學的取消派，是把自己的觀念當作恩格斯底觀念；而實際上恩格斯並沒有取消哲學的意思。恩格斯、和他以後的普列漢諾夫（註），認為論思唯法則的學說、即辯證法的認識論，是包含最廣的哲學理論，普列漢諾夫說：「假使我們接受恩格斯的限制哲學領域為思唯與思唯法則之領域，那末就是這一領域，也是十分廣闊和十分可以玩味的。我們可以用「馬克思主義之哲學基礎」這一名稱來表示這一思唯與思唯法則之領域。思唯與思唯法則之理論，是以一般和總合的自然觀和人生觀為先決條件的……」。

（註）普列漢諾夫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之鼻祖。十九世紀末葉，曾為革命的勞動解放社之首領。俄國社會民主工

黨第二次大會（一九〇三年）以前爲多數派，其後經過一時的動搖，終於投入少數派（孟塞維克）的彙中去了。最後乃成爲第二國際底領袖之一。

現實即對立底一致，牠是按照辯證律發展着的一個過程。理論的認識，反映着這個過程，反映着現實底運動，亦即反映着矛盾的存在。辯證法的哲學，不是閉塞的和抽象的體系，而是論認識現實的學說。這種學說是在說明「諸對立物如何能够統一；在那些條件之下牠們才能統一，才能由一個轉變爲別一個；爲什麼人底理知，不應當把這些對立物看作死的、停滯的東西，而要看作活的、有條件的、變動的、和一個轉變到別一個的東西」等等問題（見伊利契著，黑格爾邏輯學撮要）。這樣去了解的哲學，才是科學認識的邏輯；而科學認識底存在，乃決定了哲學——論認識的學說，思唯法則底理論——之必要。

辯證法的哲學，既是在思唯之歷史發展過程中構成起來的認識論，牠一建立在唯物論底基礎上，便成爲無產階級之精神的武器。把這種武器拿在手上，無產階級不但能够正確地認識世界，而且能夠在實際上改造世界：把世界從必然性底領域變成自由的領

域。

黑格爾與辯證法

一四四

第二章 理論與實踐底一致

馬克思在對費爾巴赫以前（費爾巴赫亦包括在內）的唯物論底估量中，曾經指出這種唯物論底缺點，是在於牠的直覺的了解實際。牠僅僅把實際看作直覺之對象，而不從人類活動底具體形式上、不從實踐底形式上去了解實際。費着巴赫認為祇有理論的活動，才是真正的活動；而對於實際的活動，認為根本不值得去注意牠。費爾巴赫對於實踐抱這樣的態度，馬克思視為這是費氏不了解「革命的、實踐上批判的活動」底原因所在。照馬克思底意見，認識底行動方面，曾為唯心論所發揮，但是牠只是抽象地發揮牠；因為唯心論是一般地不承認具體行動之真實的、切實表現。實際上，黑格爾曾經反對過空洞不切實際的議論，而指出了認識之行動方面；而這個行動方面，經過了他的辯證法的思唯，就馬上在他的哲學中表現着明顯的唯物色彩。不切實際的知識底敵人黑格爾，竭力地打擊着空洞的抽象觀念，他斥此種知識為毫無實果的知識。康德底批評哲學，

便犯了這個毛病。黑格爾說：

「完滿的知識，乃世界上實現着的真理之有意識的發展；與自然的調和，是寓於意識底本性之中的。知識不應脫離現實世界，而陷於空幻的抽象領域中；相反的，牠應當領悟自然底全部內容，而使這內容受自己（指知識——編者）的支配。平常人們往往這樣想，以為我們不能深入於自然界事物（意即深切地認識事物之實質——編者），這些事物都完全是自己存在的。但是當我們實踐地處置事物時，就立刻覺得上面這個說法是不合事實的。我們相信，所有這些事物，都可以由我們來支配和統制……批評哲學則確定地說，我們不能認知自然界底事物。對於這種說法，他們應當加駁斥；因為一般的動物都要比持這種觀點的玄學家（即形而上學家——編者）聰敏些：動物倒能夠認知牠們感覺所及的事物呢」（見自然界哲學第
二九頁）。

這樣看來，知識應該支配或統制世界！而玄學家們却在知識與事物界之間，掘起了一道鴻溝；這在黑格爾看來，簡直比動物還愚蠢！哲學的思維不應離實踐而獨立，牠應

當把理論與實踐融和在一起，去對付自然。

黑格爾在說明理論思維的問題時，他可指出說，理論的思維在實質上是不可避免地要聯系到實踐的效果上去的。理論的思維，一開始就有牠的實踐的根據。黑格爾認為行動是產生知識之根源，而知識在最初的階段上，就已經應與行動融和起來。在黑格爾底意見，認為從歷史上說，知識乃由實踐的需要所引起的；關於事情本身底經驗，構成真實的知識。這樣，黑氏已相當地表示了實踐為真理之標準的見解。然而，黑氏底唯心論，雖然全部貫徹着辯證法的思想，終於不能產生一個理論與實踐底綜合；這一綜合的思想系統，祇有在辯證唯物論底哲學中才有可能。

馬克思曾以不可超越的力量和科學的貫徹精神，給了這樣一個綜合觀。在馬恩文存中，有下面一段話可以證明這一點：

「我們要同德意志哲學（指德古典哲學——編者）處於完全相反的地位；德意志哲學是從天上落到地下來的；而我們却要把哲學從地下升到天上去。這就是說，我們不從這樣的觀點出發：以為人們說話、默想、推理等等，是從思想上、默想上

、推理上的人們而達於實體的人們。我們要從實體的、行動的人出發，要從他們的實體的生活過程中，看出這個生活過程底思想上的反映及此反映之發展。人種頭腦中，迷雾般的籠統觀念，也是他們的物質的、經驗上所確定的、和各種物質條件所決定的生活過程之必然的產物」。

這樣看來，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創造唯物論的宇宙觀底最初時期中，已經揭示了所謂獨立的思想、道德、宗教、玄學以及其他各種思想形式之虛偽的浮面性；他們發展了唯物的歷史觀。依照這種歷史觀來說，「祇有人們，發展着他們自己的物質生產和自己的物質關係；祇有在他們的這種行動中，人們就變更了他們的思想底產物」。馬、恩兩氏把人底行動，拿來當作思想創造力底標準；這種思想的創造力，祇有在這種行動中，才得到實際的、唯物的表現與說明。爲要闡明歷史底真理，就必不可求教於玄學的教義（因爲這些教義自身也需乎說明的），而必須訴諸於歷史的實踐；後者首先就表現於人類底生產活動，而此種生產的活動，對於各種形式的思想創造力，都是有影響的。一旦表現了這種行動的生活過程，歷史便不成其爲許許多多死的事實底湊合體，像一切

狹隘的經驗派所想像那般；同時，歷史也不成其爲許多抽象的主體之想像的行動總和，像唯心論者所認定那般。」（見馬、恩文存卷一，第十六頁）。

行動的生活過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費爾巴赫及其對感覺世界之觀點的出發點；因爲費爾巴赫所了解的感覺世界，祇是直覺所得的那個形式，而抹煞了牠的行動方面。費爾巴赫所持的直覺觀，把現實之具體的歷史的內容閹割了去，而使牠變成了千古長存的、永遠等於牠自身的事物。費爾巴赫之直覺的唯物論，其所產生的結論，必然是與革命的實踐相分歧。革命，即實踐的激變，在直覺的唯物論看來，是不可達到的，因爲直覺的唯物論不能夠了解現實的、行動的人類，牠祇是在感覺上承認單個的人底存在。

「因此，他（指費爾巴赫——編者）永遠不能把感覺的世界，看作總合的、活的、由許許多多個體組成的一種活動；而祇把牠看成屍體般的一堆東西。而在科學共產主義的唯物者看來，認爲人類本身是改造社會和自然條件的一種活的行動的集合體」（見馬、恩文存卷一）。

馬克思底歷史觀，就是唯物辯證法對於歷史的應用；牠從人類底行動過程出發，指示出歷史發展底彈機，是在於實踐的革命。這就是說，將歷史的理論與歷史的實踐聯繫起來。「這種歷史觀與唯心論的歷史觀不同點，就在牠不是從某種範圍上去解釋每一個時代，牠是經常地以客觀的現實為根據，牠從觀念上去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的實踐上去說明觀念的形態。因此，牠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一切的意識形態與意識產物，不能用精神上的批判、不能靠什麼『自覺』陶冶來消滅，而祇有靠實在的社會關係之實踐的轉變，才能改變由此社會關係所產生的意識形態與意識產物。歷史的原動力，不是批判，而是革命。同時，使宗教、哲學、和一切其他理論改變的原動力，也就是同一的革命，而不是批判」。（見同書卷一，第二二七頁）。

正因為歷史發展底唯物觀，是從唯物物的實踐來說明觀念形態，所以這種歷史觀，就得出實踐的革命是改造世界之唯一的手段這個結論來。馬克思曾批判到把人類看作環境和教育底產物的那種學說，他的用意是在批判把理論當作獨立的、自足的東西，而忽略了實踐，忽略了現實底行動方面；這樣的觀點，必然要走到宿命論底觀點上去。

固然，人是環境底產物，但是人自己會改變這種環境，創造這種環境。所以我們的認識，不應僅限於環境之理論的研究，因為僅僅這樣的研究，可以產生出肯定現狀爲合理的觀念來。我們的認識，應該把現實之理論的研究，與一定的實踐的指示聯結起來。因爲環境固然改造着人類，可是人類也改造着環境。梅林說得對，他說馬克思底目的是在把唯物論轉變成爲行動的、革命的、辯證唯物論，把牠變成能夠把資產階級社會改造成爲社會化的人類的思想武器。當馬克思把辯證唯物論應用於資本主義底研究時，他發見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底客觀發展所產生出來的主觀的實踐力量。這個階級底歷史使命，是在消滅資本主義底矛盾，而把牠改變成爲事實上的社會化的人類。「今日以前所發生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底運動，是以少數人底利益爲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底運動，以極大多數爲利益的極大多數人底運動」（見共產主義宣言）。

徹底的革命，有需乎理論，但是理論祇有被羣衆所領悟的時候，才能發生改造現實的力量；因爲祇有批判底武器一種是不夠的。革命還必須要有武器底批判。「物質的力量，祇能用物質的力量才能打破牠，而祇是當理論爲羣衆所領悟的時候，牠才變成物質

底力量」(見馬克思著：黑格爾法權哲學批判導言)。

當理論深入到客觀事物底根源上去的時候，即當理論是反映客現規律的時候，牠才成爲物質的力量。以客觀的現實爲根據去改變這個現實，就是無產階級底辯證法的理論與一切以前的哲學系統之區別點。辯證唯物論以前的一切哲學系統，即使也有改造社會的企圖，可是牠們的企圖是脫離現實發展底規律而憑空想像的。「以前的社會主義，雖然也批判到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及其結果，但是牠不會能夠說明這種生產方法，因此也就不能對付牠。牠的解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完全要不得的。所以牠愈是用力地反對在這種不可避免的生產方法之下所存在的工人階級底剝削，牠却愈不能夠明白地解釋此種剝削何在與爲何發生」(見恩格斯著，由烏托邦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第二頁)。

如果不知道剝削底客觀根源，反對剝削的呼號便不會發生絲毫力量；因爲既不知剝削底根源何在，剷除這種根源的手段或方法，也就不得而知。唯物的辯證法應用到資本主義底分解上來，就揭示了這一剝削底客觀的淵源，同時牠又指出無產階級是能夠剷除

這種剝削的一種歷史的力量。馬克思發見了剩餘價值是剝削底一種歷史形式。他這一個偉大的發見，把反對剝削的鬥爭變爲有力量的、計劃化的運動了。

恩格斯關於這一點，說過下面這一段話：

「未償勞動底佔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基本形式，亦即此種生產方法所特有的勞動力剝削底基本形式；即使資本家按照完滿的價值——即勞動力當作商品在市場上所值的價值——購買了勞動力，那時他從勞動力中所擷取的，還是比購買牠時所償付的要大些；這種剩餘價值，便是有產階級手中所經常地積疊起來的財富之來源。上述各點，都早已證實了的。這樣就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產生，同樣也說明了資本自身之生產」（見恩格斯著，從烏托邦社會主義到科學……第二〇頁）。

馬克思發見剩餘價值爲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基本形式，爲此生產方法所特有的勞動力剝削底基本形式。他的這一個發見，正是依據唯物辯證法而達到的；因爲祇有唯物辯證法，是唯一正確的歷史的思維方法。這種思維是在歷史現實底特殊規律性上反映

着歷史的現實。馬克思揭發了剝削工人階級底這一個根源，指示了產生這個根源底歷史條件，他同時又指示出消滅牠的道路，就是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革命。由此看來，馬克思並不以資本問題與剝削問題之理論的分解爲限，他的理論是不可避免地要與實踐發生有機的聯系；而這種實踐，根據着已經認識的規律性而動作的實踐，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與無產階級獨裁（專政）底實踐。

辯證唯物論底哲學，是現實在觀念上的反映，這些觀念不是與實踐不相容的，牠們的作用亦不以此反映爲限。牠們表現着社會經濟運動底進程，而覺醒極廣大的羣衆去行動。這般羣衆，在他們革命的改造運動中，是依據這些觀念中所反映的經濟必然性來行動的。普列漢諾夫說得好，「現在社會主義者知道「理想」是物質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他們已不再相信烏托邦底神幻力了。今後人們將不再作照烏托邦所指示他們的辦法去行動，而是要依照嚴格的經濟必然性所逼迫他們幹的辦法來行動了」（見普氏論威納等夫斯基）。

馬克思根據着階級鬥爭這一個歷史底彈簧（推動機）之歷史的辯證律，他看出了無

產階級之世界的、歷史的解放任務。嚴格的經濟必然性，指示出消滅資本主義的剝削，是完成這一個偉大的歷史任務底唯一手段。有人反對馬克思，說他肯定無產階級有全世界的、歷史的任務，這無異於把無產階級奉為神聖！馬克思嘗以譏笑的態度對付這種「批判」。他指出正是歷史的辯證律決定了無產階級底這種任務，而社會經濟發展之鐵一般的規律，保證着他的不可避免的勝利。

無產階級革命之絕對的命諭，不是幻想的道德的教條，而是產生於現實的、要無產階級去執行的命諭；因為無產階級底生活條件，使他必然能夠接受並執行此種命諭。在資本主義之下，牠處於非人的境遇，牠用革命的自己解放底行動，來消滅這種非人的境遇，而這種革命的解放行動，恰恰是由鐵一般的經濟的必然性來決定的。

馬克思在神聖的家族上說過這麼一段話：

「無產階級能夠，而且應該解放他自己，因為他是全體人類之實踐的代表，因為他的生活條件是現代社會一切非人的生活條件之總合，因為無產階級在現代社會中失去了做人的資格……貧乏是不可避免的，貧乏是必然性之實際的表現。這種貧

乏性，直接地逼迫着無產階級起來破壞這個非人的境遇。但是無產階級不消除他自己現存的生活條件，就不能解放他自己。他不剷除現代社會之一切非人的生活條件（這些生活條件底總和，也就表現於無產階級底地位），他就不能消除他自己現存的生活條件。問題並不在這個或那個無產者，或甚至無產階級全體，在某一個時候自己確定了某種目的。重要點是在究竟什麼是無產階級，和因此歷史逼迫他幹些什麼。無產階級底目的和他的歷史作用，是由他的生活地位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底全部組織，早已確定了的」。

馬克思用唯物的辯證法，從資產階級社會的本身組織中，演繹出無產階級底解放來。以唯物辯證法為基礎的歷史發展論，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也就是打破資本主義羈絆的極偉大的實際戰鬥底理論。

由物質生活底生產方法來決定社會、政治、和精確的生活，這一個定理，開展起來就成為革命實踐底銳利的武器物質生產力——生產過程之基礎——之歷史的動力，經過社會革命而開展起來。當生產力碰到了障礙的時候，這種社會革命，就能保證生產力之

繼續向前進展。物質生產力底發展，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時，就開始與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後者雖是生產力發展底形式，但在這個時候牠已變成生產力發展底桎梏了。這樣，就開始了社會革命底時期，這種革命是來解決這個矛盾的。爲此馬克思使稱革命爲歷史底車頭，因爲祇有牠是使生產力向前進展的有力的工具，亦就是使社會發展之首要的基礎向前進展的有力的武器。資產階級的社會，到現在已成爲生產力發展之障礙，這個障礙是由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革命來掃除的。因此，社會主義革命，就成爲生產力加強發展底原動力了。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生產過程之最後的矛盾形式。這裏所謂矛盾，並不是指個人與個人間的矛盾，而是從許多個人與社會生活中生長出來的矛盾。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底胎胞中發展着的生產力，同時又造成了消滅這個矛盾的物質條件。

無產階級革命底任務，是在根本改造社會組織，而把社會移到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去，這種革命，就牠的實質上講，是一切以前的資產階級革命截然不同的。一切已往的資產階級革命，牠的任務祇是在把政權從一個剝削的私有階級掌握，轉移到另一個新興的

剝削的私有階級；從一種階級矛盾底形式，轉變為另一種階級矛盾底形式。這種革命顯然地表現着牠的不徹底性；因為牠不能創造出一個真正自由平等的人類社會，而仍是一個階級對壘日益緊張的社會，建築在人剝削人的關係上的社會。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西歐各國的革命，就是這樣一種東西。反之，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革命，在實質上完全與這種革命不同：牠的歷史任務，是在澈底消滅私有制與剝削制，根本剷除階級矛盾底存在。牠的積極任務，是在經過無產階級獨裁而創造一個無階級的、平等的勞動社會——即社會主義的社會，直至共產主義的社會。

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從理論上指示出無產階級革命之實踐的道路。這種宇宙觀，是要探究此革命之勝利的條件。所謂唯物辯證法和辯證唯物論這一種理論，本身從歷史發展底實踐中形成和生長出來，同時就是這種實踐底指導。唯其如是，所以這種理論是與革命底實踐打成一片。祇有理論與實踐底一致，社會主義革命才有勝利底可能。這是馬克思主義底理論與一切資產階級的理論不同的根本實質。

第三章 抽象與具體

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一切真理都是具體的。然而馬克思常常應用抽象方法，來設想一切具體的複雜的現實，而從可見的現象中，揭露牠的內在的實質。因此，抽象法不是常常沒有結果的，牠不常常是空談。祇有當牠是形式化的時候，牠才真正成爲空洞與無用。因爲形式的抽象法，所討論的祇是一般，而拋棄特殊的、單個的和個別的複雜性。這樣的抽象法是形式邏輯底產物，牠抹煞了現實底一切複雜的、特殊的具體現象，而專注於空洞不切實際的一般性，用這樣的抽象法所得到的結果，是一幅玄幻而無色彩的畫圖。

馬克思用各種抽象的範疇，來說明資本主義現實底具體現象；這些抽象範疇一直貫通到資本主義現實之最深淵的基礎，而揭露了牠的蘊藏不可見的內幕實質。馬克思底經濟學就是應用抽象法來說明現實資本主義之經典式的標本。馬氏經濟學底基本範疇價值

，就是一個抽象的範疇；這個範疇聯結着資本主義社會底一切範疇：資本，剩餘價值，利息，地租等等；而這種種範疇底總和，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結晶，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底實質。自然，資本主義底生產關係和牠的經濟組織，是有牠的一定的物質生產力做基礎，可是這個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物質生產力，產生資本主義的一切生產關係；後者就在上述各種具體的範疇上表現出來。

馬氏經濟學中的抽象的範疇，是反映着爲資本主義社會外表所遮蓋的內部的實質。這種實質，例如剩餘價值，就是資本主義剝削底基本神筋。很自然的，這樣的抽象經濟學，揭露了資本主義神秘外衣所遮蓋着的剝削底社會關係，暴露了資本主義生產底深刻的矛盾性。資本主義的經濟思想家，不但用各種方法攻擊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而且有的甚至根本否認馬氏經濟學之爲經濟學。因爲馬氏的經濟學說，最透澈地暴露了資本主義底黑幕，揭穿了牠一切的拜物教性的神秘而幕。馬克思本人認爲資產階級思想家對於他的經濟學說取這樣的仇視態度，這正是他的經濟學說底特殊性使然。這一特殊性就是他底揭發了剩餘價值之生產，即工人階級之剝削，爲資本主義經濟之基礎。這樣的科學的

探討，自然要激起代表這一制度（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底仇視。

資本主義底經濟思想，用經驗主義的經濟學來與馬克思底抽象經濟學相對抗。這種經驗主義的經濟思想，始終不能越出人目所及的事實範圍之外，可是因為資本主義底經濟結構，被商品拜物教底迷網籠罩着，所以經驗主義的研究就無法去認識牠的內幕實質。經驗主義的經濟學目光所及的，祇是資本主義的外表形態，牠把商品拜物教這一類的外表迷網，當作資本主義系體之真正的實質。馬克思絕對不是這樣庸俗的經驗主義者，他用抽象的思維方法，深入於這一迷網底內幕，並指示出經驗主義的經濟學說之無科學根據，因為經驗主義者牢不可破地堅持着資本主義體系底外表，牠的任務是在辯明此制度之爲正當與合理。

經驗主義的研究，不能超越於現象底表面之外，在資本主義底思想家看來，這是最適當的一種研究方法；因為這些思想家自願地、有意地拿事物之浮面的外表形象，來遮蓋用抽象思維法所得出來的資本主義底經濟法則，而這種法則所指示出來的資本主義系體之必歸死滅，恰恰是這些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所最怕談的一點。從辯證邏輯底基礎上生

長出來的抽象法，並不以分析資本主義底外表形象爲限；牠主要的是在於揭露資本主義之隱藏的規律性。由這種規律性來說明各種的外表形象，並且無情地打破了庸俗思想家所認爲真實的各種毫無根據的幻想。馬克思底抽象的思維，撕開了蒙蔽着資本主義之具體內容的面幕；指示出在牠的各種神秘的範疇後面，藏着各種社會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在表面上取事物底形態，如價值，利潤，工資，地租等等。這就所謂人與人的生產關係底物化。因爲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以及一切商品的私產社會）裏，人與人的關係，是在事物身上表現出來的，並且也不會有別的表现方法。

馬克思用他的辯證的思維和表現這種思維的各種抽象範疇，發現了價值底形式，即商品資本主義系體中的特殊的勞動形式。古典派的經濟學沒有能夠用他們的抽象的、分析的思維來發見這種價值形式。庸俗的經濟學派更不用說，他們一味崇拜物，就是說他們祇把目光注視在資本主義底外表膜上，以爲這就是資本主義之真正的實質。講到揭露這種價值形式的時候，馬克思着重地指出了抽象法之巨大的作用；他說這種方法，是分析經濟形式的「顯微鏡」和「化學試驗法」。這句話的意義，是非常深刻的。馬克思

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說：

『價值形式（牠的最後的一種，便是貨幣形式）是極無內容而極簡單的。然而人類的精神，用了多年的時間企圖發見牠，而沒有得到成功。不過從另一方面講，可以說牠已經能够分析到比較更有內容的形式了。爲什麼這樣的？因爲研究成長的有機體，比研究組成此有機體的細胞容易些。而且，在分析經濟形式的時候，既不能用顯微鏡，又不能用化學試驗法；所以抽象法底力量，就應當代替顯微鏡與化學試驗二者。可是就資產階級社會而言，牠的經濟的細胞形式，就是勞動生產品底商品形式、或商品底價值形式。』

代替顯微鏡的抽象法，使馬克思能够把握住資本主義現實底具體內容，而完滿地說明牠的各種複雜的表現。這種複雜的表现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中，都集中在價值形式底周圍。把交換價值看作勞動底社會形式之物化的表現，這種認識把一切以前關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底概念都推翻了；因爲過去一切關於資本主義的概念，都沒有超越牠的外表形象。馬克思以前的經濟學家，曾竭其全力於貨幣問題之解決；但是他們的努力所得到的

結果，不外乎確定貨幣也是商品這一個結論；而這個結論，却完全沒有講到貨幣底本質。馬克思之揭發出貨幣這一個範疇，不是由於對事物外表之經驗主義的信仰，而是由於他的抽象的思維；這樣的思維，在這一範疇底外表形象之內，揭露出了人與人的生產關係。

柏恩斯坦曾經企圖破壞馬克思底價值律，而稱之為抽象律。當時盧森堡反對柏氏的意見；牠說這確實是抽象的東西；然而牠却並不是想像的，而是實在的社會生活底抽象。馬氏底抽象思維，很公正地指示出貨幣這一個範疇，是抽象的人類勞動之最高形式。牠是資本主義各種經濟範疇底基本模型；而這些範疇，從重商主義者起直到古典派止，向來就是神秘玄幻的東西。因為這般經濟學家，始終沒有揭發出像貨幣這類範疇底真正實質。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所能夠的，至多祇是預覺到貨幣範疇之真正的實質，而馬克思底抽象的思維，把這一範疇從預覺界轉移到不可征服的、歷史的和邏輯的自覺領域中去了。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中馬氏又說：

「我們知道，貨幣形式祇是其他一切商品間的關係在一種商品上的反映。所以

貨幣商品，對於那從現成形式出發而後再去分析牠的人說，是一種發現。交換過程把商品轉變為貨幣，可是牠沒有賦予商品以價值，而祇賦予牠一種特殊的價值形式。這兩種定義底混合，結果產生這樣一種觀念，以為金與銀底價值是想像中的價值。因為我們認定為着某幾種目的，貨幣是可以由簡單的符號來代替的，於是就發生另一種錯誤，即把貨幣完全當作符號看待；固然在另一方面講，這裏已經有了預覺：認為貨幣的物體形式，對於自身說是一種外表東西，牠祇是在牠內部所隱藏着的人類關係之體現形式。』

馬氏以前的經濟學家，努力想深深地揭發出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奧妙，可是結果他們終衝不破這個社會底外表膜，而深入到牠的內部的實質中去。祇有馬克思用他的抽象的思維，衝開這層外膜，而在很模糊，很難猜測的各種範疇（例如貨幣）中，看出了人與入底各種社會關係。

我們如果拿馬克思的抽象法與古典派經濟學底抽象思維作一比較，那末就會特別表顯出前者底認識性來。古典派經濟學也應用過抽象法，馬克思稱他們所用的抽象法為分

析的抽象法。古典派底抽象的分析，從一般中排除了特殊，這就決定了牠對於資本主義底具體的複雜現象之缺乏認識能力。古典派的主要代表李嘉圖（D. Ricardo）底抽象思唯，他的抽象方法，不但沒有能够說明資本主義系體底具體的複雜現象，而且實質上企圖消除這種具體的複雜性而將牠化成一個同一的形式。古典派經濟學將商品價值化成勞動時間（意思是說價值即勞動時間），而企圖從這一個價值底定義，直接演繹出資本主義經濟底一切範疇來，而不管這種勞動時間底表現形式如何。但是我們知道，就勞動時間底自然形態而言，牠是受自然律支配的東西；這種自然律，與那使牠劇烈變態的、一定的、社會的勞動組織（這組織就是資本主義系體），不是一樣性質的，古典派經濟學『所留意的，不是從淵源上出發去發展各種形式，而是用分析底方法把這些形式化成一樣的東西……但是分析是從淵源上去認識發展底實際過程的一個必要的前提。古典派經濟學歸根結局終究落到了錯誤底陷阱中去，牠不會把資本底基本形式、把以掠奪他人勞動爲目的的生產，看作社會生產之歷史的形式，而把牠看作牠的自然形式。然而古典派經濟學用牠的分析法，自己却替這種社會生產觀底剷除，開闢了大道』（見剩餘價值論

卷三，德文版第三八八頁。

古典派經濟學拿勞動來解釋價值底實質，而拿勞動時間來作爲價值大小底尺度；但是牠利用着抽象分析的思唯法，却並沒有注意到價值底形式，即沒有注意到勞動之特殊的社會形式。牠把價值底分析，只限於價值底實質或內容，而完全脫離了牠的形式。這就是說，古典派只限於勞動消費律底說明，而他們所了解的勞動消費律，還是與牠在這社會中的具體表現不相關的。這樣一來，古典派經濟學就作繭自縛，不能了解資本主義經濟底特殊性；而資本主義的經濟，恰正在這種價值形式上，得到牠的完滿的表現。

物品生產中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在其自然形態上講，是受自然律調節的；因此牠不能概括牠自己在各個不同的社會制度中的各種歷史的表現形式。資本主義的制度是歷史上的一種過渡的勞動組織。這種勞動組織底特徵之一，就是人與人的勞動關係，表現於物之關係之上。

「人們把各種不同的工作，當作同一人類勞動來比較；這種比較是表現於他們的各種生產品當作同一價值來相互比較。這樣，人的關係，就被物體的形式所遮蓋

了。爲着要把生產品當作商品來互相比較，人們就不得不把各種不同的勞動形態化成抽象的人類勞動。人們雖不自知，可是當他們把物質的事物化成抽象物——價值——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是這樣做了。這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又是不自覺的、本能上的人們頭腦底行動，這種行動是不可避免地由他們的物質生產和生產關係底特殊性所引起的。第一，他們的關係事實上存在着。第二，既然他們都是人，他們的關係是以他們自身間的關係而存在着。這種關係爲着他們而存在的方法，或是牠在他們頭腦中所反映着的那個方法，是從這種關係本身的性質中產生出來的。後來，他們就用科學深入到自己的社會生產品底內幕中去，因爲把事物解作價值，事物本身還是像語言一樣的是他們的產物。至於講到價值底大小，各人自願自做出來的、但同時又是各方面相互依賴（因爲他們都是自然分工中的成員）着做成功的私人作品，都經常地等於社會的相對尺度……，即爲他們的生產品底生產所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見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

一切社會體系底出發點，都是社會生產，社會勞動。但是在商品資本主義的社會裏

，人的關係被事物的形式所隱蓋，因此爲價值之內容的勞動時間，對於揭露這社會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即在物體外膜遮蓋下的特殊的勞動分工，是已經不夠的了。勞動生產品之成爲價值，祇有在這樣的一種社會裏：在那種社會裏，勞動生產品是各管各生產出來的獨立私人作品。

『這些私人作品底社會關係，是取事物底形態存在着，如果他們是社會分工底成員而因此他們用自己的生產品來滿足各種不同的需要的話。這種私人作品之事物的社會關係，祇存在於可能性中，而當這些勞動生產品互相交換的時候，這一可能性就變成實際的事實。所以私人勞動生產品之具有社會形式，祇是當牠採取價值形式的時候，也就是說祇是當牠採取與別種勞動生產品交換的形式的時候』。（見資本論卷一，第六六七頁）。

價值形式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底了解，有決定的意義，因爲牠與資本主義之特殊的生產組織不可分裂地聯繫着，同時牠也就是這種生產組織底表現者。祇有在商品社會中，社會的聯系才採取物體的形式；在這種社會中，社會勞動底聯系，是採取個別的勞動生

產品之私人交換底形態而存在着。古典派的經濟學，不能深刻地揭露出這一系體底隱秘的內幕，因為牠的抽象法，祇能描寫出此系體底形象，而完全忽略了牠的社會組織之特殊的形式。

古典派經濟學很顯明地現表着牠的脫離現實的抽象思維，表現着牠抹煞現實之具體的複雜性的抽象思維。馬克思所做的關於古典派經濟學和牠的抽象方法的估計，對於了解此派經濟學和確定牠的機械論的思維方式，是有異常重大的方法論上的意義。正因為該派所應用的是機械的思維方法，所以牠就沒有辦法對事物作歷史的了解。馬氏在其剩餘價值論卷三第三八八頁上說：

「古典派經濟學企圖用分析的方法，證明各種不同的財富形式內容的一致，而剝去了牠們的形式。這派經濟學想丟開複雜的表現形式而去了解內部的聯系。因此牠就把地租化成超利潤；由於這樣的觀察，地租就不成其為特殊的、獨立的形式或範疇……。同樣古典派又撕去了利息底獨立的形式，而說利息只是利潤底一部分這樣下去，牠就把收入底一切形式和一切獨立的、非工人所獲得的一部分商品價值的

那些收入形式與名稱，都化成爲同一種利潤底形式了。但是後者可以化成爲剩餘價值，因爲全部商品底價值都可以化成勞動的；在這商品中所包含的已償勞動量，構成爲工資，因此，超過這以上的未償勞動量，就成爲各種名稱不同的，爲資本所佔取的剩餘勞動。古典派經濟學在這一分析中，有時遇到了矛盾；牠往往企圖直接地、越過了各種中間的連環而把這一切範疇都當作一樣的東西看，並證明這種不同的形式或範疇底根源，都是同一的。不過這是從牠的分析法中必然產生出來的結論，而我們對牠的批評也正應從這裏開始」（見馬氏著，剩餘價值論卷三）。

黑格爾很正確地指示出來，認識應該成爲向前的運動，應該成爲不同形象底某種發展。古典派的抽象分析，根據商品價值即勞動量底定義爲出發點，就肯定一切由商品價值所劃分出來各種形式的價值（如工資、利息、利潤、地租等等），都是同樣的東西；就是說牠只看到各種不同形式底內部的一致性，而拋去了牠們的表现形式底各異性、特殊性那上面從馬氏剩餘價值論中所摘引的一段話，已經十分透澈地揭開了古典派底這一基本的錯誤觀念，而這一觀念，是從牠的錯誤的抽象分析法中產生出來的。

剩餘價值，即資本家所佔取的工人底未償勞動，在資本家看來，是採取了利潤形式，而這種利潤形式也就是剩餘價值底表現形式，但牠自己却遮暗和蒙蔽了牠自己產生底來源。剩餘價值底來源，就是在生產過程中執行機能的勞動力；由於資本有機成份（即價值的成份，牠表現於不變資本C與可變資本V的比例上）之不同，這種勞動力，在資本數量相等而有機成份不等的諸生產部門中，可以有不同的表現。這種不等地結果，就產生剩餘價值量底不等；資本數額相等而有機成份不等的各個企業中，所產生的剩餘價值量是不相等的。這樣看來，似乎在資本有機成份不相同的各個生產企業中，所產生的利潤量也各不相同。可是，資本主義的實際情形告訴我們，在資本額相等的企業中，縱使牠們的資本有機成份有差別，可早牠們不同的利潤率是趨向於相等的。資本主義經濟之基石——價值律，在表面上似乎與現實相矛盾。然而事實上現實是由此規律之各種各樣的、特殊的、個別的具體的複雜的表現來結合成的。牠並不是這一價值律之直接的體現，因為這一價值律祇是分析性的抽象法則，牠沒有包含一切個別的、特殊的、單個的豐富表現，也就是說，牠並不包括一般中所包容的一切具體的複雜現象。李嘉圖真正

把一般的利潤率當作一種法則。但是他怎樣解釋價值即勞動時間這個定義呢？有機成份不同的等量資本，因為所用的勞動時間底數量不同，似乎牠在這幾個企業中所產生的利潤量也就該跟着所費的勞動時間之不同而不同。要能夠按照某一資本所用的勞動力而獲得相當的利潤，就必須以按照商品價值出賣商品為前提，即以按照商品生產上所消費的勞動時間來出賣商品為前提。但是實際上商品並不按照牠的價值、而是按照由競爭和資本自由流注所造成的生產價格來出賣的。而所謂生產價格，就是生產成本（所消費的一部分 $C+V$ ）加平均利潤（即按照一切生產部門所共同的利潤率得出來的利潤量）之和，而不是商品價值本身。這是很明顯的。

但是李嘉圖雖亦設想到共同的、一般的利潤率（牠確定價值與生產價格底區別），可是他偏偏還是把這二種不同的經濟範疇，看作一樣的東西。等量資本（有機成份不等）產生等量利潤，照理應該使李嘉圖得到價值與生產價格有別的結論，但是他偏不出此，而認為價值本身是受着與勞動時間無關的那種影響所支配的。這樣，李嘉圖底價值論，就與他的共同利潤率論發生明顯的矛盾；這一矛盾李嘉圖始終不能解決，因為他不了

解價值與生產價格之間的區別。

馬克思恰正根據他的價值律解決了共同利潤率底問題，馬氏發見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價值律就取變態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一變態的形式就是生產價格律。生產價格律底發見，就解決了共同利潤或平均利潤底問題。這個生產價格如何形成的呢？

數量等而有機成份不同的諸資本，產生了各不相等的剩餘價值量，因此這幾個資本所代表的企業所獲得的利潤量也就不等。但是資本家這個階級，在諸資本之相互競爭的爭鬥過程中，消滅了某幾個資本家所掠取的、因有機成份之不同而產生的超額剩餘勞動，而強迫這幾個資本家祇許得到平均利潤——即不按商品價值而按牠的生產價格出賣商品所實現的利潤。

生產價格律是價值律底變態，但仍然以價值律為基礎。當商品社會發展到比較高的階段時，當價值律不僅表現着簡單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關係，不僅表現着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關係，並且同時也表現資本家各集團間的相互關係的時候；這個時候，生產價格

就來解決共同利潤率底問題。這種共同利潤率不是從直接的勞動實質上來表現價值率，而是經過生產關係之新的、變態的方式來表現牠的。

祇是從價值底內容上去了解價值，而牠的內容恰恰無關於牠的特殊的體現形式；因此，這個價值就成爲具有機械論特質的抽象物了。價值底奧秘之處，不在牠的內容而在牠的形式。價值形式之爲商品資本主義社會中分工底歷史形式，包括住了這社會中所存在的各種生產關係底全部，而這種生產關係，跟着牠們自身的發展而相當地改變着價值底形式。但是價值底形式，恰恰是李嘉圖底抽象分析的思維中所絕對沒有的；因爲這種思維僅僅咬定了價值即勞動時間這一定義而完全忽略了牠的各種複雜的變態的表現。馬克思會着重地指出古典派經濟學之最大的缺點，就在於牠的忽視價值形式，而由於這一種忽視，牠就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價值形式的各種特殊性，而這些特殊性恰恰是包括了資本主義底一切經濟範疇。確定資本主義系體爲過渡的、歷史的系體的，正是這個價值形式；因此也正是牠揭露了資本主義經濟底辯證律，而在古典派底機械論的思維中，恰恰缺少了這一點。

古典派底抽象的思維是機械論的，所以牠看不見資產階級生產形式底過渡性，而這種生產形式底充分的表現，就在價值底形式上。李嘉圖把各種不同的經濟範疇看作一樣的東西，例如他把利潤與剩餘價值，生產價格與價值都混爲一談；這樣的觀點，在方法論上是由於牠的抽象法底機械論性所決定的。這種機械論性的抽象法，所看見的只有同一而不見區別。

李嘉圖企圖直接用生產品底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來解釋資本主義底一切範疇；其結果是他做了外表形象底俘虜，雖然他也是以作一切經濟範疇之基礎的勞動實質爲出發點，他的成爲外表觀底俘虜，最明顯的就表現在他機械式地把剩餘價值與利潤混爲一談。利潤是變態的剩餘價值底形式。在資本家看來，剩餘價值不是勞動底產物，而是資本底產物，並且不是可變部分的資本底產物，而是全部資本底產物。這是由於工資底拜物性和模糊性所引起的。馬克思在其信札中寫道：

『在我們看來，利潤起初祇是超價值底另一名稱或另一範疇。因爲由於工資底形式，看起來似乎全部勞動都是償付了的，所以同時就似乎覺得勞動底未償部分，

也不是勞動底產物而是資本底產物，並且不是可變部分的資本底產物，而是全部資本底產物了。由於這樣的觀念，超價值就取得了利潤底形式，而彼此間沒有什麼數量上的差別。這就造成了對於超價值底體現形式的模糊觀念」。

剩餘價值，即未償勞動，在資本家底意識中，採取着利潤底形式；由於工資底拜物性，他們就把剩餘價值與利潤看成一物。因為從工資底形態上看，似乎全部勞動都是償付了的，因此就覺得剩餘價值似乎是資本所產生的利潤，換言之，就似乎是資本底產物了。李嘉圖底出發點，是勞動時間爲一切價值形式之直接的來源，可是他把剩餘價值與利潤視爲一物，其結果必然要跑到否定勞動時間、否定他自己的經濟觀念底出發點——勞動——的觀點上去。機械論思維底邏輯本身，必然地要產生這樣的結果。因為牠把形式與實質分裂開來，把一切不同的體現形式，看成一樣的事物。可是現實是形式與實質底一致，這種一致在歷史的形式上表現着現實底本質。李嘉圖底觀點，成了恩格斯下面一段話底最顯著的實例。恩格斯說：「不正確的思維，發展到終點時，必定是不可避免地接着辯證律而要與牠自己的出發點相矛盾」（見恩格斯著，自然界底辯證律，一二一）

頁)。

對立體底一致，是存在與認識一般的法則，牠很顯著地說明了價值這一個範疇。以勞動的內容爲限制而不涉及其形式的價值範疇，是偏面的、脫離這一特殊的存在的，因此在這個範疇中，這一特殊的存在就不能有真正的表現。但是從另一方面講，脫離了內容（即勞動的實質）的形式，也同樣的是抽象的、形式的、與現實底具體內容相矛盾的。

實質與形式底一致，把價值範疇變成爲充滿着具體內容的抽象體。馬克思的價值觀底辯證性，正就在於他造成了形式爲內容底一致。馬氏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中說過：「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價值底實質是勞動。我們又知道價值大小底尺度是勞動時間，現在所留下來的，就是還要分析牠的形式；正是這個形式，賦予價值以交換性」。

形式與實質之一致，勞動實體及其社會歷史形式之一致，使價值律成爲真實的資本主義底運動規律。牠揭破了模糊和蒙蔽資本主義實質之拜物教性的迷網。在商品資本主義系體中勞動底運動所採取的特殊形式，當然不能消除勞動的實質；然而這種實質，在

拜物教式的迷網籠罩之下，爲辯證的思維方法所暴露無餘了。所以馬克思曾警告過勞動脫離牠的五花八門的物體形式的危險，因爲這樣的脫離或分裂一發生，這些複雜的勞動形式就變成無內容的和虛幻的東西了。

勞動之爲價值底實質，是按照一定的需要量而有各種比例的分配，這是一種自然法則；但是勞動底分配（即分工）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改變了牠的形態，這種社會環境賦予此種分工以一定的社會形式。形式與實質底一致是辯證的一致，牠使價值這一個範疇成爲資本主義現實底反映。機械論的思維，將實質與形式分裂開來，就是說將勞動與牠一定的歷史的表現分裂開來。所以機械論的思維，祇能從勞動底自然生理性的表現上去認識社會經濟性的勞動；牠所看到的勞動，祇是在一切歷史時期中都同樣存在着的人類肉體精力底消費。這種思維底特徵，就是忽視質量，而絕對地把認識建築在純數量的了解上。因此牠所了解的勞動，是與後者底歷史形式完全無關的；這樣的了解，要說明各種不同的社會體系中勞動之特殊的體現形式，自然是不夠的。

在商品經濟初期，就有人客觀地觀察社會財富，說社會財富是貨幣所代表的事物；

這樣的了解，與抽象的無分區別的人類勞動底了解，相處尙遠。到手工場制度時代，經濟學家就指主觀的活動爲財富底來源，這種觀點比之前一種，已大有進步。但是把人的活動祇當作生產貨幣的活動來了解，這是很狹窄的了解。到了重農學派（Physiocratic School）時代，就指出農村經濟的勞動（一定的勞動形式）是財富底來源。而且這派所看到的財富，不是取貨幣形式，而是取一般的生產品底形式，這一學派底思想，開了進步到勞動抽象化道路上去的門路。

創造財富的人類活動底抽象概念，首先發生於斯密司（Adam Smith）底學說系統中。斯氏底系統可說是經濟學說發展史中一個極大的進步。抽象勞動底範疇，在斯氏學說系統中，是與一般生產品（即在財富上所實現的物體化的勞動）底概念相連結着的。馬克思曾經提出警告，反對把抽象勞動解作永久不變的關係底表現：因爲在不同的社會形式中，人與人的生產關係也是各異的。馬氏說：

「包羅最廣的抽象體，一般地說，祇是在豐富的具體發展底條件中才會產生。……同時勞動底抽象體，一般地說，就是各種勞動過程底具體的總和之結果。無分

區別的觀察各種一定的勞動形式，這是與一定的社會形式相適合的；在那種社會形式中，各箇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形式變換到另一種勞動形式，而任何一種勞動形式，在他們看來是偶然的、因而是無所區別的。這裏勞動一般的不儀是在範疇上、並且在現實中，都藉一般財富創造而失去了牠與一定的箇體底關係。這一情形，在最新式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裏——在北美合衆國社會裏，達到了最高度的發展。這裏抽象的勞動範疇，這一個現代經濟科學底出發點，首先變成了實際的真理」（見馬氏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中成爲實際真理的那個抽象範疇，這樣就變成了理論的真理——實際及其豐富的具體表現之完滿的反映。古典派底價值範疇，不會能夠做到這個地步，因爲牠根本不懂得辯證法；牠會企圖用價值即勞動時間這一個定義，直接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底各種基本的範疇，同時却不去研究牠的各方面聯系。所以古典派始終不會能夠把握住這個範疇的本身。但是具體正是複雜形態中的一致，而在這樣的形態中，具體就是抽象思維底結果。抽象思維經過最簡單的範疇，來複製這種具體——直接存在着的

現實底出發點。這樣看來，抽象是複製這一具體的工具，牠對於認識現實有極大的意義，而與蒙蔽和混淆現實的經驗論是完全相衝突的。

經驗論者以探究事實為名企圖消除任何的抽象思維法，因此他們就發見不出事實底真理。馬克思指示了經濟學的抽象法底道路，他說從實體和具體開始的認識，結果一定會走到不具體的領域。馬克思認為把握具體內容的道路，是抽象的思維。所以馬克思關於認識經濟的方法所持的立論，在理論上有異常重大的意義。他的經濟認識，指示出抽象思維是把握具體內容的方法。關於這點，馬克思發表過下面一段極有意義的話：

「常我們從經濟關係上去研究某一國家時，我們就從牠的人口，從牠的階級劃分，牠的城市、鄉村和海洋底類別，各個生產部門間的類別以及輸出與輸入，每年的生產與消費，商品價格等等——從這些現象開始。從實體的和具體的開始研究，從實際的前提來入手，例如在政治經濟學中，就從社會生產之基礎與主體、人口開始研究，看來似乎是最妥當的方法。但是仔細觀察時，就發現這是錯誤的。如果我忽略了組成人口的階級，人口便成為抽象的東西，如果我不知道構成階級的原素，

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所謂階級依然是一句空話。而雇傭勞動、資本等等，是以交換、分工等等為前提的。舉例來說，如果沒有雇傭勞動，沒有價值，沒有貨幣、價格等等，資本就是虛構的。這樣，假使我從人口開始，那時我就只得到一個整個的混沌概念；而祇有用更一般的定義我才經過分析而達到較精確抽象概念。那時我又得回還轉來，直到重新達到人口為止，但是這時所達到的，已經不是一個整個兒的混沌概念，而是種類繁多的關係和定義之豐富的總和了。第一條路，是政治經濟學在其產生時歷史上所走過的道路。十八世紀底經濟學家，就常常從活的整個體、從人口、民族、國家或幾個國家等等，開始研究的；但是他們常常如此結局：用分析底方法，得出幾個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一類的抽象的一般的關係來，當這些個別的元素多少已經抽象化和確定了的時候，經濟體系就馬上開始由最簡單的如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等，以連於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最後這個方法，在科學上講，顯然是正確的」（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從具體底直接表現上去觀察具體，結果必然走到空洞的抽象概念，後者遮暗和模糊

了具體的內容，對於社會生產底主體、人口，如果我們不從牠的內部的關係上來，牠就成爲一種抽象體，失去了牠當中所存在的定義和社會意義的一種抽象體。這樣的抽象體，在認知上完全沒有結果，而在實際上是完全虛構的。空洞的抽象體，是因否認一切抽象化和只注目於混沌的浮面的事實材料而得到的。辯證邏輯中的抽象法，其目的在藉思唯來重創具體現象；這樣的抽象法，是把據全部具體的繁複現象之有力的工具，是認識具體現象之各方面的最精當的方法。唯物辯證法所了解的抽象體，能產生出具體現象底全部。就拿生產勞動這個抽象的範疇來說吧。馬克思確定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勞動就是直接與資本交換的勞動。在這一定義中的生產勞動底範疇，表現着造成資本主義全部結構的許多關係。表現此種關係的公式中，包含着下列三點：（一）貨幣與勞動力這兩種商品之間的相互關係，貨幣所有人與勞動力所有人之間的買賣關係；（二）勞動直接受資本底支配；（三）在生產過程中勞動之實際的轉變成爲資本，也可以說，替資本生產剩餘價值。

這樣看來，「生產勞動」這個抽象的範疇，表現着資本主義底全部生產結構，表現

着存在於此結構中的歷史性的各種生產關係底全部。所以馬克思說，經濟的範疇「表現着存在底形式，生存底條件，往往祇表現這個一定的社會、這個主體——資本主義社會——底個別方面。資本不是積疊的勞動，而是社會的生產關係，因為一定數額的交換價值之所以成爲資本，是『因爲這個數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即一部分社會底力量；牠是靠着與直接的人類勞動（勞動力）相交換而保持和增加起來的』（見馬氏著，雇傭勞動與資本）。一定數額的交換價值之變成資本，祇是當社會中存在着除了工作能力之外其他一無所有的一個階級的時候，才有可能；而這一個情形就決定了資本這一範疇底歷史性，決定了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底歷史性。

馬克思底抽象範疇，不僅能生產具體——複雜形態之一致，而且還能生產這一致底歷史的特殊性，這就是說，這種範疇是社會性的和歷史性的。有人企圖純粹從邏輯範圍內來解釋馬氏底抽象思維，因而撇去了牠的歷史的內容。蘇俄今日著名的理論經濟學家盧平（J. Rubin），就有過這樣的企圖。盧平認爲由勞動價值過渡到生產價格或由簡單的商品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的經濟，是馬克思理論上的抽象概念，而不是由簡單商品

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之歷史的過渡底表現。若照盧平底見解說，那末馬克思之理論的抽象概念，是懸在天空中，而在歷史的現實中沒有實在的根據。唯物辯證法底實質，亦即馬克思的研究底實質，從根本上打破了盧平這樣的見解；因為思想底邏輯進程，應當從歷史所開始的地方開始（恩格斯曾這樣說過）。馬克思底經濟學說，是唯物辯證法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實際應用。牠與一切主觀的經驗主義的理論底區別點，就在乎牠的歷史性。貫徹着牠的每一範疇的歷史性。

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今日的社會法西斯蒂理論家）希弗亭（Hilferding）說得好，「政治經濟學底基本概念，也就是唯物史觀底基本概念。牠們應當是同樣的，因為經濟生活祇是歷史生活底一部分，所以經濟的規律性也應該是與歷史的規律性一樣的。既然取社會形式的勞動變成爲價值底尺度（Measure of Value），那末政治經濟學就成爲政治的和社會的科學。同時，經濟的研究是以歷史發展之一定的時代爲限的：即當事物變成商品的時候，當勞動和使用勞動的法權，不被人們自覺地確定爲調節社會物之交換的一種原則，而當這原則不自覺地自發地成立起來，似乎成爲物體之自然本質的時候。

……因此各箇人底勞動，祇是當牠成爲社會勞動的時候，才會具有意義」（見希弗亭著馬克思底批判者賈巴衛 "Ben Barwick als Kritik Marks"）。

經濟的規律性（法則）同時就是歷史的規律性。抽象的經濟法則，就是一定的歷史形體（Historical Formation）之客觀規律底表現。在這歷史時期中，勞動之自覺的調節，被自發的調節所替代了。這種自發的調節者，就是價值律。

馬克思底抽象法，顯示出了資本主義的全部結構；不僅顯示牠是繁複形象中的一致，並且還是對立體底一致。伊利契說得很對，這個對立體底一致（或統一），是存在與認識一般的法則。普魯東從黑格爾辯證法中所領悟到的，祇是牠的外表形式；他認爲哲學底目的是在從矛盾的現象中除去牠的惡的方面而保存其良好的方面。普魯東完全不了解存在於現實中的矛盾底客觀性，同時也不了解此種矛盾之推進性和刺激性。馬克思會與普魯東底見解，作過激烈的鬥爭；他說辯證律的運動底實質，並不是消除現實底矛盾運動底惡的方面，這祇是簡單的道德觀而已。牠的實質是「相互矛盾的兩方面底並存牠們的鬥爭和牠們的融合爲新的範疇」（見哲學之貧困第八二頁）。

經濟思潮中的資本主義擁護派，其目的是在辯明資本主義爲永古長存的制度，他們一聽到矛盾二字便驚惶起來，因此就竭力企圖消除思想與現實中的矛盾，而祇承認蒙蔽具體現象和抹煞具體現象中的矛盾性的那些抽象概念，抹煞對立性的形式邏輯的一致，便是資本主義擁護派底方法論基礎。他們的抽象化，是從資本主義經濟範疇中消除一切矛盾痕跡的抽象化。

馬克思注意到經濟的辯護派之方法論基礎，在於把直接交換與商品流通，生產關係與流通關係看作一樣的東西。他們企圖在形式的類同中消除一切的差異，藉此以抹煞事物中所存在的矛盾。經濟的辯護派因爲畏懼資本主義矛盾之暴露（這些矛盾底存在，對於資本主義體系是極危險的），就力圖遮掩這個現實中所存在的矛盾。在資本主義之下，商品流通具有很大的矛盾性；這種矛盾性，在生產品直接交換時代。還完全沒有產生。

馬氏說：

「商品流通之所以打破生產品交換之臨時性，地方性和個人性的界限，是因爲牠把這裏所有的直接的一致——自己勞動生產品底交換與別人勞動生產品底獲得

——劃分爲出賣與購買底對立了。如果說獨立地互相對立的過程形成牠內部的一致，那末同樣有權可以說，牠們內部的一致是在牠們外表的對立狀態中變動着的。如果內部不獨立的、互相補充的諸現象之外表上的獨立，發展到一定程度的，那時就取危機底形式，來解決由對立發展起來的矛盾』（見資本論卷一第一章）。

商品流通本身中已經包含着危機底可能：我們只要從流通中所存在的矛盾上去觀察，即不難了解這點。這些矛盾，是整個資本主義系體底矛盾，是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的矛盾，是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

資本主義辯護派底經濟學，祇看見一致而不看見對立，因此牠就見不到伏在商品流通中的危機底可能性。牠用形式主義的抽象法，抹煞了現實底矛盾，同時也抹煞了實體本身。馬克思認爲抹煞經濟現實各部門之特殊規律性的形式主義的一致，就是辯護派經濟學底方法論武器，牠用這個武器來捍衛資本主義及其利益。馬克思曾指出辯護派經濟學的方法論上的兩個特點：

「第一，將商品流通與生產產品直接交換混而爲一，而簡單地抹煞了牠們的區別

。第二，企圖用產生於商品流通的、比較簡單的關係，來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活動者之間的關係，藉此來否定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底矛盾。但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是隸屬於極不相同的生產方法的兩種現象。所以只知道爲不同的生產方法所共有的那些商品流通底抽象範疇，就無從明白牠們特殊的區別，因此對於牠們就不能有所判斷』。（見資本論卷一。第一章）。

生產乃流通之實質，因爲一定形式的生產，決定一定形式的分配、交換、消費以及這幾種不同原素間的相互關係。恩格斯發表過很多關於生產與貿易的相互關係之極有價值的意見。這些意見，很透澈地解明了這個問題。恩格斯並不想否定，商業因脫離生產而獨立的結果而有牠本身的運動。可是這個運動，歸根結底還是由生產和生產規律來決定的；因爲這些規律對於貿易有決定的意義，雖然在這依附關係以內亦有牠的（貿易的）獨立性。恩格斯在其致馬克思某書函中，曾有這樣的一段話：

『歸根結底講來，生產是有決定意義的。但是一旦當生產品底買賣與生產分立開來的時候，買賣（即貿易）就按照牠本身的運動律而發展。一般地和整個地講起

來，生產是居於統治的地位，但是從個別的、單獨的場合上講，在這個一般的依附關係以內，貿易還是遵照牠自身的規律而發展的，在這個運動（即貿易）中，牠有牠本體的階段，同時牠自己反過來又影響到生產底運動。」

資本主義辯護派的經濟學者，把外表形象作為他們躲避內部規律的逃藪；而這些內部規律，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而言，同時就是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規律。資產階級思想系統底辯護人賈巴衛，企圖用資本主義的外表形象來遮蓋和消除資本主義底規律。他責備馬克思，說馬氏底思唯是抽象的；這種抽象性，他認為是在乎馬氏『從交換實質出發的邏輯的演繹』。自然賈巴衛認為對於資本主義最適當的，便是不以交換底實質為出發點而完全以其外部表現為根據的那種方法。

辯護派曲解現實的方法，與他們的庸俗的（浮面的、膚淺的）思唯有不可分離的聯系。所謂庸俗的思唯，照馬克思底意見，『只是對於現象的概念底再生產』（見剩餘價值論卷三）。只反映現象外表的那種思唯，即庸俗的思唯，抹煞了現實底規律而僅僅從浮面上去設想事實底外表。賈巴衛底『經驗』，所反映的正是這樣的浮面的外表形象；

牠完全拋棄了爲事實外表之基礎的實質；就是說，丟開了支配外表現象的内部規律性。這種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底「經驗」，牠的「價值」就在於牠的萬物和諧而無矛盾的觀點。庸俗的經濟學，實際上確是用和諧的觀點來了解資本主義底經濟範疇；牠的解釋資本主義的現象，把後者任何矛盾底痕跡都抹煞了。從資本主義底經濟範疇，如資本、工資、地租、等等中，抽去牠們社會的實質、即資本主義底各種生產關係，而用拜物教的觀點來「了解」這些範疇，這在庸俗的經濟學者看來，是最合規律的最精當的觀察方法。

庸俗的思維，因懼怕矛盾，就用種種方法來抹煞牠，而代之以和諧。馬克思指出經濟辯護派底方法上的基本要點，主要是表現於以流通關係來代替生產關係和抹煞矛盾而代之以和諧。這兩個基本要點，在今日辯護派底經濟理論體系中，依然牢不可破地保存着。最顯明的例子便是當今第二國際的經濟學者卡爾·倫奈 (Karl Renner)。倫奈倡言流通支配着生產，藉此來抹煞資本主義底矛盾。

第二國際底經濟理論，是庸俗經濟學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底繼續。牠也

爲着替資本主義辯護的目的，而頑強地固執着事物之外表，而丟棄爲此外表之基礎的內部實質，這一個基本立場，就是第二國際經濟理論抹煞資本主義矛盾而使之變成和諧系統的主要武器。在這點上，第二國際底經濟學者盲目地，不，簡直自覺地、有意識地步他們前輩——庸俗經濟學者——底後塵。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在這種生產方法中所暴露的基本矛盾，主要的就是生產底社會性與佔取底私有性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與資本主義的佔取方法之間的矛盾。而第二國際底經濟理論家卡爾·倫奈底觀點，是把流通當作駕於生產之上的支配因素看；這完全是老牌辯護派底抽象化的慣技。這種抽象思維，是與馬克思底抽象思維完全相反的。後者是用抽象的思維，來揭露客觀現實之內在的實質，藉此以說明各種變了態的特殊的具體現象；而辯護派底抽象思維，恰恰相反：牠的任務不是在揭露，而是在抽去或抹煞這種內在的實質，而強頑地固執着浮面的外表形象。抹煞上述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資產階級辯護派底主要目的；他們的出發點，就是倫奈所持的流通脫離生產與以流通爲社會系統中之首要的和決定的因素的那種觀點，由此看來，辯護派倫奈之所以倡言流

通駕乎生產之上。其目的是在抹煞資產階級社會之矛盾性，後者底表現，就是工人與生產工具——即以工人對立的資本——間的矛盾。承認一致而拋棄對立（亦即無矛盾），是一切資產階級辯護學派基本的方法論觀點，牠底表現就是形式邏輯的思維和牠的空洞的抽象法。

資本主義在其歷史過程中，不斷地使私產與勞動的矛盾尖銳起來。要了解克服此矛盾的方法，必先認識資本主義系體底性質。明瞭了資本主義系體這個特殊的對立體底一致底性質，就可採取相當的行動來促進這一矛盾底克服。而科學社會主義底理論指示出來，克服這一矛盾的唯一的方法，是剝奪剝奪者。

「工人與生產工具之原始的一致（這裏關於奴隸制度時代的關係，即工人自己對於客觀的勞動條件的關係，擱開不講），有二種主要的形式：亞洲式的公社（原始共產主義）和小的氏族農村經濟（與家庭工業相聯繫）。這兩種經濟形式，都是幼稚的社會經濟形式，牠們都一樣地不適宜於使勞動成爲社會勞動來發展，亦不能發展社會勞動底生產率。因此就必然地發生勞動與財產（所有權）間的劃分，分裂

與對立。這個分裂底最後形式，發生於社會勞動生產率發展到最強大（指商品社會發展史中）的時候，也就是說，發生於資本主義時代，祇有在工人階級和全社會所創造的物質基礎上，並依靠在這創造過程中工人階級所幹的革命，原有的一致才能重新創造起來』（見剩餘價值論卷三，第三二九頁）。

在這一段話當中，馬克思給我們一個最顯著的辯證思維底榜樣。他的出發點是資本主義系體底矛盾和財產與勞動底分裂；根據這個出發點，馬克思以偉大的天才眼光，指示出工人階級底革命，是恢復工人與生產手段之元始的一致（即社會主義的生產）的唯一手段。

然而庸俗的經濟學者，對於資本主義的利潤，卑躬屈節地重視，而對於工人階級，則完全漠視。在資本主義之下，利潤是資本復生產底刺激物，亦即使勞動與所有權分裂的刺激物。在辯護派系統中滲透着的庸俗思維，恰恰相反；牠把利潤這個範疇（在這範疇上勞動與所有權或財產底分裂，表現得最爲明顯），看作經濟發展之永久的刺激物了。馬克思說，工人階級在革命鬥爭底過程中，創造着爲實際克服此種分裂與恢復元始的

一致所必需的前提。這個分裂底克服與元始一致底恢復，就是社會主義底實現。

機會主義的經濟學者倫奈，在其庸俗的思維中，拋去了資本主義系統底內部矛盾，而完全沒有注意到這些必需的前提。他抱着拜物教的觀念把利潤這個範疇看作經濟向前變動之唯一的原動力。在倫奈看來，不是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物質基礎底創造過程中所進行的革命，促成了利潤底消滅，即資本底收入，剩餘勞動底消滅；而是利潤永久地推動着經濟向前進步。倫奈使這個範疇脫離牠的社會歷史的基礎，使牠脫離財產與勞動底對立形勢（這個對立形勢之物體表現，恰正是這個範疇——利潤），而把牠看作永久的，千古不變的經濟範疇。

倫奈認為流通過程是資本主義體系之最高法則，所以他毫不猶豫地說社會主義化底問題，也就不是生產底問題，而這個問題底實質就在流通過程中有牠的根源。馬克思則拿剝奪捺在資本家掌握中的生產手段這一點，作為社會主義化和恢復勞動與財產底元始一致之出發點。他認為祇有生產關係底革命，才是社會主義的、有計劃的、合理的分配之出發點。因此馬氏就着重地指出分配對於生產的依附關係，而這一點恰恰為庸俗的思

唯所曲解或抹煞，故其根據始終逃不出現象底外表範圍以外。馬克思主義底思唯，指出生產方法底革命，就是剝奪資本家階級所佔有的生產手段，這同時也就是生產手段之新的分配，生產品之新的分配；簡言之，亦即新的生產關係底創造。

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化底問題，首先就是生產問題；因為剝奪資本家底生產手段（即社會主義化底先決條件），就是生產方法底革命，牠的結果是生產手段之新的分配。但是這裏要特別指出倫奈的曲解馬克思「剝奪剝奪者」這個口號。倫奈的解釋這個口號，完全馬克思本人的了解背道而馳。倫奈以為剝奪剝奪者，不是直接從資本家階級底掌握中奪取一切生產手段，而是「經過信用和銀行來集中資本」。他說：「我們要特別注意地研究一切法律的形式，要根據這種法律的形式來實行集中。」但是所有這些形式之中，我們找不到一種在法律涵義上能夠稱為讓渡的形式。很明顯的，「剝奪」這個名詞，在經濟學底涵義上，是指一切的過渡（或讓渡）狀態而言，特別是指生產手段與貨幣資本從原來的資本家（他們已整個地或部分地不成其為資本家了）手中過渡到別種資本家底手中」（見倫奈著，資本主義經濟論，「Die Theorie der Kapitalistische Wi-

rtschaff?)

照倫奈底解釋，剝奪不是生產方法中的革命（其目的在消滅財產與勞動底分裂），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範圍以內不斷繼續着的並完全適應此生產方法之本質的資本家階級內部的資本轉移，這個階級不斷地繼續着剩餘價值底佔取，而這種佔取『不可分離地同流通混合，生長起來』（倫奈語）。簡單地說，在倫奈底意見，以為『剝奪剝奪者』是資本主義的流通（商品賣買）問題。拋去生產而將問題重心移置於流通，這便是現代資產階級辯護派底特徵，後者是庸俗經濟學底新支派，牠的研究範圍，始終逃不出普通人們思唯（庸俗的、浮面的、直覺的思唯）所及的現象外表底界限以外。

以現象外表形態爲限的抽象法，是曲解現實和確定牠的拜物教性的一種工具。庸俗經濟學者目光所及的，只是拜物教性的現象外表。他們把後者當作了某一存在的內部的實質（即把現象外表與內部實質混爲一談）。這樣了解之下的抽象法，簡直是理論反動和社會反動底工具。倫奈自然是反對馬克思底抽象法，因爲馬氏不以外表的、經驗所及表面現象爲滿足，而主張深入地揭露現象之內部的規律性。反之，倫奈的承認抽象法，

僅僅在外表現象底範圍以內，他絕對不能超越這個範圍而前進一步，去探究此現象之內在的實質。馬克思經濟學中抽象範疇，與他的辯證法的哲學之原則有不可分離的聯系。因此，倫奈既反對馬克思抽象思維，同時也就攻擊他的辯證哲學，而企圖代之以經驗主義。而這種經驗主義的理論，是替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最適當的工具。

對於馬克思的最近的『批評家』卡爾·慕斯 (Karl Muls)，力誣馬氏底抽象的經濟範疇為糟糕的主觀論底產物。慕斯認為馬克思底抽象思維不是『純粹認識的分析工具，而是自信的理論家底理想工具』(見慕斯著·反馬克思“Anti Marx”第十二頁)。這位『批評家』底誣蔑，滑稽到何等程度；因為馬克思在其全部經濟思想中，處處以極大的力量指出他的經濟學中的抽象範疇，都滲透着極大的客觀性；這些抽象範疇，都表現資本主義社會之存在底形式與生存底條件。

卡爾·慕斯指出馬克思底抽象思維不以現象底外表形態為限而深入到牠的內部實質中去，這是對的。但是慕斯認為馬克思底抽象思維，是按照他自己預先所設想定了的動機去進行，這與客觀的現實完全漠不相關！這個動機底根源，在慕斯看來，就是馬克思

無論如何地要證明剩餘價值底生產是資本底內部實質。發現剩餘價值，暴露資本主義底秘訣——資本主義剝削底秘訣，這在資本底辯護派看來，只是馬克思底主觀論和他的抽象思唯底偏面性！

馬克思底發見剩餘價值，是由於他將唯物的辯證法用應於資本主義底生產關係而達到的。卡爾·慕斯對於馬克思底這種方法論基礎、唯物辯證法，就予以仇視的估計，而與柏恩斯坦團結起來，斥馬克思底思唯為馬氏經濟思想系體中之黑格爾辯證法底毒害作用。他認為馬克思所以有許多偉大的發見，不是有賴於黑格爾的辯證法，而是由於違反黑格爾的辯證法才達到的』（反馬克思，第四九五頁）。

這樣看來，對於馬克思的抽象方法底批評，轉變到對於他的方法論基礎底批評了。因為馬克思的方法論，給資本辯護派以致致命的打擊，所以很自然地引起了一切辯護派『理論家』底瘋狂似的攻擊。

所以，反對理論與實踐的機會主義的鬥爭，也就是擁護和發揚辯證哲學的鬥爭；而與此哲學原理相適合的抽象思唯，也只有有在辯證哲學底界限以內，才成為解剖與說明具

體內容的有力的和革命的工具。因為革命是與現實底具體過程及其推動的法則之認識不相分離的。

第四章 歷史的規律性與最終目的

哲學的傳統，對於目的觀問題及其與因果律的聯系問題，平常往往在形式邏輯底範圍以內解決的。這就是說，根據這種傳統，目的觀與因果論二者互不相容，雖然在哲學史上有過多次反對這樣的傳統觀念的企圖，但是這些企圖，始終祇是企圖而已。

斯賓諾查 (Spinoza) 曾經用他辯證法的敏銳性，堅決地反對過目的論的世界觀；他反對拋棄事物之因果觀，否認有駕馭世界的目的之存在。斯氏說目的論是曲解事實的。他認為從目的觀去了解宇宙，就完全違背着宇宙底客觀因果律。這樣斯賓諾查看到與事物底因果觀相脫離的目的論，就是對現實的曲解。斯氏曾予這樣觀點以致死的打擊。

然而斯氏對於目的性與因果律的相互關係問題，還是沒有完全正確的了解；因為雖然他的思想系統中貫徹着辯證法的元素，可以他還只是一個機械唯物論者，因此就不能對本問題給一個完滿週密的解答。斯賓諾查還是把最後目的歸屬於主觀的原因，而不把

牠與客觀的規律性聯系起來。黑格爾在這個問題底解釋中，就大大地進了一步，走上了克服此二範疇之玄學式的分裂的道路。黑格爾首先指出目的論的立場，超越了事物底因果關係，所以牠沒有真實的科學價值。

黑格爾指出目的論的世界觀，在認識上的意義是很少的。這種世界觀是從現象外部的適合性（適合於某種目的）底觀點去認識現實；這樣的認識，跳越了事物底本身，超過了牠的界限，因此實際上等於毫無認識。這樣的認識，從好的方面講，聯合着二個元素：一個嚴正的勞力底外表，一個是忽略勞力底實際，我們可不在實際上把過程與完成過程的最後目的分裂開來呢？黑格爾曾給了否定的答復。

目的之所以具有實際性，正由於決定目的的有規律過程。這種過程，就是實現目的的手段。目的底根源，存在於決定目的的運動之客觀規律性中，牠與發展底因果律並不衝突，不但不衝突，而且牠的唯一的實際的支柱，就在這因果律中。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相反，牠確定了目的與原因間的相互關係；而形而上學的思唯，恰恰消滅了這種相互關係。運動與最後目的之間的這種相互關係底辯證觀，有偉大的革命的實際意義；因為

運動之能具有真正革命的性質，只是當牠適合於最終目的的時候；沒有這樣的最終目的，運動就成爲盲目的、無定向的、不可捉摸的東西了。形而上的、不可思議的玄奘的思想，把運動與牠的最終目的脫離開來，牠很自然地成爲機會主義底邏輯和機會主義的實踐之邏輯的武器。依照機會主義的邏輯，無產階級應該永久地處在資本底羈絆之下，要無產階級一心一德的爲資本服役，而不要牠去注意什麼最終目的。機會主義底邏輯，最好也只能承認完全與實際過程相違背的「最終目的」，配合現制度口味而不能兌現的一種玄想中或「理想」中的最終目的。形而上的邏輯在這一點上，與機會主義底反動的策略有極密切的聯系。機會主義就利用這種邏輯，作爲理論的礎柱。所以，在對於最終目的的觀察上，很顯然地可以看出革命策略與機會主義策略之分水界；牠同時也是辯證法與折衷論底分水界。

辯證法家馬克思，十分精確而明顯地指出，因果律與目的性在歷史發展中相互地交編着。關於無產階級的運動問題，他指示出根據資本主義之客觀的發展趨勢，剝奪剝奪者是必需的；剝奪剝奪者同時就是無產階級運動底最終目的。但同時無產階級之剝奪資

本，也是牠從資本羈絆下求得解放和消滅階級矛盾的出發點；而馬克思認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底準備時期中，剝奪剝奪者即是無產階級底最終目的。這個最終目的，不斷地在那裏推動、刺激、和決定無產階級的運動。

如果把這個目的，祇當作心理上的、僅僅與無產階級底主觀意志有關係的東西，而拋棄了歷史發展底客觀趨勢的話，那是很錯誤的見解。因為剝奪資本之為無產階級運動底最終目的，其根源正是生長在資本主義底客觀趨勢中，而這種客觀趨勢同時與無產階級底主觀趨向相符合。馬克思這個總剝奪底定義，和牠與資本主義客觀趨勢的聯系的解說，同時就是因果律與目的性和運動與最終目的間的相互關係之定義與解說。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論及剝奪剝奪者為資本主義發展之必然的趨勢，其中有一段非常有價值的話，是說明原因與目的之辯證的一致的最良例證：

『這種剝奪是由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身的內在規律底作用和資本底集中而實現的。一個資本家可以擊死許多別的資本家。跟着這個集中過程和少數資本家底剝奪多數，勞動過程底合作形式就在日益廣大的範圍上發展起來；跟着同樣發展的，是

目擊的技術的科學應用，有計劃的墾殖土地，製造出祇適合於集體應用的勞動工具，將一切生產工具作為集合勞動底生產工具來使用，藉此使這一切生產工具經濟化，一切民族都捲入世界市場，而造成資本主義統治的國際性：凡此種種，都跟着資本底集中過程而大規模地發展起來了。隨着資本巨子數目不斷的增加……貧困的、羈軛下的、被奴役的和被剝削的羣衆，也大增而特增；但同時工人階級底憤恨和騷擾，也同樣地增漲起來。這種工人階級，是資本主義生產底機體本身不斷地促使牠長大起來、團結起來和組織起來的。資本底壟斷，變成了這一生產方法底鎖鍊；而這一生產方法，曾經却因壟斷而達到過繁榮。生產手段底集中和勞動底社會化達到一定的水平線時，牠們就不能與資本主義的外殼共存了。後者就此破裂。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底最後一秒鐘到了。剝奪人者均被剝奪了」。

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之內在規律性，日甚一日地加銳了勞動底社會化與資本主義佔取底私人性的矛盾，牠促成了資本主義底爆裂，即實現了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革命底準備時期中所追求的最終目的。

馬克思把無產階級之主觀的最終目的，不可分離地交編於資本主義發展底客觀過程中；把理想與現實密切地交編起來。主觀唯心論者所談的理想，是不可達到的意向底對象；這種意向將此理想變成非實體的，反動的幻景；因為真正革命的理想，終有牠的實體基礎的，牠常以現實底發展為根據，牠的根源是存在於經濟的必然性中。普列漢諾夫曾譏評過主觀唯心論者底理想，他認為這種理想，結果一定被盲目的必然性所征服。主觀唯心論者常常拿他的目的來照耀，而他們所指定的這種目的，完全與發展着的客觀現實無關；不特無關，而且客觀現實底運動，顯然與他們的理想相矛盾。嚴酷的現實站在一方面，而玄奧的理想則在另一方面！這樣的理想與現實底二元論，是形而上的邏輯底表現。辯證法的哲學，充分地反映着現實過程之客觀的趨勢；牠揭穿這種不合現實的二元論，是毫無根據的。普列漢諾夫說：

『辯證的唯物論，指示出許多的方法來；用這許多方法底幫助，整個廣大無際的領域可以轉變為理想底花園；不過還要補充一點，這一轉變所需的工具，是隱藏在這個領域底胸腹中的；我們只要找尋這些工具並利用牠們』。

辯證的唯物論，指示出現實本身中所隱藏着的實現理想底方法；而這種理想，又根據現實發展之客觀的趨勢而產生的。辯證唯物論底哲學，依據客觀發展底規律性，指示出變必然爲自由的實踐方法。所謂自由，從辯證觀上講，就是認識了的必然性。

以反對無產階級獨裁爲能事的機會主義，把運動底最終目的，丟到了垃圾桶中去。因爲機會主義認爲最終目的對於實際鬥爭之成功是不需要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機會主義底鼻祖柏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是反對最終目的的急先鋒。柏氏說：『最終目的，不論牠是怎樣的一種，在我看來終是空的，而只有運動是一切』。柏恩斯坦底反對最終目的，實際上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獨裁。他所宣佈爲『一切』的運動，在他的機會主義的解釋中，有他一定的目的。他的目的，就在於反對無產階級運動底最終目的——推翻資本底統治。

盧森堡 (R. Luxemburg) 揭穿了柏恩斯坦之理論和實踐的叛徒行爲，牠指示出柏恩斯坦並不反對一般的目的，他所反對的是無產階級運動之最終目的；後者依據於資本主義之辯證的規律性；此種規律性決定了資本主義之經過無產階級獨裁而轉變爲社會主

義。盧氏說：

「誰主張走改良的道路，而反對奪取政權和社會改革的，他實際上並不是要選擇一條較平穩、較溫和與較緩進的道路以達到同一個目的，而是選擇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目的：就是不主張實現新的社會制度，而只注意於舊制度中的數量的變遷。因此，柏恩斯坦底政治觀點所歸宿的結論，是與他的經濟理論中所得出來結論一樣的：在實質上講，他所追求的目的，不是社會主義制度底實現，而是資本主義制度底改良。他所希望達到的，不是消滅僱傭制度，而多少減輕剝削；簡而言之，他祇圖消滅資本主義之惡習，而不圖消滅資本主義本身。」（見盧著，改良與革命第七三頁）。

柏恩斯坦之否認運動底最終目的，與他祇注意到現實底數量變遷的機械論觀點，互相交編着。他的整個的方法論，是否認辯證法。形而上的、機械論的思維，就是反動理論底唯一根據。實際上柏恩斯坦底機會主義的實驗，就從攻擊黑格爾底辯證法開始的。柏恩斯坦之所以特別狂熱地攻擊最終目的，就是因為後者是反僱傭奴役制鬥爭之實際的

刺激物，是因為後者決定了進攻資本主義系體的適當的革命策略。

但是從辯證邏輯的觀點上看，最終目的方面是運動意識化的結果，另一方面是決定此結果的開端。所以柏恩斯坦底反對最終目的的鬥爭，是與他的攻擊辯證法的鬥爭不可分離的，而馬克思則根據辯證法的觀點，將工人階級底運動，與他的最終目的聯繫起來，而認為這樣聯繫是實現真正革命策略之保證。

政治鬥爭底策略，馬克思很精確地把牠規定出來。他用下面一個立論，來規定這一政治鬥爭底策略：他說共產主義者，為着工人階級之最近的目的和他的階級利益而鬥爭，但同時他們也堅持無產階級運動之未來的前途、牠的最終目的；馬克思認為這個最終目的，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與建立無產階級底獨裁制。馬克思設想這一奪取，祇有靠武裝暴動、流血的搏戰，才能實現。他認為祇有這樣，才能把建築在階級矛盾之上的社會澈底改造過來。馬氏在哲學底貧困一書中寫道：

『不要以為社會運動是排除政治性的。從來沒有一個政治運動同時是非社會的。祇有當階級和階級矛盾不存在的時候，社會的進化才同時不是政治的革命。在每

一次社會組織全部改革底前夜，鬥爭或死滅，流血的鬥爭或滅亡——這便是無可推測的問題底提法」。

我們可以把這個無可推翻的問題底提法，拿來與考茨基底機會主義的說法（甚至當考茨基還革命的時候），作一比較；我們就會相信，辯證邏輯常常與考茨基思唯相抵觸的。譬如，考茨基說工人階級底黨，應當成爲一個根本改造社會組織的政黨；可是說了這話之後，他又馬上提出警語說：這個改造「不應從警察的意謂上，不應從武裝暴動底意謂上去了解的」（見考著，反柏恩斯坦德文版第一七六頁）。流血的鬥爭，階級的國內戰爭，明明是被壓迫階級反叛資本主義統治的武裝暴動，而考茨基在那時（當他還革命的時候）就已把牠解作警察式的改造或革命了。很明顯的，考氏這樣的懼怕革命的暴動，已足表明他的折衷主義的思想線索，這種折衷主義的線索，迫得他懷疑到採取階級獨裁底必要。考茨基反對柏恩斯坦的論戰，在運動底最終目的那一點上，完全逃不出形式邏輯底範圍；因爲這種邏輯，正是機會主義思想所必需的邏輯武器。機會主義者所畏懼的，是一般地指出現實底矛盾、特別是以革命來解決這些矛盾。形式邏輯恰恰就是抹

熱一切矛盾和拒絕由矛盾發展中所產生的革命的最厲害的思維武器。而考茨基底折衷邏輯，也用各種方法排除革命暴動底問題，其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他故意迴避革命暴動爲警察式的舉動。用這樣的觀點來解釋，社會主義革命，自然成爲對於資本主義秋毫無犯，絕無傷害的一種革命了。

辯證邏輯是矛盾邏輯，牠的解釋武裝暴動，當然完全不同。例如佛拉齊米爾·伊利契（Vladimir I. Lenin）認爲武裝暴動是政治鬥爭底特殊形式；牠受着特殊法則底支配；牠是一種政治的藝術，學會這種藝術是鬥爭勝利底必要條件。這一個革命暴動底定義與考茨基底解釋，相處不知幾千萬里！這當中相處的距離，正與折衷論和辯證法的距離相適應的；而這一距離始終沒有爲考茨基所消滅。辯證法家馬克思把運動底最後目的與實現此目的的諸種一定的方法，密切地聯繫起來。忽略方法，忽略唯一能夠實現運動之最終目的的方法，結果這目的就成爲幻景，正與主觀唯心論的社會主義者底理想一樣，完全與現實不相適合。達到最終目的之實現的道路上，混雜着許許多多的方法（或手段），當牠們符合這條道路底總方向時，牠們就使這道路變成實現此目的的道路。關於

方法與目的底一致，馬克思用下面一段話來說明；這段話是革命策略辯證觀之最奪目的模範。

「工人階級底政治運動，當然以此階級之奪取政權為最終目的。可是為要達到這一步，在某一時期以前，必需有工人階級底預備組織底發展，這一發展是自然地從工人階級底經濟鬥爭中生長出來的。但在另一方面講，工人階級本身對抗統治階級的每一次運動，都靠『來自外方的壓力』來壓迫統治階級——這樣的運動，就是『政治運動』。譬如說，用罷工一類的手段去威迫個別的資本家，在個別的工廠中實行縮減工作時間；這樣的行動是純粹的經濟運動。但是要求八小時工作日的運動，就要算政治運動了。到處都是這樣地由工人個別的經濟要求，生長成為政治運動，即階級底運動；工人階級就藉此種運動以達到牠的一般的利益底實現。如果說這些運動必需有一定的預備組織，那末還得指出，牠們自身同時就是發展這種組織的工具。在工人階級組織底發展，尙未達到充分的程度，使牠不能夠與統治階級底政權作堅決搏戰的那些地方，就應當不斷地作各種鼓動來反對與我們為敵的特權階級

底政策，藉此以準備工人階級去作這樣的搏戰。不然的話，工人階級就會變成統治階級手上的玩具；法國底九月革命就證實了這一點，同時英國格拉斯頓（Gladsstone）

（no）之流底成功，也在相當程度以內證實了這一點，」（見馬克思致恩格斯函）。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運動之最終目的。這一目的，沒有工人階級預備組織底發展，

便不能達到。這種預備組織，是從工人階級底經濟鬥爭中生長出來，而這種經濟鬥爭在牠自身的發展過程中轉變成為政治鬥爭。與資本作堅決的搏戰以澈底推翻資本底統治，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準備時期中工人階級底最終目的。而這種革命，沒有相當的手段——如工人階級之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功夫，是不會成功的。忽略這些手段，就是忽略最終目的。

在馬克思底時代，無產階級運動底最近目的，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帝國主義時代，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已經將最終目的底範圍大為擴充。在這時代底各種條件之下，這一最終目的，已經向前轉移到完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底事業上去了。在壟斷期以前的資本主義時代，運動底最終目的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到了帝國主義時代，這一目的

就變成了達到另一最終目的的手段；這另一最終目的，便是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黑格爾底立論，在這裏得到了完滿的證實。黑氏說：『已實現的目的，也就是手段；反之，手段底真理同樣地是在於使牠自身成爲實際的目的』（見邏輯學第三編）。

佛拉齊米爾·伊利契用下面一段話，來給這一時期底最終目的下定義：

『我們提出消滅國家爲我們的最終目的；所謂消滅國家，即消滅一切有組織的和有系統的暴力，一切施諸人們頭上來的暴力。我們不抽手等待這樣的社會制度底到來，在這社會制度之下可以不必遵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因爲我們有了達到社會主義的意向，我們深信牠是會轉變到共產主義的；因了這樣，一切施諸人們的暴力底需要，一部分人服從另一部分人底需要，就一般地消滅了；因爲這時人們已習於遵守社會底基本條件而無需乎暴力與服從了』（見伊氏全集第十四卷，第二分卷）。

第二編 辯證法爲革命底方法論

第一章 黑格爾與伊利契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爲黑格爾的辯證法這一種各方面的，內容豐富的，十分深刻的發展論，是德意志古典哲學之最偉大的成績。一切其他的發展論、進化論，二氏都認爲是單方面的、內容貧乏的、歪曲自然界與社會之實際的發展進程的學說』——伊利契

第一節 邏輯的革命

在佛拉齊米爾·伊利契看來，辯證法首先就是帝國主義時代工人階級鬥爭底新階段之理論的認識工具。由於辯證法在認識與實踐上的意義重大，所以伊利契會加以極大的注意。伊氏的解釋辯證法，不是教義式的，而是從牠的真實革命的批判意謂上去解釋牠

；而這種革命的批判意義，有時恰恰爲一般人所抹煞。

辯證邏輯之天才的鼻祖黑格爾，曾淋漓盡致地說明了邏輯運動底真實現象，伊利亞對於這點亦會加以特別的注意，他努力地研究黑格爾大名所繫的邏輯革命。我們已經說過，黑格爾曾堅持地、澈底地發揮了辯證法之矛盾的實質，與抹煞真理的企圖（形而上的思唯）作了鬥爭，更精確點說，與磨滅矛盾的企圖作了鬥爭。

黑格爾說：

『各種哲學系統底區別，不是當作真理之進步的發展來了解的，因爲在區別中祇能看出矛盾。花朵開展的時候，芽瓣就會脫落；也可以說，芽瓣是被花所排擠掉的。同樣，當木實出現的時候，花朵就成爲虛構的存在；代替花朵而起的果實，也就成爲植物底真理了。這些形式不僅互有區別，而且因其互相不能調和而被轉輾排擠。但是牠們的過渡性（即暫時性），同時也使牠們成爲有機的一致之諸元素，在這個一致體中，牠們不但各個不相對抗，而且彼此都同樣是必需的。這一種對於一切都同樣的必然性，就組成了整個宇宙底生命』（見精神現象學第二頁）

）。

黑格爾批判形而上的思維，指出後者單方面的解釋矛盾，阻礙着現象與現象間相互的和必然的聯系底認識（這種現象間的聯系，是取爭鬥着的對立體底形式）。而單方面的了解矛盾，就抹煞了貫徹於認識與現實的革命性，形而上的哲學，祇能達到開導或教化底程度，可是這與認識毫無相同之點。哲學底任務，不在於開導或教化現實，而是在認識現實。牠應當拋棄一切不確定的機械的同一觀，這種同一觀，最好也祇能表示直覺，而不能表示對具體的整個的現實之理解，爲要認識真正的現實——在互相爭鬥着的對立體底運動上開展其繁複形態的現實，哲學就不應當拘泥於不確定的同一性底抽象觀念，而應當很謹慎地抓住繁複的內容之豐富性，因爲後者是「靠自身的發展來實現的實質」。純粹以抽象的一般性做標準而撇去了具體的完整性的那種認識，其結果不但祇是開導，而且甚至引導到愚昧無知的地步上去。這樣的認識，不是真實的現實之認識，而是死的存在之認識；這種死的存在既無矛盾亦無真實的內容。

辯證的邏輯，拋棄一切無矛盾的一致，而確定整個體底劈分爲出發點。關於這個出

發點，伊利契底見解完全與黑格爾相符合。『整個體之劈分爲二，而認識其矛盾的部分，就是辯證法底『實質』之一，是辯證法底基本的特質或特徵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基
本特質或特徵的話。黑格爾正是如此提問題的。（亞歷斯多德在其論玄學一書中，常常
幾乎講到這個問題上來，他與希拉克里脫（Heraclitus）鬥爭，反對後者底觀念）』（見伊氏著，論辯證法的問題）。

最深刻的真理，不應該牠蘊藏在事物底內部，而應當設法從這一黑暗的深淵中，揭發到神光之下來。『一切都是流動着的』。辯證法的哲學，以流動的現實做牠的內容。這個現實，就是發生與消亡底一種過程。牠在發展底過程中，創造牠自己的元素；這許多元素，在相互轉變底過程中組成爲整個的運動；而在這運動中，不僅包含着肯定元素及其真理，並且也包含着與肯定元素有不可分離之聯系的否定元素。否定元素是現實與認識中之不可避免的元素，因爲如果從現實或認識中抽去了這一否定元素，現實就不成其爲真正的現實，認識亦不成其爲反映現實的認識。否定元素（或否定性）是整個體底實質。

對立體底一致，是客觀世界與認識底法則；這點伊利契會加以特別着重的闡解。伊氏說：『對立體底一致，是一切現象中和自然界（精神界與社會亦在內）過程中之矛盾的、互相排擠的對立趨勢之揭發。從宇宙一切過程底『自動』中，從牠們自發的發展中，從牠們活的生命中，去認識這一切過程，這就是用對立體底一致的觀點來認識牠們。（見辯證法的問題）。真理就在這樣的辯證法的認識（即把現實過程當作對立底一致看）基礎上生長出來的。在這個問題上，黑格爾與伊利契方法論觀點底一致，是再明顯沒有的了。黑格爾發展着辯證的世界觀，他同時又指出，祇有從現實之矛盾的動態中去認識現實，此認識才能成爲適應於現實的反映；就是說成爲客觀的真理。發展也就是矛盾的動態，而一切自然界與社會底過程，是在牠們的自動中表現出來，並經過對立體底鬥爭而表現出來。依照辯證觀底看法，發展就是對立體底一致。黑格爾與伊利契，在對於發展底見解上，是完全一致的。關於發展底問題，伊利契在他論辯證法的問題一文中，有下面一段很精彩的話：

『二種基本的……發展觀……就是：增或減底重複性的發展和對立體底一致的

發展（即整個體之劈分為互相排斥的對立體和二種對立體之間的相互關係）。第一種觀念是死的、貧乏的、和乾燥的。第二種是有生命的。只有第二種發展觀，給吾人以認識「切實體之『自動』的鎖鑰。只有牠給吾人以認識突躍、認識『漸變之中斷』，認識『轉變到對立體』，認識舊的消滅和新的產生的鎖鑰」。

從對立體底一致這個觀點，去認識發展，就是認識變動的現實的一個鎖鑰。如果把發展當作重複看，那這樣的發展就成為無生命的、單調的、失去一切質的繁複性的發展，這樣的發展，根本就沒有轉變到對立體（相反體）的過程，沒有真正辯證的創造性——即造成新的形式或質量的那種創造性。這樣一種單調的發展觀（即將發展看作重複）是空洞的、無色彩的、玄幻的。形而上的發展觀，根本看不見發展底矛盾傾向：牠始終逃不出無內容的形式主義；牠抹煞了活的現實底靈魂。這種發展之無生命的幻像，便是形而上的認識論底『成績』

但是真正在自動上表現出來的發展，反映到人類頭腦上來時，便成為真正反映現實的認識。這個現實，不是別的，恰恰就是整個體之劈分為互相排斥的對立體與此二對立

體之間的鬥爭。辯證法的認識論，看出矛盾是任何現實形式之生命性與未來性底標準。把發展看作簡單的重複，這是反動的、闕去了一切豐富內容的觀點。中國數千年來深入人心最深的發展觀，便是『天下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世道循環，數千年如一轍』。這種發展觀，恰恰就是我們這裏所指出的『重複觀』。依照這個觀點來說，歷史不是別的，祇是由許許多多不斷的、呆板的、簡單的重複所組成的。在這樣的玄學式的（形而上學式的）一見解中，就根本沒有發展底靈魂（動力）——矛盾——之存在，同時也完全談不到新的質量，新的形式底產生；簡言之，這並不是發展，而是永遠在一個圈子中環繞着的『走馬燈』式的運動；正確點說，這不是發展，而是停滯。形而上學的發展觀中所了解的發展，恰恰就是這個停滯！自然，這樣的發展觀，絕對不是現實發展底反映，這是再明顯也沒有的事。由原始共產主義（自足的自然經濟），經過商品的交換經濟（其最高的發展階段是資本帝國主義），而達於未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底社會。未來的共產主義，當然絕對不是原始的共產主義，所以牠絕對不是前者底簡單的重複，而是發展到更高階段的社會經濟形態。牠是一個完全新的質量，新

的形式。再舉另一個政治上的例子來說。由君主獨裁的專制政治，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制，達於無產階級獨裁；這三個階段，就是辯證律中的所謂反、正、合，亦即所謂否定底否定律。可是這絕對不像玄學式的發展觀所了解，以為是簡單的重複。以為歷史是在一個圓圈上不斷地循環着的。很明顯的，君主專制是個人獨裁的政權，牠所代表的階級，是社會中極少數的王公貴族大地主。反之，無產階級獨裁制，却是絕對大多數人民——一切勞動者所享有的真正的民主制；這種獨裁，是代表絕對大多數的階級獨裁；牠對於絕少數的剝削分子是獨裁，是專政，而對於無產階級和一切勞動者却是真正的民主。所以這個獨裁並沒有否定民主，而是民主之更高形式的表現。

辯證的發展觀，認為矛盾是發展底唯一原動力（刺激物）。矛盾底存在，就是一切現象發展底進步性底保證。同時，矛盾又是使某一歷史形態死亡而轉變到更高形態的推動者。伊利契說，二對立體底鬥爭（即矛盾或衝突），給我們以認識一切實體之自動的鎖鑰（要訣，門徑）。但是形式邏輯的認識論，恰恰拋棄了這一個鎖鑰。

對立體底鬥爭，是發展底總規律；黑格爾拿牠來作為評估一切哲學系統的標準。例

如當他評估斯賓諾查底哲學時，他指出斯氏哲學中的辯證成份，並沒有充分有系統的開展的表現。黑格爾批判斯賓諾查哲學觀底實質爲不動的同一觀；他批判斯氏的哲學系統，從整個地講來，是消除了存在底自動這一點。黑格爾底批判形而上學，在這裏很顯著地與伊利契底見解相符合。後者也認爲對立體底鬥爭，是發展之具體化的原動力。伊氏說：「互相排斥的二個對立體底鬥爭，是絕對的；這正如發展是絕對的、運動是絕對的那種道理是一樣的。（見伊著：論辯證法的問題一文）。

斯賓諾查底思想，推翻了認識中的精神標準；提出實質 (Substance) 爲基本的要素（基礎）。所謂實質，就是絕對的，自己決定的一種存在。黑格爾研究了斯賓諾查所提倡的實質之後，就發覺這種實質還沒有達到真理的解答，因爲牠的創造力沒有成爲辯證的過程——爲對立體底鬥爭所推動的辯證過程；恰恰相反，牠的創造力鑄成了一條「不動的同一」之鎖鏈。黑格爾在其對斯賓諾查的批判中，可以說同時暴露了斯氏底正確觀念和歪曲觀念。辯證法的認識，其任務在於表述發展之真相。這種表述，是不應當抽象的，「牠不應當是某種低於外表反映的定義，……而應當是一種說明，而且是自身的說

明……說明實際所有的一切』（見邏輯科學，卷一，第二部）。

黑格爾指斥斯賓諾查底發展觀底形式邏輯性，這是對的。但是他在批判斯氏底唯物論時，卻犯了唯心論的片面觀底錯誤。

斯賓諾查底思想，無疑義地是唯物的。因此我們估量斯賓諾查底哲學系統，的確駕乎黑格爾系統之上；因為後者唯心論底系統。然而斯賓諾查底唯物思想，卻不會能夠克服他當代底科學觀，因為辯證法在他的哲學系統中還沒有發展到有系統的性質；所以斯氏底辯證法，與黑格爾哲學之具體的歷史內容比較起來，是抽象得多了。黑格爾稱斯賓諾查底辯證法爲『形式的和無系統的』。這種辯證法底缺點，就在於牠不能夠說明絕對性之實質，從發展過程底形式上去認識這個絕對性（即認識發展過程是絕對的）；這種過程底精髓，就是對立體底一致。

黑格爾批判斯賓諾查底唯物論，當然是錯誤的；可是他批判斯氏哲學系統底抽象性，卻是正確的；因為在斯氏底系統中，沒有把具體的現實歷史地解釋成內在的自動過程。斯賓諾查底實質，是不可分裂的整體，牠在自己的無定性和整個性中，來解決一切的。

定義，可是這對於認識現實之具體的歷史過程是不够的。斯賓諾查底立論：一定性就是否定；照黑格爾底意見，這個立論是實質之絕對的一致底基礎。黑格爾因此指斥斯賓諾查，說斯氏確認否定爲一定性或質量，他不了解絕對的自身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性，便是絕對性底表現。黑格爾說，斯賓諾查底實質是不表現出來的，因此牠就沒有絕對的形式，同時也就沒有內容；因爲絕對底內容就是自己表現，即以某種形式來表露自己。

斯賓諾查所講的實質，完全抹煞了自動，根本不知道所謂否定，是自身否定的否定，亦即對立體底鬥爭——這是存在底刺激原素或推進原素。但是斯賓諾查哲學系統中的這一個缺點，即牠的抽象性，却並不是牠的唯物論基礎所造成的；因爲這種唯物論的基礎，是表現於思唯與實體之一致，而祇有根據這樣的一致，才能展開真正的唯物辯證法。如果把辯證法的自動原則，祇限於思唯，這就是唯心論的偏面觀；這樣的觀點實質上是與真正的革命的辯證法相衝突的，因爲真正的革命的辯證法應當是唯物的，換句話說，牠應當是各方面發展着的現實之正確的反映。僅僅把辯證法的基本原則，限制於思唯範圍以內（就是說，祇有思唯是按照辯證法原則發展的），這就是唯心的、過分偏重於

一方面而抹煞其他各方面的奇離觀念。正是這種偏面觀，形成了唯心論之認識論基礎，這在黑格爾底思想系統中是表現得非常顯著的。所以伊利契對於以唯心論哲學僅僅視為胡言謬說的這種說法，加以拒絕。他認為只有庸俗的、形而上的唯心論者才持這樣的論調。

「說唯心論哲學——伊利契說——祇是一種謬說，這是庸俗的、單純的、形而上的唯物論者底觀點。反之，從辯證的唯物論底觀點出發，唯心論的哲學是對於認識底一點、一方面、或一邊加以單方面的誇張，而把這一方面看作脫離物質，脫離自然、而神化的絕對體」（見論辯證法的問題）。

伊氏認為這樣的偏面觀，是唯心論底認識論基礎。而黑格爾底批判斯賓諾查，恰恰在這樣的偏面觀範圍以內批判，所以牠是不正確的。黑氏批判中對的地方，是他指出斯賓諾查底哲學原素——實質、屬性和款式，都是抽象的東西；這些原素根本沒有發展可言，也沒有牠們內部的順次的聯系。唯物的辯證法家伊利契，在追求唯心論之認識論根源時，指出唯心論哲學是宗教性的，而這種宗教性的哲學思想，乃產生於過分的誇大（

或重視）認識底一方面，而把這一方面看作獨立自在的、與物質自然界脫離的絕對體。
黑格爾底哲學系統，雖然犯了這樣一種唯心論的片面觀底嚴重缺點，但是他却供獻後人以一個極寶貴的遺產——完整的、週密的辯證法體系。後者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終於由黑格爾集其大成。這就是使黑格爾成爲哲學的革命家的唯一原因。

第二節 絕對與相對

對於一切把有窮與無窮、內容與形式、內部與外表分隔開來的那種認識，辯證邏輯皆與之作堅決的鬥爭。這樣的認識，祇是表現着不懂得邏輯思維唯底要求，即研究上列各種範疇底相互關係。實行這種研究的辯證邏輯，克服了主觀論、相對論和懷疑論；這幾種哲學思想底本質，是以空洞死板的抽象觀念爲基礎的。抽象的推論，祇能以主觀的真理爲限；這樣的推論，所認識的祇是與事物本質不相符合的「真理」。黑格爾說，辯證法中包含着相對論與懷疑論底元素，可是牠却不能視爲相對論或懷疑論。黑格爾與一切折衷主義相反，他對於絕對與相對底相互關係，給了一個完整的辯證法的解釋。折衷主

義跟着古代的相對論者普洛泰哥（Protagora）底見解，認為一切認識都是相對的，每一種認識當中，都沒有絕對性的。這樣的把離開主觀而存在的客觀的物質現實之絕對的，即無窮的過程，完全看成相對的東西，就會在認識中產生主觀的懷疑觀念，這也就等於認識底破產、知識底死亡，然而在歷史的條件性意義上承認人類知識底相對性，承認每一種知識都是對客觀真理的接近；這並不是否認這一客觀的絕對真理。恩格斯說，絕對真理是在人類生活底無窮的延續性中實現着的；而對於真理有絕對權的認識，是在許多相對的謬誤見解中實現出來的。與絕對斷絕關係的相對，沒有力量超越於謬誤見解底界限以外。人類認識底絕對性和實現此絕對性之有限的個人思想之間的矛盾，即客觀真理底絕對性與人類認識此真理的相對性之間的矛盾，祇有在無窮的人類世代中來解決的。

真理之實現，是一個無窮的過程。把相對與絕對斷絕起來的觀點，照黑格爾底意見說，是一種「滑稽的意識」；馬克思則估量牠為小資產者底觀點，這種觀點是由「從一方面講、」和「從另一方面講」的格式表現出來，牠完全不能够在客觀現實中看出矛盾底革命本質。政治上的妥協和科學上的輕佻，都是折衷主義底精神，牠祇固執着相對性而

越過了絕對性；而這種絕對性是要逼迫着思想走上不適於主觀技巧的客觀道路的。

辯證法鼻祖黑格爾用他銳利的刀鋒，向着折衷論刺去。這種折衷論底實質，在於企圖克服絕對性並用一切可能的自由意志來排除客觀現實中的絕對性。絕對與相對，有窮與無窮之不可調和的對立，必然地要造成所謂「病態的」無窮觀，這種無窮觀是由於外表地視有窮為無窮而產生的；可是這樣的觀點，與發展着的現實完全相抵觸的。試問何謂有窮？黑格爾解答道：

「當我們說物體是有窮的時候，我們的意思是說，牠們不但具有某種定性，牠們的質量不僅是實體和自在的定性，牠們不但是有限的，因為牠們還存在於自己界限以外，而牠們非存在就是牠們的本質、牠們的存在。一切有窮的物體，是實在地存在着，但是牠們對於自身的關係是包含着否定性；正是在這一關係中，牠們是已否定的。牠們存在着，可是這一存在底真理，就是牠們的窮盡。一切有窮的存在，不但是變化着，而且是要轉變的；不但他們的轉變是可能，而且有窮事物底存在，本身中就包含着轉變底萌芽。牠們生產底時候。就已經決定了牠們的死亡」（見

邏輯學第一部，第六六頁。

黑格爾這一段關於有窮性問題的論述，伊利契曾從唯物辯證法底見解，給以透澈的闡明。他說有窮的存在之實質。就是牠的死亡，而牠的生產之時，亦即其死亡之時。這裏要問把有窮與無窮聯繫起來的鞏固的核心何在？恩格斯說，祇有死亡是不死的。對立體底一致這個一般的辯證律，就是這個鞏固的核心，牠在一貫的過程中克服了所謂「病態的」無窮性。有窮性底本質，依據這條辯證律來解釋，是在於牠自身的否定之否定。有窮性被無窮性所消去，後者並不是處於有窮性以外的一種力量；有窮性是被牠自身內在的無窮性所消去的，而此種無窮性則表現於牠的自己消移或自己否定。有窮與無窮底一致，是對立體底一致；牠不是外表上互相對立的諸範疇之機械式的結合，而是有相互辯證聯系的互相排斥的一致，牠是一統貫澈着的過程。有窮與無窮底一致底辯證法的解釋，戰勝了一切主觀論和相對論。恩格斯之批判雪米德底利潤率觀，就是一個實例。

恩格斯認為雪米德 (K. Schmitt) 在利潤率問題上的錯誤，就是他混惑於康德底折衷哲學。這種折衷的哲學思想，不會從在無窮的過程中所實現的客觀發展底觀點出發

去觀察有窮性，而祇在鎖碎精細的條目中思索，而忘記了一般的聯系。這樣的觀點，所得出來的結論，就是把價值論看作了虛言僞說。

雪米德根據價值論不與實際完全符合這一個事實，就認為價值論是一種虛構。因此，一般利潤率也同樣地是虛構。如果照雪米德這樣一種見解，那末世界上一切觀念與理論都是虛妄之談了。因為，恩格斯說得好，例如進化論這一種論生物界的學說，為現代一般人所認為最正確的學說；但是牠也祇是接近地符合於現實，而不是絕對地符合於一切現象。一般利潤率同一切其他的經濟法則一樣，牠的實在性，從辯證法底觀點來看，祇是接近的、趨勢上的、從平均上說來的。斤斤於鎖碎的細點（夢想某種學說可以與現實底每一個細小精密之點都完全相符合），要求在每一細微點上，觀念與現實都完全符合；不然的話，就認為這種觀念或學說是一種虛構之論——這就是雪米德這一種折衷主義者底觀點。折衷主義者說，假使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中，利潤在數量上稍有出入時，那末所說一般平均的利潤率，便是一句空話，是全屬子虛的理論。但是祇有折衷主義的觀念，會把利潤率看成絲毫沒有出入沒有變化的固定範疇；這樣的觀點，始終不會從發

展底觀點去觀察現實的。從辯證法底觀點看，資本和剩餘價值，不是固定的量，而是變化的量。恩格斯估量到資本、剩餘價值與其他各種因素之動的本質，估量到利潤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在一定的水平上下變動着的，所以他確定地指出觀念與現象之符合，僅僅是相對的、近似的、而不是絕對的，因為全部價值與全部價格之絕對的符合，是不可能的；觀念與現象祇是在一個無窮的過程中不斷地傾向於一致，但同時二者又經常地在互相上下的狀態中發展着；就是說，有時價值高於價格，有時價格高於價值；可是一般地整個地講來，二者始終是在一定範圍以內互相適合着的。

客觀的真理，祇是在接近的趨向中才有可能；但是牠不僅是可能、並且是必然的，假使在有窮性和相對性中沒磨滅了絕對性的話。絕對性或無窮性，在牠與有窮性的一致中，便是客觀真理之鞏固的保障。恩格斯指出黑格爾底解釋真理的無窮性是正確的。

『黑格爾很正確地把真理的無窮性應用到空間與時間、自然與歷史底解釋上去。……歷史（指社會的）就是自覺機體底發展過程，牠與自然界底歷史不同。這種自然與歷史之無窮的繁複形象，自身中包含着空間與時間底無窮性，我們對於自然

的認識，其絕端的界限，直到今日還祇是我們的宇宙；我們爲要認識自然界，在我們這個宇宙以外的無限數的宇宙，我們是不需要的。舉例來說，我們的天文學之重要的對象，實際上祇是無數日球中的一個日球與此日球之系體，即我們所說的太陽系。……」（見自然界之辯證律一書）。

伊利契也說，人類的思想，就其本質上講，能够給一個絕對的真理，這個真理是由許多個別的真理組合而成的。相對性是不可分離地與絕對性聯繫着，而且前者在牠自己的本質中就包含着後者的。從相對中排除絕對的那種觀念，還是逃不出主觀論和詭辯論底圈套。『主觀論（懷疑論與詭辯論等等）與辯證法的區別，是從客觀的辯證律上說，相對中包含着絕對。而從主觀論和詭辯論底觀點來說，相對的祇是相對而排除絕對。在第一種（即主觀論）運動觀念中，運動本身、運動底原動力、牠的來源、牠的動機，都隱而不見了（或者說，把這個原動力移之於運動本身以外——認爲上帝，主觀、精靈等，是運動底來源）。在第二種（辯證法的）運動觀念中，主要的注意正在於認識自動底來源或原動力』（見伊氏著，論辯證法的問題）。

現實中並沒有絕對與相對間的深淵或鴻溝；這種深淵已爲辯證法所克服，而一切主觀論派則堅持之。辯證法底觀察相對，是以絕對做牠的背景；因爲我們既然認定過程就是發生與消亡，那末自己消亡就應當看成重要的原則，而每一種特殊的形式，應當看成無窮盡的客觀過程中之有窮的、暫時的（或過渡的）和不可分開的片塊。這個客觀過程之各個單獨的形式，是肯定的、必然要產生的，但同時又是否定的、必歸消亡的。用這樣的辯證法的見解來認識絕對與相對之聯系，就暴露出辯證法與折衷論之根本的對立形勢。折衷論所看到的個別，是脫離了一般的個別；牠所看到的相對，是與絕對脫離了的相對。

真正的辯證法，就是認識的伸縮性之客觀的應用於物質的伸縮性的現實。如果主觀地應用這種伸縮性，就等於折衷論和詭辯論了。如果客觀地應用這一伸縮性，即反映物質過程之各方面和牠的一致性；這就是辯證法，就是客觀世界之正確的反映。

折衷論或詭辯論的伸縮性，是表現於經驗的懷疑論，表現於哲學的相對論。這些論調，把注意都集中於個別，而忽視整個；牠們所注目的個別，是脫離整個而獨立的個別。

。赤裸的、單純的、不着根基的相對論，祇對於衰落階級底反動學說家是有利的。如果我們把懷疑論當作辯證法的認識底工具，那末牠就成爲有利的東西；因爲這樣就使精靈能夠經過懷疑去探求真理。相對論的哲學拒絕了絕對，而視之爲有害的迷神；這樣的哲學，實際上就是一種滑稽的意識，牠排除了推動現實的矛盾，而企圖藉此以創造幸福。相對論的哲學，癡狂般地作反對革命辯證法的鬥爭，牠堅持着很顯明的詭辯論的觀點，來創導這種滑稽的幸福。但是歷史發展之客觀的趨勢，偏不利於創造這樣的幸福。幸福是不可避免地要爲禍患所交替，因爲要保證長期的，永遠的幸福，不是滑稽主義的哲學所能達到的。一切存在，都必歸於死滅；滑稽的哲學觀所設想的幸福，也同樣地要死滅。這種相對論的哲學思想，究竟經不起嚴酷的歷史的辯證律底打擊；在這種嚴酷的打擊之下，相對論的哲學完全站不住了。

辯證法的認識，是從推動世界的矛盾底觀點上去認識。過程底每一個原子，祇有在揭露牠當中的矛盾這個條件之下，才能够認識這個原子。這種矛盾，是在整個的過程中存在着的。伊利契曾舉馬克思的思唯底實例，作爲這樣的辯證法的觀察底模範，他所舉

的例子，就是馬克思在資產階級社會之最簡單的細胞——商品——中，揭露了資本主義所有的一切矛盾。伊利契說：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了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顯著、和人人可遇到千萬次的資產階級商品社會底關係：即商品底交換。對於這些商品底分析，在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中，在這個資產階級社會之基本細胞中，揭發出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底一切矛盾（一切矛盾底胚胎）。這種分析繼續前進，又給我們看到這些矛盾底發展和這個社會——牠的從頭到尾的各個基本部分底總和——底向前發展。研究底方法（和一般地研究辯證法的方法），正應當如此。因為照馬克思底見解，資產階級社會底辯證律，是一般的辯證律底局部或個別部分。從最簡單、最普通、最顯著的事物開始分析，例如：樹葉是綠的；張三是人；黃犬是狗等等。在這些例子中，英才的黑格爾已經看出了有辯證法原素之存在：個別是「一般」（見伊著，論辯證法的問題一文）。

對立底一致這一個客觀世界底法則，在自然界和社會生活底任何一個現象中，都可

以得到證實。伊利契說在任何一個命題 (Proposition) 中都有辯證法底原素，因為這個命題本身已經是對立底一致；所以伊氏就認為最簡單、最基本和人人共知的事物或現象，是認識底最適當的出發點。

黑格爾說，辯證法是『一切事物底方法』。這裏黑格爾底原意是說，任何事物都受着對立底一致這個客觀的規律所支配，祇有辯證法才能把握住任何事物。這種方法，是『包羅萬象的、內內外外都應用到的方法；而牠的無窮盡的力量，是任何客體所不能予以反影響的……』(見邏輯學第二部)。

辯證法的確是『一切事物底方法』。把事物看作有窮的東西，這就是承認事物之非存在，也就是牠的本質。換言之，事物就是對立底一致之實體的表現。辯證法是從事物之發生與消亡中去觀察事物的。牠不把事物看成停滯的、死板的，而把牠看成流動的、活潑的；每一事物、每一現象、都是不可分裂的、無窮盡的整個鍊條中的一個環子；每一種事物底形式，都要變化而轉變為較高的形式。

辯證法之觀察世界，不是把世界當作諸物體之總和，而是把牠當作諸過程之總和看

的。任何一種社會生活和自然生活底過程，都鐵一般地證實是一種對立底一致；這個一致同時也在絕對與相對底一致上表現出來。

第二節 認識論問題與「對立體底一致」

黑格爾認為提出思唯形式為認識底對象，將自發的人類的認識變為獨立研究底對象，這是一個無窮盡的進步。提出思唯形式為獨立研究底對象，是表現於思唯之脫離其自然的和可感覺的物質，表現於從思唯底特殊的邏輯本質上去研究這個思唯。

黑格爾在估量邏輯範疇之本質時，他並不以為這些範疇祇是使用工具，祇有使用上的作用。他排斥這種觀點，而堅持邏輯範疇底客觀性；因為有這種客觀性底存在，邏輯的範疇不僅是供人使用的工具，而且就其客觀的實質而言，牠們還表現着一種駕馭人的權力。感覺、趨向、和興趣，也不僅是人所使用的工具，不僅是主觀上的一種機能。我們不能說邏輯的思唯形式祇具有主觀性，而把這些形式祇看作人類底輔助物呢？黑格爾堅決地排斥這樣的觀點。

主觀的思維，並不等於主觀的意志；牠有牠的客觀的基礎——即實物底內容，後者底眞理性是表現於牠的邏輯的定義。伊利契指出黑格爾底這一觀點，含有唯物的傾向：邏輯範疇之客觀化和認識邏輯範疇爲客觀存在之表現。『客觀論底意義，是在於認定思維底範疇不是供人類使用的工具，而是自然和人類底規律性底表現，（見伊氏著，關於黑格爾邏輯學的札記）。』

黑格爾根據哲學（論思維形式的學說）之客觀之本質，竭力地擁護這一客觀性，而不容人們對牠加以任何的誹謗。黑氏指出了他的認識論底這一基礎，他因之就認定他的認識論與一切以前的認識論之區別，在於牠的不可動搖的客觀性及其適合於客觀事物之本質。一切以前的認識論，都沒有越出平庸的通常人的思想範圍以外。在這個範圍以內的認識，實質上所獲得的祇是浮面的概念和主觀上的眞理；可是正唯其因爲牠是主觀的，所以牠實際上始終追求不到眞正的客觀眞理。舊時認識方法底邏輯的主觀論，表現於思維形式底脫離其內容；牠認爲內容與形式是處於不可調和的對立地位的。黑格爾則打破這一種形式與內容底對立，以奠定他的新的認識論底基礎。這一點黑格爾表白在他的

方法底定義中，他說方法就是「內容之內部自動底形式之領悟」。形式與內容之分立，在黑格爾看來，就是認識與真理之分立，但是須知真理恰恰是認識底目的。認識目的之成爲真理，是由於牠的內容底潛在性，這一潛在的內容，使認識充實着具體的真理性和完滿性。舊時的認識論，忽視了物體底內容，同時也就忽視了真理本身。可是黑格爾認爲將內容吸收到思唯形式上去，這祇能使思唯形式成爲真理底形式，而以前思唯方法之不完備性，祇有靠吸收內容到真理底觀察中去才能消除。

康德底批評哲學，認爲邏輯的思想形式完全不容於客體底真理；康氏這種哲學，完全剝奪了這些形式底一切客觀價值，剝奪了牠們的任何內容。但是邏輯的形式乃有內容的形式，牠們都是在思想上曲折地反映着的現實形式。黑氏說：

「如果邏輯的形成祇形成了空洞和不動的架子，其中能夠包含各種一切的概念和思想，那末研究這些邏輯形式就完全沒有什麼結果可說，而且也沒有任何客觀的價值。而實際上這些形式就是全部現實之活的靈魂。……但是直到今日，既沒有人想研究和解說這些形式底內部真理，也沒有人想研究和解說牠們的必然的聯系」。

見黑格爾著，百科全書卷一，第一六二節。

康德底哲學，確信邏輯的範疇和形式底根源，在於自覺底一致，因此就注定了牠們的不可避免的主觀性，而失去了一切客觀的意義。黑格爾在對批評哲學底估計中，認為牠的這主觀論，是牠的不可靠的浮面性和牠對於現實底客觀內容表示無能為力的一個證據。康德所編製的邏輯範疇表，一般的推斷的定義表，黑格爾稱之為偶然的結合，這種結合並沒有任何內部的必然性，因為在這個表中，缺乏『聯系底必然性和區別之內在的發生』。伊利契把黑格爾這一點意思發揚起來，他指出黑氏底這種思想是與機械的認識論相對立的。機械的認識論，所研究的是思唯底現成形式，而完全沒有提出這些思唯形式之歷史的產生和發展底問題。而在康德的哲學中，對於思唯形式，用一種信念或『確信』來解釋，固然他持着『批評的』見解，並把認識當作批評底對象看。伊利契在其關於黑格爾邏輯學之札記中寫道：『範疇應當歸納出來，不祇是說出，確信，而應當證實，根據最簡單的、最基本的做出發點，作為一切發展底胚芽』。康德底認識論，提舉了整個推斷的思唯形式底表案；這樣的認識論，在黑格爾看來祇是很粗陋的經驗論；

而這種經驗論根本就與表中這些範疇底內部聯系之理論根據不相容的。在個表案中所列的邏輯範疇，都祇取浮面的描寫形態而已。

批評哲學研究到推理概念底功用，這種功用在科學的和日常的活動中都有牠的表現；但是批評哲學完全沒有說明這些概念底內容和牠們的相互關係，這些概念雖為這一哲學底經驗認識之客觀的原素，實際上沒有逾越出主觀界限以外。越出這種界限以達於事物之客觀的實質，在批評哲學底觀點看來是人類認識所不能達到的。黑格爾曾譏評這種界限底「非批評性」(意即神聖不可侵犯性。康德這類的批評哲學，把這種界限看作絕對的界限，這與康德哲學論一切認識之純粹現象性這一個基本立論，是完全相矛盾的。黑格爾底見解恰正相反，他認為界限底領悟與無限性底領悟不可分離，他說祇有這樣，領悟才是真正的領悟或意識。

康德底哲學，以研究認識底界限為自己的目的；他並確定地指出主體便是這個絕對的界限；要越過這個界限以達到客體，他認為不可能的。黑格爾認為對於這種認識界限的觀點，唯一的駁斥工具便是一切活的事實。黑氏說界限底領悟，應以無窮性底領悟為

條件；反之，無窮性底領悟不但不排斥、而且必需乎界限底領悟。所以理知界限底領悟，同時就是領悟牠的無限度的可能性及其越出已領悟的界限。

康德哲學之可憐的結果，黑格爾認為就是思想與真理、思唯與現實之不可調和的對立。現實底真理與牠的實質——即作為現實之礎基的客觀規律性——是不相分離的。從批評哲學底眼光看來，認為這種客觀的規律性是思唯所不能及的。因為批評哲學認為思唯之最高的定義就是抽象的一般性，這種一般性是與真理——即具體的一般性——相對立的。康德哲學之可憐的結果，在黑格爾面前提出了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哲學之科學的內容問題。哲學怎樣會成為科學的呢？黑格爾會竭力尋求解決這個問題的鎖鑰。最後，黑格爾找到了這個鎖鑰，就是宇宙之自身的矛盾性；這個矛盾性，照唯物論底說法，是決定精神之自身矛盾性的。他找到了這個鎖鑰，就是對立體之一致這一個存在與思唯之總法則。黑格爾說：

「內部的運動或實質底變化，與外表的轉變（或現實存在，為他之存在底轉變）不可分離地聯繫着；反之，現實存在之變化，亦就影響到實質底改變。這樣看來

，運動是兩重的過程和整個事物底發生；同時每一過程連帶地肯定了另一過程，所以每一過程，同時兩者兼而包含着，作為對於運動的兩種觀點。（見精神現象學）

現實就是對立體底一致，就是實質與存在底一致，牠是兩重性的過程。對於這個兩重性過程底認識，就能決定哲學之科學的核心。這個核心就是論認識底矛盾性的學說，而認識底矛盾性，又是存在底矛盾性之邏輯的表現。

辯證法的邏輯，以現實之矛盾的實質，為其研究對象；這個矛盾的實質，就是現實之創造的和推動的根源。黑格爾用下面這一條邏輯的原則來概括這一點，他說：「**一切事物自己本身是矛盾的**」康德認為宇宙間祇存在着四種二律矛盾（Antinomy），當理知企圖認識宇宙之客觀實質時，這四種矛盾就會打擊到理知上來。黑格爾曾譏笑對於宇宙矛盾抱這樣的數量限制觀；根據辯證邏輯底解釋，這種矛盾是在一切物體、一切概念和一切觀念的内部存在着，

黑格爾認為中心的邏輯論據，是正反統一底論據；根據這個論據來說，矛盾不是溶

解於空虛的否定，而是溶解於確定性的否定，這一否定底結果，是發展到較已否定的內容更高一級的內容。黑氏認為只有這樣的理解矛盾的發展，才能達到真理底認識。

在邏輯和認識論中，形式具有決定的意義。因此黑格爾稱邏輯為「絕對形式底科學」；可是這個形式並不像形式邏輯上所談的那種完全失去了內容的形式。在形式邏輯上所談的形式，是抽去了一切內容的空洞的形式。辯證邏輯上所講的形式，是有內容的形式，而且是與內容有密切的相互作用的形式。

黑格爾在他對形式邏輯底批判中，特別着重地指出這種邏輯中缺乏內部必然性底存在。因此他提出二個基本的要求，這二個要求，是真正的科學邏輯所應當實現的。第一就是必然 聯系；第二，是內在區別之發生。伊利契在其續黑格爾邏輯學扎要本上寫道：「（一）必然性的聯系，某一現象領域內的各方面，各種力量和各種趨勢底客觀聯系；（二）內在區別之發生——進化和對立體鬥爭之內部的客觀邏輯」。

由一種形式轉變為別一種的必然性，促成了新內容與舊內容的交替。黑格爾辯證地理解形式底轉變：由一種形式轉變到牠的對立方。辯證邏輯確定一切現象必然會轉變

到牠的對立方，即一切現象必然會發展到否定自身的結局。這是辯證邏輯底中心論點。這一轉變底必然性，是一切現實所無法避免的。形式邏輯，是以靜的、固定的觀念，爲其中心立場的。因此牠對於現實底這種轉變，就無法解釋。

辯證法說明一種形式底轉變爲另一種，同時就揭露了這種形式底過渡性和限制性。辯證法藉這一種說明，來反映現實底必然性。『一切都是流動的』（赫拉克里脫語）；抽象的同一是與變化完全不相容的，因爲在變化中暴露出內部的矛盾，這種矛盾是在一切現象開始產生時就存在着的，發展到一定程度，這種矛盾就超越了牠自己的界限，而轉變到原有現象底相反方面。

認識底目的，是在把握住事物底實質。認識不應停滯在事物之直覺的外表上，而應深入到藏在這個外表之內的實質上去。這個實質，也就是事物之真理所在。

從辯證法底觀點來看，概念不是與內容脫離的東西，概念之各種不同的定性（隨事物本質之不同而不同），是由內容來決定的。有一種空洞的抽象見解，認爲邏輯的概念，僅僅是形式上的、抽去了一切內容的東西，這樣的觀點祇能造成單方面的認識（因此

就不能稱爲真正的認識），這種認識是脫離了一切實體的，結果所得到的祇是空洞的、無內容的形式。內容之脫離形式，是表現於從純數量的觀點去理解。各個不同概念之相互關係。這是機械論的觀點。黑格爾卓絕地批判了機械的概念論。他說數目恰恰『不是確定概念之重要的形式』，這點是機械論者所永遠不願和不會了解的。概念之各種不同的定義，在辯證邏輯上看來，是一個統一的概念，而不是依數量來決定的各個不同的概念。概念是由牠的各種區別底內部的實質來決定的；可是機械的概念論所看到的祇是概念中各種外表定義之數量關係。機械論完全忽略了概念底各種定義間的內部的聯系，抽去了概念內部所存在着的主要原素（實質），因此牠是整個兒地曲解了概念底本質。

在黑格爾看來，概念不是單純的抽象體，也不是抽象的、空泛的一般性，而是具體的、最豐富的諸種定義之完整總合體。假使照機械論的方式，對於這個完整的總合體，僅從數量觀點去認識，而且忽略牠的內部的實質，而祇注意於其外表，這樣就永遠不會得到完整的認識。所以黑格爾會稱單純的數量方法（依照數量來決定概念的方法）爲最壞的，最末路的方法。

『對立體底一致』，是存在底基本法則，所以也就是認識底基本法則。『對立體底一致』這一認識底基本法則，貫穿着辯證邏輯底一切範疇。黑格爾根據這一基本法則來解決認識問題，可惜他不能逃避他的唯心論的出發點，致使此問題之解決，成爲頭腳顛倒的解決。對於對立體底一致自然無知，是表示推理底沒有能力，因爲依靠推理，不能找到和了解存在中的『對立體之一致』。黑格爾靠他自己天才的辯證觀，征服了理想與現實間的不可調和性；並且說明這兩種對立體底一致、說明由一種過渡到另一種的轉變之必然性，以與康德的哲學相抗衡。黑格爾這樣的理解理想與現實之相互關係，已經表露了他的辯證邏輯之唯物的傾向。照黑格爾底意見，辯證法征服了理想與現實間的矛盾，揭露了變理想爲現實之必然性。辯證法底認知，表明出思想不僅是主觀的，而且也是客觀的；牠在現實中體現出來。康德的批評哲學，造成了理論和實踐間的鴻溝。譬如當康德承認『福利』爲世界底目的時，他所指的福利僅僅具有主觀性而抽去了實際的現實之一切客觀的根據。理想與現實底一元論，是康德哲學中之標本式的表現。很明顯的，這種二元論是代表剝削階級的階級利己主義 (egoism) 底表現。這種利己主義的二元論，

特別在道德領域內，表現得格外明顯而具體。根據康德底見解，理想與現實既是各自獨立的領域，而沒有任何密切的相互聯系；那末理想自理想，現實自現實；理想中儘管可以創造自由、幸福與天堂，現實依然是地獄般的現實；而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裏，構成現實之主要現象，就是少數人對絕大多數人底剝削。這樣就很顯明地可以看出，康德底「理想與現實底二元論」，是來替資產階級底剝削制度辯護的。

從辯證唯物論底觀點來看，認識（思想、理想）過程是存在（現實）發展之反映。這種發展，在辯證法家看來，並不是直線式的，而是採螺旋形式表現出來的；因為已過的發展階段之重覆，絕對不是簡單的、固定在一個圍圈內的重覆，而是發展到更高階段的重覆，這樣的發展，是在連續不斷的「否定之否定」上表現出來。舉例來說吧，黑格爾觀察哲學本身底發展，就是從「螺旋式」的觀點上去觀察和認識的。黑氏說：

「哲學底每一部分，都是一個完整體，是一個完整的圍圈……每一個特殊的圍圈，都必然地要超越牠自己的界限，因為牠同時又是整個鍊條中的一個圈環，因此，每一個圍圈都是過渡到另一圍圈的過渡。」

伊利契亦具同樣的見解，伊氏指示哲學發展史中有下列幾個「圈」：

(一)古代的：從狄莫克里脫 (Democritus) 到柏拉圖 (Platon) 和赫拉克里脫 (Her-

aclitus) 底辯證法。

(二)文藝復興時代：笛卡兒 (Descart) 對抗斯賓諾莎 (Spinoza)。

(三)現代的：霍爾巴赫 (Holbach) —— 黑格爾，經過貝克利 (Berkeley) —— 休謨

(Hume) —— 康德 (Kant)；黑格爾 —— 費爾巴赫 —— 馬克思。

黑格爾、馬克思、伊利契三位偉大的思想家，實際上組成了這些哲學「圈」中的一個「圈」；而這些「圈」，就是辯證法發展底三大階段，後者是人類社會發展中

三大階段之反映。



版權所有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月初版

黑格爾與辯證法

沈志遠著

筆耕堂書店發行

上海愛文義路西藏
路口植陸坊四號

實價八角

#10

341143

341143